



好日子 李辉 摄

ISBN 978-7-5126-5647-5



9 787512 656475 >

定价：10.00元

# 杉乡文学

Shan Xiang Wen Xue

杉乡文学

- ◎ 鸿琳 一乡之长
- ◎ 何舒 何舒诗歌四首
- ◎ 杨秀廷 作家梁衡与文斗苗寨的树缘
- ◎ 杨蕾 滚烫的钥匙

二〇一九年



第六期

2019·6

## 黔东南作家 张维军



张维军，男，1974年10月生，土家族，笔名林栖、梦飞，系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多年来在《中国扶贫》《中国民族报》《西部时报》《贵州日报》《当代贵州》《贵州民族报》《贵州政协报》《杉乡文学》等报刊杂志发表报告文学、散文等600余篇，创作出版《红颜谜案》《水舞思州》《见证跨越》《思州文化研究》等专著80余万字。现任岑巩县文联主席。

## 黔东南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凯里召开

本刊消息 6月17日至19日，黔东南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凯里召开。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杨晓曼代表省文联到会祝贺并讲话，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柴永兴出席会议；州委副书记汤越强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州委统战部部长潘玉凤主持开幕式并作闭幕讲话，州委常委、副州长郑秀全，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龙黔清，州政协副主席刘晓春出席会议。

大会审议通过了由李文明同志所作的《黔东南州文联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总结了过去五年所取得的成绩，部署今后五年的工作任务；修改了文联章程；选举产生黔东南州文联第七届委员会及新一届文联领导班子，李文明当选为黔东南州文联第七届主席，周忠良、王绍帅、龙辉、陈明春、孙红莺、黄万鑫当选为副主席。

杨晓曼、汤越强、潘玉凤分别在讲话中指出，自黔东南州文联第六次文代会以来，黔东南州文联在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聚焦服务大局、聚焦精品力作、聚焦文艺惠民、聚焦人才培育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同时强调，当前我州正处于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



大会会场

的关键时期，全州文联系统和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政治引领，强化理论武装、坚定文化自信，推动全州文艺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迈进；要主动服务大局，为全州经济社会 展加油、鼓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精品力作书写各民族向上向善的美好追求；要不断推进文艺创新、提高文艺质量，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好作品。为黔东南州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展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倡导全州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作家艺术家，要凝神聚气守初心、守正创新担使命、对标对表找差距、深化改革抓落实，努力使文联成为党委政府的得力助手、人民群众的精神粮仓、文艺人才的温馨家园，为繁荣兴盛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新的贡献。（潘雪）



杉乡文学

主 办：黔东南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 办：黔东南州作家协会

2019年第6期

文学顾问(刊名题字) 叶 辛

名誉主任 潘玉凤

主 任 李文明

副 主 任 周忠良 王绍帅

白 芬 龙 辉

陈明春 孙红莺

黄万鑫

编 委 陈 亮 杨秀刚

杨 村 欧阳克俭

余 敏 姚 瑶

李家禄 石新民

龙 艳 莫子北

潘兴盛 杨子建

王先明

栏目编辑邮箱

小说(莫子北):460505876@qq.com

诗歌(陈 亮):470687516@qq.com

散文(潘兴盛):394119247@qq.com

非虚构关注、评论、封一到封四(王先明):

3248422157@qq.com

## 目 录

### 非虚构关注

074 为了儿孙后代的幸福 / 莫 屈

### 小说之门

004 一乡之长 / 鸿 琳

027 爱的葬礼 / 陈 平

032 迷雾 / 陈玉龙

039 长贵与树 / 王正莲

043 小小说四题 / 瘦 石

### 诗歌手册

046 何舒诗歌四首 / 何 舒

048 水鸟(外一首) / 伤 痕

049 五月的风(外一首) / 张洪辉

050 即便一株植物(外一首) / 许言木

## 散文经纬

- 051 作家梁衡与文斗苗寨的树缘 / 杨秀廷  
054 父亲 / 罗安春  
059 2019 春节的冷暖 / 张达  
069 龙田古镇里的乡愁 / 张维军  
072 大门里的旧事 / 潘银梅

## 杉乡作家三人行

- 081 滚烫的钥匙 / 杨蕾  
087 南花 红尘中最美的神话 / 杨桂梅  
090 生态竹编 瓦寨斗笠 / 杨芳兰

## 理论空间

- 094 民族生活的深情歌吟 / 杨玉梅

封面 五榕秋色 / 欧阳克景 画

封二 黔东南作家 张维军

封三 黔东南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  
在凯里召开 / 潘雪

封四摄影 好日子 / 李辉

本期标题题字 姜通永

## 图书在版编目(CIP)据数

杉乡文学 / 黔东南州文联主编.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11

(秋思雅韵 / 邓秀琼主编)

ISBN 978-7-5126-5647-5

I. ①杉… II. ①黔… III. ①中国

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IV. ①I218.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

字(2017)第 257874 号

主 编 陈 亮

执行副主编 王先明

副主编 莫子北

主办 黔东南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 黔东南州作家协会

邮发代号 66-161

订阅发行电话 15870225516

0855-8231871

广告经营许可证 5226000405-010

邮政编码 556000

地 址 贵州省凯里市环城北路 54 号

印刷单位 贵州省圣鹏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 10 元

# 一鄉之長

鴻琳

贾新民是牛头沟乡的乡长。

原来的乡党委书记年龄过了界，退居二线到县人大做主任科员去了。因县里调整干部的盘子还没端出来，就让贾新民暂时代理书记一职，这样，贾新民就书记乡长一肩挑。大家都说 50 岁的贾新民赶上了末班车，十年的媳妇总算熬成婆，就等组织部一纸任命了。贾新民也觉得自己当书记是两个指头拣田螺——十拿九稳的事，那张苦瓜脸整日里眉开眼笑的。这天晚上，开完班子成员会，大家就怂恿贾新民请客，提前庆贺一下。贾新民听了就瞪着眼睛骂，工作时间想喝酒？石狮子的屁眼，门都没有！

乡人大主席曾小开腆着个圆滚滚的肚皮，笑得跟弥勒佛般说，贾书记，这不是晚上嘛，开了一宿的会，吃个夜宵总可以吧？

贾新民纠正道，是代书记。

曾小开笑道，贾代书记，弟兄们都盼你早点把头上这代字去掉，也好让大伙上个台阶。

贾新民就“嚯嚯”笑，说，听了怎么这么拗口，还

是叫乡长好。末了又骂,好你个曾小开,我看你是早就瞄上我这乡长的位置了,好阴险哦。

曾小开就一本正经地说,乡长,难道你希望县里给我们派个书记来,你再干一任乡长?

贾新民“呸”了一口,骂他乌鸦嘴,都不会说话。

我们就笑,堵着贾新民不让走,七嘴八舌说乡长别一毛不拔,这顿酒迟早要请的,何必扫了大伙的兴。

贾新民歪着脖子看着乡纪委书记马东。马东故意装着没看见,端着保温杯大口大口喝着茶。

贾新民叫道,好你个马东,你这个纪委书记是怎么当的?

马东“嘿嘿”一笑,乡长,你要是请客,我也没想落下。

大伙都哈哈大笑起来,说乡长这招不灵,我们是谁啊,中央的“八项规定”都能倒背如流了。

贾新民没辙了,翻着白眼骂,一帮狗日的,看来今天不放点血,你们不会放过我。边骂边从口袋里掏出300块钱,拍在曾小开手中说,走走走,悦来菜馆吃狗肉去。

悦来菜馆的老板胡大耳朵是福建连城人,弄的五香狗肉堪称一绝,远近闻名,冬日里常有人特地开车来牛头沟吃他的狗肉。胡大耳朵见乡领导来了,不敢怠慢,使出浑身解数,不一会一大盆金黄油腻,香气扑鼻的狗肉就端上桌来。还没等胡大耳朵开口,贾新民就交代说给每个人发一罐王老吉。胡大耳朵说吃狗肉要配水酒啊,我炖壶里的水酒早就烧开了。贾新民牛眼一瞪,你是不想要钱了?胡大耳朵吐了吐舌头,我知道,我知道,有规定,不能喝酒。

大家难得宰贾新民一回,都放开肚皮大块吃肉,但总觉得有点美中不足少了点什么。

曾小开喝了口王老吉,冷得吸了一口气,翻了贾新民一眼说,这真是冰火两重天,乡长,

你真会整啊。

贾新民“嘿嘿”笑道,狗肉热补,凉茶泻火,这不正合适嘛。

曾小开起身在盆里划拉了一阵,找出一个狗爪,夹到贾新民碗里皮笑肉不笑说,都说驴肾狗鞭大补,其实这狗爪比狗鞭更补,过去乡下人凑份子吃狗肉,没吃到狗爪的都不想出钱。乡长,你这小鸡子似的身子骨得补补,省得回家嫂子让你交公粮都没辙,还以为牛头沟的老百姓虐待了你。

曾小开平时喜欢开玩笑,又是乡人大主席,除了书记乡长下来就是他了,行政级别又和贾新民一样,都是正科级,加上和贾新民共事多年,说话没遮没挡的。大伙听了曾小开的话都嘻嘻哈哈笑起来,笑完,这才想起,都已经一个多月没周休了。牛头沟乡是全县最偏远的高山贫困乡,扶贫工作任务艰巨,加上新建铁路好几个标段从乡境内过,又要建一个客货两用车站,全乡十一个行政村有八个村都涉及到征迁,工作量十分繁重。为确保工程的按时开工,县政府要求牛头沟乡必须在春节前把征迁工作落实到位,这可是牵涉到千家万户的事,时间紧任务重,乡干部忙得像被皮鞭抽的陀螺团团转,眼看离春节只剩下两个来月的时间,谁还敢奢望有什么正常的周末休息。

分管农业和扶贫工作的副乡长林春望说,我媳妇的预产期就在这几天,昨天我岳母还在电话里把我臭骂了一顿,说我是不是在牛头沟养了小三。乡长,我不管,这周末你无论如何得批我两天假,我得回去看看。林春望原先有个女儿已读初中,“二胎”放开后,三代单传的他就想要个儿子,他老婆也很争气,四十多岁人了说怀就怀上了。时间过得还真快,一晃都要生了。

分管综治的副书记阴道宽咕噜噜把半罐王老吉喝下肚,冲林春望说,你是没时间管小的,我可是没时间管老的。我老娘现在是谁都

不认识了,我爹得一天到晚守着她,稍不留神就跑得没有踪影。上周我回县里开会,原想开完会晚上回老家看看,可会还没完,陈梅生那个老上访户又跑到省里上访去了,我当即就赶去省里,好说歹说折腾了两三天才把他劝回来。我在省里找陈梅生的时候,全村人都在帮我找老娘,第二天才在镇上找到,差点没冻死在凉亭里。阴道宽说着说着神情就黯淡下来,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阴道宽的老婆正在和他闹离婚,一个女儿在上大学。前些年,阴道宽看到父母年纪大了,就想将二老从老家接到县城一起住,可他那个当小学老师的老婆死活不愿意。阴道宽没兄弟,一个姐姐又远嫁东北,鞭长莫及。他自己又在乡下工作,没办法只能周末有空时回老家看看,几头跑,疲于奔命,以至于养成走路都像是打冲锋一般的火急火燎。两年前,他老娘不知怎么的就得了老年痴呆症,一天到晚四处乱跑不着家,谁也不认识了。

宣传委员杨丽华给阴道宽夹了块狗肉,阴副,人老了就怕得老年痴呆,实在不行就出点钱送去养老院吧。

谁家没本难念的经?我那儿子明年就高考了,看他书读得吃饭的功夫都没有,可成绩就是上不去,我老婆常向我发飙,说我不管儿子,你说我怎么管?莫说我不会,就是会也没时间。我是真后悔当年官迷心窍,留下来没进城,现在一想起来都要捶胸口。曾小开在乡镇工作了二十多年,上届换届时向县里提出想回城,但组织上告诉他如果回城没有实职,只能到某个单位去做个副主任科员,如果留在牛头沟,可以把他从乡党委副书记提起来当人大主席。当时曾小开想既然有提拔就留下来,这一留又过去五年。五年来,人倒是发福了许多,可还不到五十岁,头发却彻底白了,因此得了个外号叫“白头翁”。坐公交车常有小学生给他让座,和他老婆走在街上不认识的都以为他们是父女

俩。

曾小开发现贾新民在斜着眼瞪他,讪讪说,算了算了,不说这丧气话。又嫌王老吉喝了冷,舀了半碗狗肉汤,呼哧呼哧喝着。一边喝一边歪着眼瞟着杨丽华,一脸坏笑说,我们还好啦,个个都四五十岁人了,就是可怜了我们的杨委员,蜜月才过,正是和老公恨不得把白天都当晚上的时候,一个多月都回不了家,难熬啊。

杨丽华原是县委宣传部网管中心的事业干部,因工作出色,组织部门有意培养她,一年前被选派到牛头沟乡任宣传委员。考虑到她不是公务员,将来提拔的途径窄,乡党委决定让她到乡政府所在地的牛头沟村挂第一支部书记,目的就是有机会可以转变身份,进入公务员队伍。杨丽华国庆节才结的婚,被曾小开这么一说,顿时急赤白脸,挥手就打,好你个曾主席,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一直在埋头吃狗肉的贾新民这时抬起头来说,这一段难为大家了,这周末放大伙的假,你们该干嘛去干嘛。

杨丽华一听,高兴得一蹦三尺高,差点没喊出乡长万岁来。大伙个个都兴高采烈,喜笑颜开。

曾小开看着贾新民,得寸进尺说,乡长,你看,大伙都这么高兴,要不还是来壶水酒来热热身子?

贾新民不说话,眯着眼睛看马东。

马东“嘿嘿”笑道,按规定呢,工作期间是不能喝酒的,不过这水酒嘛比啤酒的度数还低,乡下人都当茶水喝。这鬼天气冻手冻脚,要是烫好的水酒,喝杯暖暖身子,等会上床也好睡觉,应该不算违规吧。

贾新民将手中的王老吉空罐子朝地上“咣咣”一扔,这可是你说的哈。

曾小开早已迫不及待,扯开嗓门叫胡大耳朵上酒来。



胡大耳朵提着一壶热滚烫的水酒跑上楼来，挨个倒了一杯就去了大半壶。大伙一杯热酒下肚，再加上吃了狗肉，都觉得全身热烘烘起来，话也说得有些放肆。林春望说，乡长，你升了书记，这乡长的位置就空出来了，你看谁接你的班合适？

那还能是谁啊，不就是我曾小开嘛。曾小开皮厚，一本正经地说。

阴道宽笑道，曾主席，你当了乡长，你那主席就让我来干。前些年我管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天天提心吊胆不说，还得了个“鳖书记”的外号。原以为计划生育放开了，可以松口气，想不到又让我管综治，还是一票否决，这几年来我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总担心给乡里捅娄子，没睡几天安稳觉。

大家被阴道宽这么一说都哈哈大笑起来，杨丽华更是笑得像只小母鸡似地直不起腰来。曾小开“嘿嘿”笑道，“鳖书记”，你这外号可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要怪就去怪你爹哈。

阴道宽的父亲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但宗族观念极强，儿子出生后他一定要用字辈来给儿子取名字，背了一袋红薯去镇上找“王半仙”。阴道宽是道字辈，“王半仙”掐着指头算了半天说，你这儿是富贵命，就叫阴道宽吧，含有道路越走越宽广的意思。阴道宽还真是道路越走越宽广，读书、上学、考公务员，直到当上乡党委副书记都是一帆风顺。他父亲常捏着几根老鼠须自诩儿子能有今天，都是当年名字取得好带来的福气。父亲的自以为是让阴道宽哭笑不得，说他父亲是文盲不可怕，就怕文盲有想法，给他父亲解释了半天，他父亲还是懵懵懂懂。为了这名字，阴道宽不知受过多少耻笑，小时不觉得，等长大了，要想改个名字又实在麻烦，也就只能这么用着。前些年因为分管乡里的计划生育，大家都说他适得其所，组织上真是任人唯贤。老百姓的联想力也很丰富，口音又重，一见他就说“鳖书记”来了。阴道宽也自

我解嘲说，谁不是从那进去又从那出来的？可近两年，“二胎”政策放开了，阴道宽也成了综治副书记，但老百姓依旧爱喊他“鳖书记”。

打住，打住，你们是组织部长啊，安排起人事来了，别灌了一杯马尿就不知自己姓甚名谁了。马东，这事你给我记着，开组织生活会时得拿出来好好说道说道。贾新民唬着脸凶巴巴地说。

马东就笑，说，玩笑话，玩笑话，当不得真。

曾小开倒一本正经说，乡长，这些年弟兄们跟着你，没功劳也有苦劳，你要真当了书记，可得多惦记大伙些。干到这份上，谁要没点想法，那是假话。

大家七嘴八舌，都说曾小开代表大家的心声。话说到这份上，贾新民也不好再说什么，就说散了散了。于是一伙人簇拥着贾新民往回走。

寒风打着唿哨从街上滚过，卷起落叶哗哗作响。乡政府大门口吊着的那只路灯被风刮得摇来晃去，照得大铁门一明一暗。偶尔有一两声狗吠从黑暗中传来，那叫声也好像被冻住了似的，显得有气无力。远远就看见派出所所长韩建明带着两个协警贼头贼脑从乡政府大门进去。贾新民眼尖，喝道，韩所，你干嘛！

韩建明见了大家，讪讪笑道，领导们都在啊，有酒喝也不通知一声。

谁喝酒了！贾新民走到韩建明面前，你三更半夜鬼鬼祟祟跑到乡政府干嘛，想摸我的岗啊？

韩建明支吾了一下说，刚才接到群众举报，你们乡政府有干部赌博。

贾新民吃了一惊，赌博？怎么可能，韩所你没搞错吧？

不会错，就在那。韩建明伸手指了指办公楼侧面那幢宿舍楼说，打麻将。

贾新民竖起耳朵听了听，确实从三楼一间宿舍里传来稀哩哗啦的麻将声。贾新民转过头

来看韩建明说,你要说以前我的干部有人赌博我不敢和你争,但这几年来你说我的干部赌博,打死我也不相信。

就是,这些乡干部又不是傻瓜,会明目张胆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赌博?韩建明你他妈的别听风就是雨。阴道宽也表示不相信,要真让派出所逮到乡干部赌博,今年的乡里的综治工作真要被一票否决了。

韩建明说,民不举,官不究嘛,既然有人举报,我不处理那叫失职。

贾新民伸手搂着韩建明的肩说,韩所啊,你这话说得在理,这大冷天让你亲自跑一趟我还真过意不去。要不这样,让马东先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要是真有人赌博,不光你派出所要处理,老子党纪政纪也饶不了他们!

韩建明担心贾新民会护犊子,说,乡长,这事就不麻烦你了。挣脱贾新民,像猴子般往楼上蹿。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家跟在韩建明后面蹑手蹑脚上了楼。韩建明大概这事干多了,走路来蛇行鼠伏,一点声音都没有。大家上了三楼,只见水利工作站站长李明光的宿舍里灯火通明,烟雾弥漫,看打麻将的人比打麻将的还多,嘻嘻哈哈挤了满满一屋子。大家站在窗外屏声静气观察了一阵,并没有看到他们有赌钱。贾新民歪过头朝韩建民摊了摊手。

韩建明有些失望,但还是不死心,贾新民不由分说拉着韩建明的手掉头就走。到了院子里,贾新民对韩建明说,捉贼捉赃,捉奸捉双,韩所,刚才我们看了半天,我可没看到他们有赌博,这事得了解清楚再下结论,你可千万别往我头上扣屎盆子,老子现在还是代书记呢。

乡长啊,现在赌博不一定要用现金,微信、支付宝转账要多方便就有多方便。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样吧,明天一早我给你一个答复,要是他们真赌博,老子饶不了他们,你也尽管往死里罚。看韩建民还在

犹犹豫豫,贾新民推了他一把,骂道,狗日的,别给脸不要脸,还担心我把你到嘴的肥肉弄丢了啊?我以牛头沟乡党委代书记的名义向你保证,只要牛头沟的乡干部有人赌博,你见一个抓一个,你要给我面子就是小娘养的。

话说到这份上,韩建明又不好发作,讪笑着说,有你乡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领着两个协警悻悻然走了。

贾新民一直盯着他们走出乡政府大门,身影消失在黑暗中,才偏过头来对阴道宽和马东说,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你俩去把事情给我弄清楚,要真有人赌博,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说完,背着手头也不回就进了他的宿舍门。

## 二

第二天吃早饭时,马东告诉贾新民说,昨晚那几个干部真没赌博,因为大伙一个多月没休息,天天紧张得像绷着一根弦,加上牛头沟又没有什么业余文化生活,天又冷,上床也睡不着,李明光就叫了几个乡干部在宿舍里边打麻将边烤火,想不到吸引了一屋子的人来看热闹,大呼小叫热闹得很,也不怎么着被韩建明知道了,三更半夜就摸到乡政府来了。

贾新民舒了口气,端起碗稀哩哗啦喝着热粥。

阴道宽端着饭盆过来说,乡长,韩建明这小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别的本事没有,抓赌可是一流,一听说哪里有人赌博,跑得比狗还快。再说了,你这个黑包公,干部们见了你都像老鼠见了猫,哪有在你眼皮子底下明目张胆赌博的,脑袋被门夹了差不多。

贾新民白了阴道宽一眼,抓赌也是派出所的职责嘛,哪有错?

吃了早饭,贾新民让办公室通知召开了一个全体乡干部会,从各村工作组汇报的情况来看,贾新民对近期的各项工作还比较满意。他

在会上强调了一下工作纪律,让大家业余时间多加强政治业务学习,然后就宣布本周末放假。乡干部们基本都住在县城,一听说可以回家,个个兴高采烈。到了下午,陆陆续续都走了。原本这周末是林春望在单位带队值班的,贾新民考虑到他的老婆快要生了,就让他回去,自己留下来带班。

乡干部一走,原本热热闹闹的乡政府一下就变得冷冷清清的。冬天的日子短,才吃完晚饭,天就暗下来了,除了二楼值班室还亮着灯外,到处都黑乎乎的。院子里那棵几个人才抱得过来的老枫树叶子早掉光了,光秃秃的枝条被凛冽的寒风吹打得噼哩啪啦乱响。贾新民跑到街上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烟,缩着脖子正想回房间去,突听三楼会议室的玻璃窗被风吹得噼啪作响。贾新民皱了皱眉,站在楼下想叫值班人员,想了想还是算了,自己上楼到会议室关好窗户。走廊上黑灯瞎火的,湿漉漉的地面上结了一层滑溜溜的薄冰,贾新民脚上那双老头皮鞋又硬邦邦的,下楼梯时一不小心滑了一跤,摔了个四仰八叉,手机都飞出去好远。贾新民痛得呲牙咧嘴,半天才扶着墙壁站起来,一瘸一拐回到自己房间,这才发现手机屏幕摔裂了。贾新民骂了句粗话,将手机扔在床上,跑到卫生间胡乱洗涮了一把,一头钻进了被窝。贾新民听着窗外一阵紧似一阵风声,心想这鬼天气弄不好会下雪,这可不是好事,贾新民突然担心起卧牛岭村的蔬菜大棚来。卧牛岭村是全乡地势最高的村,平均海拔有600多米,一到严冬,寒风一吹,冷雨一浇,山上就白花花结满冰凌。虽然全村人口只有600多人,但贫困人口却占了三分之一。为帮助老百姓脱贫,在县农业局扶贫工作队的支持下,卧牛岭村建起了反季节蔬菜种植大棚。两年多下来,经济效益显著,村民尝到了甜头,不断扩大种植规模,全村蔬菜大棚发展到近200亩,被县里列为精准扶贫的典型,隔三岔五都有人来参观学习。贾

新民想这个时候可千万别出什么乱子,决定明天下去村里看看。就这么七想八想,加上被窝里让电热毯烘得暖融融的,贾新民昏昏沉沉就睡着了。

贾新民正睡得迷迷糊糊,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是办公室主任小余。小余火急火燎地说,乡长,你手机怎么关机了?县委办的张主任让你赶快给他回电话。

贾新民心里一紧,县领导这个时候找他肯定是有急事,他看了一眼那个摔坏的手机,心里暗暗叫苦。

贾新民不由分说夺过小余的手机,三下两下卸下他的电话卡,又从自己手机里拔下电话卡插进去,开机一看,乖乖,竟然有十多个未接电话,光县委办张主任的电话就有三个。贾新民脑袋“嗡”地一声就大了,乡镇干部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领导半夜来电话。半夜来电话,准没好事儿。自己原想偷个懒,等明早再去换个手机屏,可偏偏事情就来了,真是半点懒都偷不得。

他连忙给张主任挂电话,电话刚挂通,就听到张主任的吼声,贾新民,你死哪里去了?电话也关机,是不是要我出动警察来找你啊?!

张主任,手机不小心摔坏了,还想说等明早去修呢。

你难道不知道乡镇主官的手机二十四小时都不能关机吗?我看你怎么向县委陈书记交代!

原来,市脱贫攻坚巡查组明天将对全县的扶贫工作进行专项抽查。得到消息后,县委连夜召开会议,会后由县委办紧急通知县直部门和各乡镇要确保人员到位,认真做好迎检工作。想不到全县十六个乡镇主官,只有贾新民的手机关机,气得县委陈书记当场就拍了桌子。身为县委常委的张主任和贾新民是高中同学,平时两人关系不错,担心贾新民吃不了兜着走,只好把电话挂到乡政府来找他。

贾新民被张主任这么一说,渗出一脑门子的汗,真是天黑出门遇到了鬼,这手机早不摔晚不摔,偏偏在这节骨眼上摔坏了。县委陈书记才调来不久,谁不想给他留个好印象?自己倒好,关键时刻掉链子,要出了差错,别说自己还是个等着转正的代书记,弄不好这个乡长被撸了也说不定。贾新民问张主任自己要不要亲自向县委书记解释一下?张主任骂他脑袋被驴踢了,难道手机摔坏了是理由?亏你说得出口。贾新民想了想,这还真不是什么理由。又见小余瞪着他看,抓起自己那个破手机扔给他,吼道,你还愣着干嘛?马上通知全体乡干部明天早上八点回乡政府开会,任何人不得请假!

第二天一早乡干部们都赶回了乡政府,贾新民也不看干部们脸上的怨气,等他把迎检工作安排下去后,就接到县委办的通知,告知巡查组今天在县扶贫办检查全县扶贫工作的台账和档案,明天将抽取一个乡镇进行重点检查。刚接完电话,就看见挂包牛头沟乡的十几个县直单位的人员陆陆续续开着车下来了。贾新民没空去理睬他们,拉上曾小开要去下村。曾小开说,乡里不要留个领导下来陪陪他们?贾新民说,他们是下来扶贫的,陪什么陪。

贾新民首先就去了林春望挂包的卧牛岭村,他最担心的就是那里的蔬菜大棚。卧牛岭村卧在一道山梁子上,虽然没下雪,但是山上已是白茫茫的一片,结满了冰凌和雾凇。寒风打着唿哨像千万匹野马从山垄里狂奔而出,似乎要将田野上的蔬菜大棚掀翻才罢休。林春望正在指挥村民们加固大棚,看见贾新民来了,一溜小跑赶了过来,告诉说,为防下大雪压垮大棚,乡村两级干部已经挨家挨户通知,让每家每户打桩加固。另外县农业局挂包的扶贫工作队也将固定用的铁丝送上来来了,大家正忙着帮助农户固定大棚。

贾新民看到一些大棚顶上有干部正在帮助农户捆扎铁丝,寒风吹得他们身上的衣服像

灌了气的塑料袋上下翻卷,摇摇欲坠。

贾新民扯开嗓子喊,嘿,你们都给我当心点,注意安全。可话才出口,就见有个大棚摇晃了几下,轰地倒了下来。

几个人冲过去,好不容易才把一身泥滚滚的李明光从一堆白花花的薄膜中扒了出来。

贾新民问,你没事吧?

李明光抹了一把脸上渗出的血丝说,没事,能有什么事,菜地的泥土都是软的,只可惜砸坏了不少菜,眼看马上就要有收成了。

李明光不仅是乡水利工作站站长,也是卧牛村的包村工作组长,十几年前从村主干招干出来,虽然文化不高,但干农村工作经验丰富。在乡镇的编制内,有几种身份的干部,一种是公务员,一种是事业干部,还有少数的事业编制职工,政治经济的待遇也不一样,公务员相对来说比事业干部和职工要好,又有车补,提拔的路径也宽。进入乡镇公务员队伍也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大学生通过参加公务员考试录取,另一种是组织上专门从符合条件的村主干中招考,李明光就属于后一种。在乡镇干了十几年的公务员多数都有提拔的机会,但李明光从村支书考公务员出来头尾十三年了,却一直没有得到提拔,不是他工作不行,而是他前些年因为有一次被同村几个发小拖住打了一次带彩的麻将,落了个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原本作为副乡长候选人也泡了汤。这事过去了七八年,组织部门也考核过乡里不少干部,但轮上轮下再没有李明光的份了。有时候李明光也会想不开,发牢骚说自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但组织上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哪能一棍子打死呢?牢骚归牢骚,但干起工作来有股拼命的劲,农村出来的他特别能吃苦,点子也多,长期以来乡里都把他当成工作骨干来使用。当时卧牛岭村搞蔬菜大棚村民一时不能接受,他就吃住在村里,天天走东家窜西家苦口婆心做工作,还开着自己那辆破桑塔纳载着村

民到外地去参观学习,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硬是把全村人的思想做通,终于建起了反季节蔬菜基地。李明光人长得黑,又不修边幅,常常胡子拉碴,村民们给他取了个绰号“老农民”,李明光倒是很喜欢大家这么叫他,说他本来就是农民。

贾新民看到林春望冻得直吸溜鼻子,突然想起什么问,你老婆生了吗?

林春望苦笑道,应该就是今天晚上。

我本来就不该通知你上来,我看你下午还是回去一趟吧。

林春望说,乡长,我也想回去啊,可是万一巡查组抽到我们,我这个分管全乡扶贫工作的副乡长不在岗说得过去吗?

贾新民瞪了他一眼,少了你胡屠夫,我就要吃混毛猪啦?我们三天两头都被检查,又不是头一回,只要平时工作做扎实了,有什么好担心的。再说了,说不定就抽到我们乡不是。哪有老婆生孩子都不在身边的,别到时你老婆看到我说我这个乡长不近人情。

贾新民在村里转了一圈,交代村干部要做好村民的防寒防冻工作,然后坐上车去了阴道宽挂包的大牛岭村。

阴道宽正在村部冲几个村干部发脾气,原来村里有些扶贫档案台账填写不规范。村支书被阴道宽骂得不服气,说,阴副啊,你整天就让我们填这些表格,能填来吃还是填到来喝啊?

阴道宽说,这些台账不填好,你拿什么给巡查组看?谁知道你干了什么?我告诉你们,每件事都得给我认认真真记清楚,做到有据可查,有迹可循。你们连台账都做不好,谁还相信你们别的工作做得好,上一回还没吃亏够啊?

大牛岭村上半年县里下来检查时就是因为扶贫台账笔迹不对被认为作假被通报批评,阴道宽还被县里叫去谈话,弄得一段时间连头都抬不起来,所以一听说市里要下来巡查,头皮都发麻。乡里会议一结束,就带着几个包村

干部火急火燎赶到村里,组织起村干部一一核对台账,查缺补漏,就怕在同一个地方再摔跟斗。他挂包大牛岭村已经两年多了,村干部别的工作他不敢嫌,可就是一些文字材料跟不上,特别是这两年扶贫工作的各类台账档案的滚动管理,全村的贫困人口每家每户都有十几类的档案表格要填,一擦一擦让村干部们眼花缭乱,稍不注意就可能出错。村支书说,你要问我全村的情况我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可这么一堆又一堆的材料我脑袋都会弄大,谁敢保证不出错。阴道宽虽然是挂村领导,但人没有架子,经常吃住在村干部家,平时村干部也不怕他,可这次是真的发了脾气,把几个村干部骂得狗血喷头。

阴道宽问贾新民,乡长,你说巡查组会抽到我们乡吗?

贾新民狠狠瞪了他一眼,不检查就不要把工作做好啦?

阴道宽双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祈祷巡查组千万别抽到牛头沟,就算要抽到牛头沟乡也别抽到他挂包的大牛岭村。

贾新民骂他,你狗日的平时干嘛去啦?一到检查就慌了手脚。精准扶贫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照样一票否决。我要被否决了,第一个就先否决你!

阴道宽说,乡长,我又不是被吓大的,论工作,我大牛岭也不比别的村差。我唯一担心的就是陈梅生那个老上访户给我们节外生枝,在巡查组面前胡说八道,那可就把我们牛头沟乡给害惨了。

当时乡里让阴道宽来大牛岭村做挂村领导,就是考虑到这个问题,觉得信访工作也是阴道宽分管,做起工作来更对口。现在被阴道宽这么一说,贾新民觉得很有必要去陈梅生家看看。

经过小卖部,村支书进去买了两瓶酒拎在手上,解释说,陈梅生那个酒鬼,你要不给他带

点东西,连门都不让进。

贾新民想说什么,但忍住了没说,迈开大步哏当哏当走在最前面。

陈梅生的家在村尾,单门独户两间破土墙屋戳在田坎上。陈梅生人六十来岁,因为三天两头上访不仅在牛头沟乡远近闻名,在县信访局也挂了号。他上访的原因是年轻时曾在村里当过两个月的代课老师,十几年前县里落实民办老师的政策,陈梅生就提出要解决他当老师的待遇,可按相关规定他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往民办老师上靠,要求得不到满足,陈梅生就不断上访。县乡对他的上访问题已经给了明确的答复,但陈梅生不服气,他不仅跑县市去上访,而且还跑到省里,甚至还去过北京。因为属地管理原则,每一次乡政府都得派人去把他领回来,为了息事宁人,有时候还得好言好语相劝,好吃好喝供着。这就越发激起陈梅生上访的兴致,在不断上访过程中找到了乐趣,挑到了乡政府的软肋,动不动就以此来要挟乡政府,经常和乡村干部玩起了猫戏老鼠的游戏。折腾来折腾去,把一个家折腾得家徒四壁。五年前他的儿子得红斑狼疮去世了,儿媳妇也带着两岁的孙子跟人跑了,老婆出门去寻找孙子,又不幸被车撞成了残疾。陈梅生的脾气就变得愈加乖戾,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把一肚子怨气都发在乡政府头上,觉得他落到这地步就是乡政府给他造成的,每逢一些重大节假日他就时不时折腾一番,稍不留意他就往省里市里跑,这些年乡政府为他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尽管这样,考虑到他家的实际困难,村里还给他报了低保户,列入扶贫对象。可陈梅生好吃懒做,坐等政府送钱送物。去年,村里发展肉羊养殖,给贫困户送了羊羔,可陈梅生一转眼就把三只羊羔提到圩场卖了换酒喝。阴道宽得知后去责怪他,想不到陈梅生说,你把买羊羔的钱直接给我不就得了,何必那么麻烦。气得阴道宽说再不理他,可陈梅生笑道,我是贫困户,你敢不理

我,我就去告你,反正该给我的你一点都不能少。而且陈梅生还拿不在乡村干部的扶贫手册上签字来要挟,让乡村干部每次去他家时得给他带吃带喝的,要不就不配合。上次县里检查就是他嫌村干部没给他买酒喝,不签字给村干部。村干部无奈只好帮他签了,不料被检查组查出笔迹不对被通报。阴道宽对陈梅生是又气又恨又没辙,总担心上级下来检查时陈梅生不配合,信口雌黄,那真是花了油钱点灯不亮。

你们不能这么惯着他,这哪是扶贫,这是在供菩萨!

乡长啊,我们也不想这样,但碰到这种赖子,能有什么办法?

几个人走过一段田埂,进了陈梅生的家。陈梅生正在屋里捂着个火笼烤火,看到村支书手里提的酒,跳起来毫不客气就把酒接过去。

贾新民在他屋里转了一圈,见他老婆躺在床上哼哼唧唧,风呼呼地从墙上的裂缝往里钻。黑乎乎的屋顶不少瓦片也掀翻了,倒钉着一些塑料布,被风一吹,噼哩啪啦乱响。一条瘦不拉几的黑狗卧在灶膛门口昏昏欲睡,连头都不抬一下。贾新民自己拖了把凳子坐下来,看着陈梅生说,老陈啊,穷不可怕,但穷要思变啊。种果树,搞养殖,我们政府都会扶持,你不能天天都这么等拿靠要,这样下去再过十年也脱不了贫啊。

脱啥贫啊,现在政策这么好,我要脱了贫,你们还会给我送这送那么?

贾新民脸一下黑了下來,你怎么这么没志气,一个大老爷们,还不如村西头的张二婶呢,人家这几年搞养殖,收入大伙都看得见,今年就可以脱贫了。

你不要给我讲那些没用的,反正我这个贫困户是你们报的,国家有政策,你们就要包到底。

你真以为你穷你有道理啊!贾新民跳了起来。

有种你不要来扶我啊,上面追究下来你们头上的乌纱帽都戴不住!

像你这么好吃懒做我可以不扶你,你真他妈的烂泥扶不上壁!贾新民火了,一把从桌上提起那两瓶酒,啪地摔到院子里。怒冲冲地走出门。

几个人走出院子,还听到陈梅生在那歇斯底里叫喊,我要去上访,我要去告你,敢这么对待贫困户!

贾新民怒冲冲盯着阴道宽和村支书,看你们把他给惯的,你们要再敢提酒去讨好他,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他指了指脑袋,怎么扶贫,首先你们给我扶扶这里。走出老远,又回头对曾小开说,明天让民政办给他家送床棉被下来。

曾小开说,你不是说不管他了吗?

贾新民黑着脸说,那是气话,能不管吗?扶贫一个都不能落下,得想想办法,怎么才能让这个陈梅生思想转过弯来。

曾小开朝阴道宽伸了伸舌头,阴道宽扮了个鬼脸。

几个人走到村口,看到从一辆商务车上下下来七八个男女,有的手里提着一桶油,有的肩上扛着一袋米,有的提着一袋水果,还有个胸口挂了个长镜头的照相机,为头的还打着一面红旗,朝排岭上的一座破旧老房子走去。

贾新民问阴道宽,他们是来打老虎的吗?

阴道宽解释道,那是县移动公司的扶贫工作队,他们挂包的是一对无儿无女的低保户,今天是下来慰问的。

贾新民没吭声,几个人爬上山崁,走进那家低保户大门,见那群男女正围着一对老人照相。两个老人神情木讷,在那些人的要求下,一遍又一遍的接过粮油水果摆着姿势让他们拍照,随着闪光灯咔嚓咔嚓地闪烁,两个老人脸上的笑比哭都更难看。

工作队的领队是个副经理,见了贾新民,

连忙过来打招呼。

贾新民歪着脖子看他,你们是来拍电影啊?

副经理讪讪笑说,贾乡长,你也知道,我要不拍照留痕,到时检查起来就说不清,我也不喜欢这么做,可是没有办法。

贾新民苦笑一声,摆了摆手,表示理解。

贾新民和曾小开接着又跑了几个村,回到乡政府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刚下车就接到林春望的电话,贾新民“嘿嘿”笑说,你小子是给我报喜的吧?儿子还是女儿?

林春望说,儿子。

贾新民哈哈大笑,恭喜恭喜,你小子的劲没白费。

但林春望却没像贾新民想的那么高兴,他在电话里告诉贾新民他可能惹麻烦了。

贾新民问惹什么麻烦?林春望说,傍晚时县扶贫办有给他打电话,可当时他正在产房陪老婆,没听到,等孩子生下来,他才看到县扶贫办打了他四次电话,连忙挂过去,才得知电话是市脱贫攻坚巡查组用县扶贫办的电话抽查各乡镇分管扶贫工作的领导。因林春望未接电话,巡查组认为林春望工作态度有问题,已经责成县纪委提出处理意见。

贾新民听了没当一回事说,不就及时接个电话吗?能有什么事,没事。

第二天,巡查组没有来牛头沟乡,贾新民松了口气。可是紧接着县纪委下达了对林春望的处分通报,又让贾新民一口气堵了上来。通报称,县委已经下发通知,要求全县帮扶责任人做好接受市脱贫攻坚巡查组检查的准备。在已经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巡查组4分钟内4次拨打林春望手机,林春望居然未接听。由于林春望未接听市脱贫攻坚巡查组电话,给全县脱贫攻坚工作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决定给予林春望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贾新民看着那份处分通报,脸黑得像锅

底,他大口大口抽着烟,一句不吭。

阴道宽说,这也太上纲上线了吧?我们天天在这拼死拼活,冻得像条狗,没功劳也有苦劳,没苦劳也有疲劳,怎么能不问青红皂白动不动就问责,这不纯属矫枉过正吗?

我就不相信,一个电话没有及时接,就会对脱贫攻坚造成严重影响,到底影响在哪里?他们应该给我们说清楚,也太不把我们基层干部当人了吧。曾小开气鼓鼓地说。

马东说,乡长,要不我去县纪委一趟,把这事反映反映?

贾新民叹了口气,林副是我批准他回家的,这事还得我自己去说。贾新民站起身,把桌上的香烟和打火机往口袋里装,叫杨丽华去通知驾驶员把车开出来。大伙跟着贾新民走到院子里,曾小开突然拉住正要上车的贾新民,乡长,你这样打上门去会不会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贾新民突然吼了起来,从严从来都不是滥罚,处分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否则,会伤了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心。我是一乡之长,连自己的干部都不能保护,我当个鸟!

贾新民撇下众人,气呼呼钻进车,砰地重重关上门。

让大家高兴的是,一个星期后,县纪委撤销了对林春望的处分。至于贾新民跑到县里找了谁,说了什么没人知道,贾新民回来也没说。

### 三

县里调整干部的盘子终于端出来了,该到位的都到了位,牛头沟乡领导除了王明德由武装部长改任副乡长外,其他人都没有动。贾新民仍是代理书记,这就让他有点沉不住气,整天黑着脸,看什么都不顺眼,大家都不敢去惹他。

还是曾小开说乡长,我看你是只顾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就不会去上面走动走动,你可

千万别大意,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领导们也认为曾小开说得在理,一直鼓动贾新民抓紧时间上去活动活动。

贾新民气呼呼说,干部干部,是干出来的,不是跑出来的,我活动个屁!

曾小开毕竟是人大主席,他也不管贾新民高兴不高兴,说,你不考虑你自己,你也得考虑一下我们这帮弟兄们,这次届中调整,牛头沟除了王明德,谁都没挪窝,一不调出二不调进,大家都在原地踏步,组织上究竟什么意图最少也要让我们心里有个底不是?

贾新民瞪了他一眼,你算老几啊?组织上调整干部还要和你商量!

阴道宽分析说,乡长头上这个代字没去掉,组织上又没动我们,应该是要我们留在牛头沟继续干,哪天乡长转了正,该上台阶的自然就上了嘛。

曾小开想了想说,这话说得也有道理,但人算不如天算,那张红头文件没下来都是假的。

阴道宽“嘿嘿”笑,曾主席,我看你这个白头翁真是老光棍上婚床,一副猴急样。你放心,乡长的位置我们绝对不跟你争。

曾小开急了,放你娘的屁,我是在替乡长着急。

贾新民听了烦死掉,起身把叽叽喳喳的几个人往门外赶,好了,好了,都给我滚,一个个到了关键时刻尽打小算盘。

等人都走后,贾新民四仰八叉躺在床上,一头糍糊,想不出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县里面这一回届中调整了二十多个单位主官,包括七个乡镇一把手,唯独只有他贾新民头上还顶着一个“代”字,不要说别人,就是连他自己都感觉有点不伦不类。贾新民思来想去,难道是上次为了林春望被处分的事闯了县委书记的办公室,惹恼了陈书记?但那天陈书记并没有不高兴啊,还给他端了茶,认真听了他反



映的情况,临走时还亲自把他送到电梯口。不过,那天自己的确是急躁了些,竟敢在县委书记面前梗着脖子说,他就是不当这个乡长,也得为兢兢业业工作的干部讨个说法。现在想来这种态度的确有点欠妥,自己小小一个乡长不请自到闯到县委书记办公室讨要说法,真的有点狗胆包天。陈书记刚来不久,没几个人了解他的性格,虽然当时对他挺客气,但谁知道他会怎么看他?领导城府都很深,不会轻易显山露水的。贾新民越想脑壳越痛,索性爬起来,点了一根烟,坐在床沿上“吧嗒吧嗒”抽起来。

烟才吸两口,曾小开就风风火火闯了进来说江小林不见了。

贾新民白了曾小开一眼,你说谁不见了?

江小林啊,刚才柳树沟的村支书打电话来说,今天下午江小林去帮村里的王老汉找牛,到这个时候都还没回来,电话也打不通。

贾新民一下跳了起来,将手里的烟朝地板上一丢,村干部干什么去了,人不见了到这时候才打电话来?!

村支书一开始以为江小林回乡政府了,后来才发现他骑的摩托车还在村里,这才着了急。我刚才在乡政府找了一通,大家都说没看到他,这事有点蹊跷。

贾新民试着挂了一下江小林的手机,果然关机,他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匆匆套上大衣,一边往外走一边给派出所的韩建明打电话,让他带上人车立即到乡政府来。下了楼,就见韩建明开着警车到了。贾新民让曾小开迅速组织年青的乡干部火速赶到柳树沟找人,自己钻进警车,冲韩建明说,去柳树沟,快!

柳树沟距乡政府30来里地,虽然道路七弯八拐,但韩建明轻车熟路,不到20分钟就赶到了村里。村支书正组织村民打着火把要上山去找,看见贾新民来了,忙迎上来告诉情况。原来,今天中午,村里的王老汉来村部说他家的一头母牛不见了,江小林和村干部正在整理台

账,听了就说他跟王老汉去找找。当时村支书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到了掌灯时分,也不见江小林,就打他的手机,可手机打不通。村支书就去王老汉家打听,却见王老汉已经回来了。王老汉说他们两人上山后一直找到芒花山,也没有见到他那头丢失的母牛,看天色不早,江小林就和王老汉商量,一个上芒花顶,一个进黑龙谷分头找。两人分手后,王老汉上了芒花顶,找了一圈,不见自家的牛。天又冷,风又刮得紧,王老汉冻得不行只好下了山,在黑龙谷口等了一会,不见江小林,看天黑了下来,猜想江小林应该回村了,就下山回了家。村支书这才着了慌,一面给挂村领导曾小开报告,一面组织村民上山寻找。

贾新民马上做出决定,由村支书带路,他和韩建明带两名协警进黑龙沟,让村主任在村部等曾小开到了后带乡干部随后接应。但许多村民都要跟贾新民上山,特别是王老汉打着火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一定要给贾新民带路。贾新民说天寒地冻,山上又黑,人多容易出意外。但村民都说江小林是个好干部,他们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贾新民拗不过他们,便挑了几个年轻人,急匆匆就往黑龙沟出发了。

寒风呼啸,刮到脸上像刀子割般的痛,村民打的火把没出村子多久就让山风吹灭了。幸好贾新民和韩建明他们都带着手电,一伙人就这么跌跌撞撞朝芒花山走。

江小林前年从农林大学毕业后考上牛头沟乡的公务员,正好柳树沟的包村工作组组长被调进县统计局了,乡里就让他到柳树沟当了包村工作组组长。别看江小林是个小年轻,但很有上进心,平时勤于学习,工作责任心强,任劳任怨。他在大学时学的是畜牧水产专业,到柳树沟当包村工作组组长后,发现那里山场草甸多,适合发展养殖业,于是就向乡里提出因地制宜发展肉牛养殖的扶贫方案。贾新民喜出望外,特地跑到县扶贫办死磨硬缠把县畜牧水产局

调整到柳树沟做扶贫工作队，乡农村信用社也给村里的养殖户办理免息贷款。有了技术和资金的扶持，两年下来柳树沟的肉牛养殖形成了一定规模，成为发展乡村“一村一品”的典型。王老汉是村里的低保户，老伴去世得早，一个儿子又有些智障，儿媳脚有些残疾，还有一个读小学孙子。村里发展肉牛养殖时，信用社不仅给他办理了免息贷款，江小林和县畜牧水产局一名结对帮扶的干部每人还资助了王老汉一千元建牛舍。王老汉家虽穷，但人勤劳，买来三头牛崽后，经常都看到他在山上放牛，两年多下来，三头牛崽也养成了大牛，其中一头母牛还怀了孕，这让金根伯成天都乐呵呵的，逢人就说现在的政策好，他一定要早日脱贫，不拖村里的后腿。江小林也因为工作积极，得到柳树沟村民的交口称赞，乡党委把他作为后备干部上报组织部门备案。可这么一个勤勤恳恳的年青干部说失踪了就失踪了，贾新民心里直打鼓，希望江小林只是迷了路，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

路上，村支书告诉贾新民说，黑龙沟沟深林密，地形复杂，平常没什么人进去，江小林十有八九是迷路了。

韩建明说，就算迷路也不应该电话挂不通啊，芒花山顶就有移动公司的讯号发射塔，不会没信号的。

有个村民说，前一段有人看到芒花山上有狼出没，会不会遇到了狼？

贾新民被这么一说，心里“咯噔”了一下，有了不祥的预感，他回头看看韩建明，问，韩所，带枪了没？

韩建明拍了拍腰间，带着呢。

一伙人走到芒花山脚下，这时风刮的更紧了，还夹着雪粒，噼噼啪啪打在身上像鞭子抽般的痛。贾新民暗叫糟糕，这气温越来越低，如果不赶快找到江小林，会出大麻烦的。

等到进了黑龙沟，沟里是黑压压的大林

子，眼前一片漆黑，山风被阻挡在了沟外，黑暗中传来山涧哗哗的流水声。一伙人打着手电磕磕碰碰顺着山涧走，一边走，一边喊着江小林的名字，也不知在沟里走了多久，突然在前面带路的村支书“妈啊”一声惊叫，手电“啪”地掉在地上，连退几步撞到了贾新民身上。贾新民举起手电朝前一照，只见不远处一棵大树下似乎有个高大的黑影在动，贾新民顿时汗毛都竖起来了，大声喊着韩建明。韩建明抽出手枪，哗地子弹上了膛，几把手电齐唰唰地照了过去。只听“哞”地一声叫唤，朦朦胧胧中见一头牛正慢吞吞迎着他们走来。

贾新民常常舒了口气，王老汉的牛还在，应该江小林也会在。一伙人打着手电，一边找，一边喊，约莫又走了几百米，在昏黄的手电光照下，贾新民猛然发现山坎下水潭边的石头上好像趴着一个人。

小江，江小林。贾新民也不管那么多了，哧溜一下就从三米多高的山坎上滑下去，一个屁股墩跌坐在齐腰深的水潭里。贾新民也顾不得全身湿透了，一把抱起石头上的江小林，发现江小林已经冻僵了。

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江小林弄上坎，火急火燎轮流背着往回跑，走到半路遇到曾小开带来的人，大家马不停蹄将江小林背回了村。曾小开说要叫救护车，冻得上下牙齿直打颤的贾新民说，来不及了，让村支书赶快腾出一张床来，在床底下放了两个烧红的火炉，然后把江小林的衣服全脱了，自己也脱光衣服钻进被窝，搂住冰冷的江小林用自己的体温给他取暖。就这么捂了一个多小时，江小林才苏醒过来。

原来江小林在黑龙沟找到了王老汉丢失的那头母牛，便一路赶着往回走，走着走着，天就黑了，山路崎岖，怪石嶙峋，江小林一不留神把脚给崴了，一走就揪心的痛，他就想趴在牛背上让牛驮出沟。可牛背光秃秃的，没走几步，江小林就从牛背上滚下来，一头栽下三米多高

的山炭,滚进水潭里,顿时全身湿透了。他想打电话求救,可手机也不知摔到哪里去了,试着想爬上山炭,可根本就爬不上去,身上的衣服都结起了冰,他趴在水潭边的石头上,冻得全身已经没有一丝热气,终于昏了过去。

江小林找到了,贾新民一颗揪着的心总算“咕咚”落了下来。但因为冻了半夜,贾新民的胃病又犯了,脸色蜡黄,一天到晚捂着胃,哼哼唧唧的,半夜经常咳得惊天动地,整栋宿舍楼都听得到。大家都劝他去检查检查。贾新民说快要过年了,拉屎的空都没有,等放假再说。

贾新民咳得睡不着,早早就起来,叼着烟,裹着大衣在街上溜达。贾新民年轻时当过兵,复员回来后就在牛头沟乡工作,20多年没挪过窝。从一般办事员干起,直干到现在乡长这位置,可谓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了。所以牛头沟大人小孩没有不认识他的,他就是见了块石头都有话说。偶尔他会买上一吊猪肉晃荡荡往后街走,不用猜大家都知道他是上王寡妇家。贾新民和王寡妇那微妙的关系乡政府的干部没有不知道的,大家嘴上不说,但各人都心照不宣。那王寡妇面黄肌瘦,整日病殃殃的,还会发癫痫,莫名其妙就会一头栽在地上全身抽搐口吐白沫。私下里,乡干部猜测这王寡妇可能是贾新民年轻时的恋人,但也只能胡乱猜猜,没有什么真凭实据。

这天晚上,大家凑在接待室开着空调看电视,贾新民不知怎么就钻了进来,一看电视剧放的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把从杨丽华手里夺过遥控器说,这种肥皂剧有啥好看的,看《亮剑》,看《亮剑》,我就喜欢李云龙。贾新民鼓捣了一阵,找到《亮剑》,津津有味看起来。大家都知道,贾新民基本不看电视,但唯独对《亮剑》情有独钟,也不知翻来覆去看过多少遍了。大家不好扫他的兴,只好陪着他看。电视看完一集,冒出一则卖药的广告,贾新民掏出笔很认真地把上面的电话号码写在了巴掌上。

第二天早上,阴道宽刚进办公室,贾新民就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带钱了没?借我五百块,我还差点钱。

贾新民很少向人借钱,让阴道宽有点奇怪,一边掏出钱给他,一边问他借钱干嘛?

你问那么多干嘛?贾新民一把从他手上扯过钱,转身就走了。

过了两天,快递给贾新民送来一个包裹,贾新民把包裹抱回房间,可笨手笨脚半天都扯不开胶带,气得他把包裹往床上一扔,扯开嗓子叫住在隔壁的阴道宽送把剪刀过去,阴道宽拿了剪刀“咔嚓咔嚓”把包裹剪开,才发现是一堆治癫痫病的药。不用说,阴道宽都知道贾新民是给王寡妇买的。

阴道宽拿着那几罐药瞧了半天,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就说,乡长,现在很多网购药都是假的,你别上虚假广告的当。

贾新民一把夺过药,你怎么知道这是假药?眯着眼睛看了一会,自言自语,好像也是,吃了那么多药,怎么都没一点起色?末了又叹了口气说,买个心安吧。

阴道宽被贾新民这东一榔头西一锄的话说得莫名其妙,又不好多问什么,就看着贾新民抱着那堆药出门去了。

贾新民担心的大雪没来,却一连下了两天的冻雨,经呼啸的寒风一刮,山上的树木都冰冻住了,白茫茫的和下大雪没什么两样,那些毛竹经不住沉甸甸冰凌的压迫,全都弯下了腰,不时发出噼哩啪啦拦腰折断的声响。气温出奇的冷,洗脸水泼出去,一转身就结了冰。

曾小开早上在食堂洗了个头,才洗完一顶白头发就结满了冰碴子,硬梆梆的竖着,很有点怒发冲冠的样。杨丽华见了就笑说,曾主席,你这白头翁要变成白头山了。

曾小开一本正经的说,这有啥,昨晚我起来拉尿,一拉出来就结成一条冰棍,幸好我早有准备,拿了条棍子,边拉边敲,才没给它冻

住。

阴道宽打趣道,曾主席,就怕你老眼昏花敲错了地方。

正在吃饭的的乡干部们个个笑得前俯后仰,但贾新民却笑不起来。牛头沟是全县海拔最高的高山乡,每年冬季,防寒防冻就是一项重要工作。虽然对全乡的防寒防冻早有部署和安排,但贾新民心里总有点惴惴不安,觉得今年的天气很反常,他担心这种冰冻天气要再不好转,就有可能酿成冰灾。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果不然,海拔最高的卧牛岭村就出了问题,冰冻最为严重,电线上的冰凌比手臂还粗,高山上的电杆经不起重压,一个晚上倒了一片,整个卧牛岭顿时一片漆黑,就像掉进了冰窖里。

电力部门反应非常及时,第二天一早就开来大批人马抢修,但山高路陡,没有十天半月别想通电。贾新民让曾小开火速到县民政局去调运救灾物资,自己带着乡干部将库存几十套的棉被全搬出来运往卧牛岭村。通往卧牛岭村的道路在半山腰已经结了厚厚的冰,车根本上不去,干部们只好肩扛手提顶着刺骨的寒风往卧牛岭村进发。可路实在太滑了,一不小心就摔得四仰八叉,“哧溜”一下就滚到坡底。林春望的眼镜也摔破了。杨丽华好不容易背着一床棉被爬上山坡,刚站起身,脚底一滑,头朝下脚朝上就滑了下来,把后面的贾新民撞了个四仰八叉,连脚上的皮鞋都飞掉了。鼻青脸肿的贾新民抓起手机气急败坏地给道班班长打电话,让他马上组织员工来路上撒盐。最后还是李明光不知从哪里抱来一捆稻草,让大家搓成绳子,绑在鞋子上,就这么一步一滑爬上了山。

等进了村,贾新民发现情况比自己估计的还更严重得多,整个卧牛岭村冻得像冰窖,家家户户都只能围着家里烧柴取暖,一些老人和孩子抗不住冻已经病倒。贾新民让杨丽华通知乡卫生院火速带医带药上来,自己领着干部分

发带来的棉被。可是几十床棉被僧多粥少,这让贾新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火急火燎给曾小开打电话。曾小开说民政局只答应给五十床棉被,说他们必须对全县的防寒防冻统筹考虑,不能把救灾物资都给牛头沟乡。贾新民急了说你最少给我拉回一百床棉被来,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曾小开说他们不给怎么办?贾新民说,他们要敢不给,你就和他局长说,少一床老子就到县委告他!我这要是冻死一个人就要他负责!然后又让曾小开在县城买一些热水壶热水袋回来。曾小开问买多少?贾新民就骂,卧牛岭600多号人,你说买多少?!

到了傍晚,曾小开从县里运回的救灾物资全送到了卧牛岭,贾新民松了口气。曾小开说,民政局长还多给了二十床棉被,说遇到你贾新民这种土匪,是秀才遇到兵,拿你没办法。

贾新民回到乡政府已经晚上八点多了,他没想到老婆竟然给他送了换洗的衣服上来。贾新民的妻子是县职专的教师,姓林,虽然年至中年,却长得极有风韵,文文静静,戴副眼镜,比贾新民高出半个头,曾小开曾开玩笑说,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贾新民一改夜猫子的习惯,稀哩哗啦在食堂吃了一碗面条,早早就关了房门。大家都笑,说贾新民一把年纪了还这么火急火燎的。半夜,住在隔壁的阴道宽被一阵吵闹声惊醒,竖起耳朵一听,是贾新民两口子在吵架,只听贾新民压着嗓门说你吵什么吵?半夜三更的,不怕人笑话。

你还怕人笑话,贾新民,你的档次也够低的,竟会看上一个有癫痫病的寡妇,我都替你害臊。林老师显得很气愤,声音很大,阴道宽听得一清二楚。

你胡扯什么,我是乡长,关心群众疾苦是我的本分嘛。

你别在我面前唱高调,以前我说什么也不会相信,这回你还有什么话说?你看看,这些转账收据,都几年了,每个月给她儿子汇1000块

生活费。我说呢，堂堂一乡之长，还经常伸手向我要钱，原来都贴到王寡妇身上去了。说，那王寡妇的儿子是不是你的种？

放屁！贾新民“嘭”地擂起桌子。

我要跟你离婚！林老师“呜呜”地哭起来。

离就离，老子还怕你不成。只听“嘭”地一声，贾新民摔了门。阴道宽急忙赶出门去，只见贾新民抱着衣服气呼呼地闯进来说，阴副，今晚跟你挤一挤。说完也不顾阴道宽愿意不愿意，哧溜就钻进被窝。

阴道宽递了根烟给他，贾新民呼地坐起来，靠在床头，大口大口吸烟，脸很难看。

阴道宽想了想说，乡长，有些事你也做得欠妥，怪不得嫂子会有想法。

贾新民瞪了阴道宽一眼，把烟一扔，吼道，你知道个屁，睡觉！说完再不搭理阴道宽，蒙上被子，一会就听到他鼾声如雷。

第二天一早，林老师气鼓鼓地坐班车回城去了，这让大家都很奇怪。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曾小开一脸坏笑地问，乡长，你昨晚是不是没把嫂子侍弄舒服，把她气跑了。

贾新民黑着个脸，哗啦哗啦喝粥，不吭声。

曾小开还想说什么，被阴道宽丢了个眼色，连忙住了嘴。等贾新民吃完饭走了，阴道宽才把昨晚的事说了。阴道宽说，主席，平时你和乡长走得近，也就你敢在他面前说话放肆，有机会劝劝他。

曾小开叹了口气，别的我都敢说，就这事不好说，你让我怎么说？

阴道宽想想也是，昨晚自己就那么说了一句就惹得贾新民发那么大的火。再说，他是一乡之长，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他自己应该比谁都清楚。

到了中午，县纪委突然通知贾新民和马东开会，贾新民临走时告诉大家晚上回来要开个会。曾小开说，乡长，有什么事非得今天晚上说，我看你竟然进了城，就干脆花点时间去打

听打听自个的事儿。

贾新民一听就黑了脸，瞪了曾小开一眼，钻进车，“砰”地重重关上门。

#### 四

吃完晚饭，大伙围坐在接待室里一边烤火一边等贾新民回来开会，可等到八点多还不见贾新民，打他电话又关机。曾小开就猜测说乡长是听进去他说的话了，现在可能摸进大本营去了，要找书记县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大家也觉得贾新民总算开了窍，嘻嘻哈哈说笑了一会，正想散伙时，马东却匆匆赶回来了，掩上门告诉贾新民涉嫌在建干部宿舍楼工程中索贿9万元，正在接受县纪委的调查。就像屋里放了个“二踢脚”，大家顿时都惊得跳起来。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阴道宽反应最快，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大家也都摇头表示不相信。杨丽华一迭声说，一定是纪委搞错了，一定是纪委搞错了。

马东让办公室主任去把正在在学校建教学楼的包工头“罗大头”找来。“罗大头”长得像个球，走起路来鸭摆鸭摆，裤裆里像吊了个秤砣，不知乡领导找他什么事，气喘吁吁跑来。一问，“罗大头”支支吾吾不肯说。曾小开火了，点着他鼻子吼道，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今天当着这么多领导的面不把话说清楚，你的工程也不要干了，明天卷铺盖滚出牛头沟！

被曾小开一吼，“罗大头”就有点招架不住，只好承认是有这么回事。

建干部宿舍楼是八年前的事了。原先的宿舍楼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建的，四处漏水，墙体都开了缝，住三楼的晚上放个屁，一楼都会震动。乡民政办主任小官结婚时住在三楼，新婚夫妻到了晚上总爱整点动静出来，乡干部口无遮挡，总爱拿小官来说事，让他悠着点，别

把楼整塌了。小官脸皮薄，小两口干脆跑街上租民房住了。贾新民那时刚当乡长，总担心要出问题，请建设局专业人员来鉴定，属于标准的危房。他上蹿下跳找县长，找财政局，总算弄了一笔钱。整个预算要180来万，虽然钱不够，但贾新民决定先开工。几个月后，主体就拿下来了，“罗大头”便找到乡里要结算。当时管后勤的曾小开找到贾新民说宿舍楼水电安装款还没着落。贾新民搔着头皮告诉曾小开，乡里这几个月财政吃紧，让他叫工程队先干着。曾小开说这“罗大头”贼精，要他垫钱，做梦吧。贾新民就恨恨骂，上个月这鸟人在城里嫖娼还被罚了5000元，眼皮子都没眨一下，要他垫钱做正事就这么难，真他妈的为富不仁。又问曾小开水电安装要多少钱拿得下来？曾小开说少说也得十几万吧。贾新民就问工程款都结走了吗？曾小开说还有40万没给。贾新民就笑了，说，那好，没有我同意一分钱也不能付，你叫“罗大头”来找我。

“罗大头”一进贾新民的办公室就叫苦不迭，说，乡长，你再不把剩下的40万给我，工人们就要把我生吞活剥了，欠谁的钱也不能欠农民工的钱啊。

贾新民说，你别在我面前哭穷，反正水电安装你给我整清楚了我一分钱不差你，否则免谈。

“罗大头”说，水电安装不在合同内，得另外算。

贾新民说，罗老板啊，转眼就到冬天了，我的乡干部不少都还住在办公室里呢，我现在是实在拿不出钱来，要不我也不求你，你总不能看着我这个乡长才当就出丑吧。

“罗大头”说反正要他垫钱他不干。

贾新民火了，我问你，屋顶那个没用的电视转播塔拆下来你卖废铁卖了几万？旧楼拆下的旧料也全给你用了，这些怎么着也值个七八万块钱吧，我还没和你算呢。

“罗大头”争辩说，这些东西谁拆就谁用，能值几个钱啊。

贾新民说，我合同上可没写归你。

“罗大头”急了，乡长你不能翻脸不认账，你这样卡我不地道。贾新民任他哭爹叫娘的，就是不松口。

“罗大头”见这一套不奏效，眼珠一转，向贾新民伸出两个手指说，乡长，你把欠下的工程款给我，我给你这个数。

贾新民嗤之以鼻说，两万？你打发叫花子差不多。

“罗大头”一见有门，“嘿嘿”笑道，乡长，你要多少？

贾新民张口就要整个工程款的百分之五。说低于百分之五，剩下的钱一分不给。

“罗大头”心里仿佛被剜了一刀，百分之五就是九万元，心痛得差点就要得心脏病。但“罗大头”很知道乡政府要是耍赖神仙都没办法。他有一个堂兄，曾帮一个乡政府修公路，百来万的工程乡政府拖了8年都没付清，每年年底只能象征性给点，连路费都不够，堂兄一怒之下将乡政府告上法院，这是全县建国以来是第一个民告官案件，当时轰动一时。法院开庭，乡政府的法人代表乡长早早就到庭，说我又不是不给他钱，只是目前乡政府实在拿不出来，你让我有什么办法，实在不行你把乡政府封了，把我这个法人代表给抓起来？法院院长哭笑不得，最后不了了之。

“罗大头”心里虽然恨得贾新民咬牙切齿，但又明白贾新民不点头他拿不到钱，想了想，心一横说，行，百分之五就百分之五，权当这工程我白干，和乡长你交个朋友。

贾新民说，九万元一分不能少，要现金。

“罗大头”脸上的笑比哭还难看，心里把贾新民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当晚，“罗大头”夹着一个黑皮包溜进贾新民房间，把用报纸包的一大捆钱交给贾新民。贾新民认真数了钱，笑

了,对“罗大头”说明天到财务那结帐。

但“罗大头”信誓旦旦说,他送钱给贾新民是真的,但他绝对没有举报。干我们这行的,赚一块钱有五毛进账就得谢天谢地,过河拆桥的事是决不能干的,要不我怎么在这社会上混啊?你们这么逼我说,我可是一世英名都毁了,以后别在这道上混了。“罗大头”哭丧着脸说。

“罗大头”走后,马东对大家说,看来“罗大头”说的是实话,不是他写的举报信,又会是谁呢?

曾小开骂骂咧咧,不是他是谁?这“罗大头”的话也能信!

看来贾新民这次是彻底栽了。大家都为贾新民惋惜,共事这么多年,虽然脾气不好,爱骂人,可真不像贪财的人啊。大伙的心里都沉甸甸的,不知该说什么好。许久曾小开才说,真看不出贾新民还有这一手,瞒了我们这么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阴道宽说,曾主席,现在这个乡长可轮到你了。曾小开变脸骂道,你把我当什么人了,现在还说这样的屁话!大伙就不再说话。后来大家就商量说毕竟共事一场,人都是有感情的,找个时间一起去看看他,要不真不知什么时候还能见着,九万元,可不是小数目,没个五七八年的出不来。

马东说,要是被留置了,怕是没那么容易见到。

大家正扯着,曾小开的手机突然响了。曾小开一接,愣了一下,旋即大叫,乡长,你没事吧?

贾新民在那头说我有什么事,快叫车来接我,老子坐了一天冷板凳,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几个人一窝蜂挤了上车去接贾新民。贾新民却在县纪委耍起赖来,硬要纪委书记请他吃饭,给他压惊。县纪委黄书记拿他没办法,只好叫机关食堂给他弄了一大盆猪肝面条,炒了两个菜。黄书记骂贾新民,你小子真犯浑,干点事总是离经叛道,害我几天都没好好睡觉,你以

为现在培养一个干部容易,出了问题我们难道就不心痛?至于县委怎么处理你的问题,回去等着吧。

贾新民也许饿坏了,埋头狼吞虎咽,连搭话的机会都没有。原来,贾新民一进县纪委就满口承认自己向“罗大头”要了九万元,但死不承认自己是受贿,还拿出一张收据说当晚就将钱交给了乡财务,有据可查。

办案人员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贾新民说乡里宿舍楼没钱安装水电,如果从工程款中扣,道理上说不过去。这“罗大头”为富不仁,光二奶就养了两个,哪年不花个一、二十万的,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就算劫富济贫吧。让办案人员哭笑不得。折腾了一整天,贾新民总算把当时的情况说清楚。并一再表示,自己犯下的错误自己承担,不管县委对他做出怎么样的处理他都接受。

回来的路上,阴道宽说乡长,你怎么想出这么一个馊主意,吓死我们几个。

贾新民“嘿嘿”笑道,当时才当上乡长,心急了些,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由着性子来,不按常理出牌。现在打死我也不敢这么做。末了又说,你们都是有一官半职的人,头上顶着党纪国法,都给我学乖点,为人做事都要有底线。那纪委可不是人去的地方,一个个翻脸就不认人,我贾新民都要怵三分。

马东说,乡长,你怎么知道县纪委今天找你就是谈这事?保不济你是天天都将那张收据揣在身上。

贾新民哈哈大笑,我连这点都不清楚,怎么还能当你们这帮人的乡长?

曾小开说,乡长,这回没把你头上的代字去掉,肯定和这事有关,你这黑锅背得冤,这狗娘养的“罗大头”,竟在背后玩阴的,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他。

贾新民摆摆手道,情理之中,情理之中,这事是我做得不妥,怪不得别人。

## 五

贾新民回到牛头沟的第二天,又被县环保局约谈,只好一早带着分管了环保工作的阴道宽赶到县里。

原来乡里有一个大型养猪场,是前些年乡里作为招商引资的一个项目,最红火时每年出栏生猪上万头。但这个养猪场选址不合理,排污不达标,周围的农田和下游村庄的饮用水源受到污染,几年来不断有村民向环保部门反映,县环保局也下达了整改通知书,但因为投入资金不足,排污得不到有效整治。加上后来股东撤资,养猪场全部转为一个股东经营,养殖规模也缩小了许多,对排污治理上的投入就更捉襟见肘。因为这是乡政府招商引资来的项目,虽然乡政府想了不少办法,但处理起来很棘手,一时又关闭不了,成为贾新民的一块心病。但老百姓不管乡政府为难不为难,直接把信写到了省环保局,省环保局督查组派人下来明察暗访后,督促县环保局限期整治。

贾新民在县环保局被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县长狠狠批了一顿,并责令他在春节前必须彻底关闭养猪场,否则县委将对牛头沟乡的领导班子严肃问责。贾新民有口难言,和阴道宽垂头丧气从环保局出来,见县政府门口的广场上停着一辆采血车,不少市民在踊跃献血,突然就心血来潮,拉着阴道宽跑过去要献血。想不到采血人员一看到贾新民,就说不符合要求。贾新民本来心里就有点憋屈,冲工作人员嚷道,检查都没检查,你怎么知道我就不符合要求了?老子想做点好事你还不让啊!

正在不远处的红十字会张会长见是贾新民,忙过来打招呼,解释说,体重低于五十公斤的一般不建议献血,要不你上秤称称?贾新民看了看自己那小鸡子似的身板,有点自惭形秽,掉头要走。张会长却客气地邀请他去办公室喝茶。贾新民本想回家,可一想到还在和老

婆闹别扭,回去要看老婆的脸色,还不如去红十字会坐坐,等阴道宽献完血回牛头沟。

贾新民对红十字工作不是很了解,和张会长也没打过什么交道,只是有一回张会长到牛头沟发放助学款时他有陪着吃了顿饭。贾新民问张会长,平时资金从哪里来?张会长告诉大多是接受各界爱心人士的捐赠。她告诉贾新民,红十字会在全县有好几百人的志愿者,他们来自各行各业,热心公益事业,出钱出力,无私帮助了许多困难群众。贾新民听了脑袋一动,这么说有困难的你们都能帮助?张会长说,只要符合条件,我们都会尽力而为。

贾新民马上想到了老上访户陈梅生家那四面透风的老屋,就想要是红十字会能出面把他的房翻建一下多好,说不定有这么多爱心人士帮助能改变他对政府的看法。之前乡政府对贫困户建房,每户有补贴三万元,但陈梅生提出要么政府盖好了让他住,要么他就守着他的破房子当他的贫困户。说实话,乡政府要替陈梅生建新房也不是差这点钱,但是全乡几百户贫困户,扶贫政策对大家都一样,作为一乡之长的贾新民他得一碗水端平,不会去开这样的口子。但陈梅生的房子的确很破了,每到刮风下雨贾新民就提心吊胆,总担心会出什么意外,所以交代乡村干部时不都要去看一看。如果乡政府该补贴的补贴,以红十字会爱心人士出钱出力把他的房盖好,不仅去除贾新民的一块心病,或许还能让陈梅生感受来自社会的美好与温暖,改变他对乡政府偏见。张会长得知陈梅生还有一个残疾的老婆,也是他们救助的对象,答应抽时间下去核实一下,如符合条件的话可以列入明年的工作计划,牵头志愿者把这事做好。

贾新民喜出望外,要是红十字会能帮他把这事办成,那真是给他排忧解难。临走时握着张会长的手乱摇,一迭声地说谢谢。

贾新民回到牛头沟,就带着曾小开和杨丽



华去了养猪场,猪场老板也很配合,说关闭猪场是迟早的事,既然上面已经发话了,他也不好为难乡政府。但提出他的养猪场还有上千头猪,总得等他把这些生猪销售出去再关吧。话说到这份上,贾新民也很体谅,就约定在春节前等他把存栏生猪销售完关闭养猪场。

转眼就到了年关,县里的各项年终检查也完了,正当大伙松了口气时,一场防控非洲猪瘟战役成了春节前最迫在眉睫的紧急工作。原先贾新民也听到过有关非洲猪瘟的一些信息,但觉得那都是发生在北方,离自己管辖地盘十万八千里。直到离过年还有半个月,相邻的一个县有家大型养猪场突然爆发非洲猪瘟,贾新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根据县政府的指示,辖区内层层布控,严防死守,不允许一斤生猪肉进出。

牛头沟乡与邻省交界,进出的道路多,边界贸易又十分频繁,布控起来就更加复杂和困难,贾新民将全乡四十多个乡干部分成十个检查组,在交通要道,进出辖区的路口二十四小时值班检查。

曾小开是乡里负责防范非洲猪瘟的总指挥,经常三更半夜还要到各值班点检查工作,两只眼睛熬得通红。别看曾小开长得圆滚滚的,可特怕冷,不知从哪里弄来个狗皮帽子戴,鼻子一天到晚都冻得红通通的。阴道宽笑他像《智取威武山》里的栾平,一点领导形象都没有。

曾小开说,我形象个屁,再这么整下去,我担心自己这一百八十多能不能熬过这冬天都说不定。末了又骂,这非洲猪瘟你在非洲不就得了,还漂洋过海到我们这里,这是嫌我们这些乡干部太清闲的是吗?

阴道宽说,你肥得就像猪,说不定哪天这非洲猪瘟就从你身上传出来了。

林春望说,阴副,你一点知识都没有,非洲猪瘟不传人。

曾小开就嚷,都不传人,我们还搞得这么如临大敌做啥?

贾新民瞪了他一眼,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猪都死光了,你这属老虎的去吃屁啊。

曾小开就嘿嘿笑,也是,我要是两天没吃肉,肚里就像猫抓似的难受,何况全县几十万老百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守土有责,守土有责。

因为防控非洲猪瘟,各地都严禁外地生猪进入,养猪场还有几百头的生猪调不出去,原先和一家国营肉联厂签订的协议只能眼睁睁作废,急得猪场老板直跳脚。贾新民一想到还有一个星期和县政府签订的军令状就到期了,要不关闭养猪场,乡领导班子就会被县里集体问责,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去找了猪场老板几次,猪场老板比贾新民更急,说,我也巴不得赶快把生猪早点处理完,省得担心传染到非洲猪瘟的危险,可我现在生猪调不出去,你叫我怎么关?乡长,你要能把我这几百头猪销售完,我即马关门,绝不为难你。

贾新民被猪场老板这么一说,也觉得很难,当年这个猪场是乡政府招商引资来的项目,曾是乡里的纳税大户。后来随着生猪市场价格的波动,以及养殖成本的不断提高,这个养猪场出现亏损,许多股东见势不妙,都撤资走人,这个老板能撑到现在也不容易。但无论如何,关是肯定要关的,但如何能把工作做细致些,还真得好好考虑考虑。一整天,贾新民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团团转,烟抽得比鬼都更凶。

这天晚上贾新民突然召集乡领导开会,说了一个想法:按惯例,每到春节,所有挂包贫困户的党员干部都得走访慰问一次,原来基本都是送一个几百元的红包。贾新民提出今年不送红包,让县乡两级所有挂包牛头沟乡贫困户的党员干部,每人买三百元的猪肉作为结对帮扶贫困户的春节慰问品。他算了一下,全乡有六百八十多户的贫困户,光这一项就可以帮养猪

场销掉二十万多元的猪肉,同时要求乡直各单位几百名干部职工过年的猪肉统一到猪场购买,这样又可以替猪场销售掉上万斤猪肉,加上乡里一些群众家里没有养猪需要猪肉的,引导他们到养猪场购买,这样基本可以把养猪场那几百头生猪消化掉。

大家被贾新民这么一说,觉得这还真是个办法。倒是曾小开问,这么做会不会合适,干部们会不会接受?老百姓是否需要那么多猪肉?

有什么不合适,反正干部们年终都要慰问贫困户,给钱和买猪肉性质都差不多。再说了,各家各户过个年人来客往的,谁家不买个一二十斤肉,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有何不可?我相信我们的干部职工有这个觉悟,会支持我们的工作。贾新民叫办公室下个文发到各单位去,抓好落实。

曾小开小说,看过文件千千万,还真没见过政府下文要干部买肉。

贾新民说,发什么文件不重要,关键要看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没想到这事还真让贾新民做对了,养猪场几百头猪几天就处理完毕,按时关闭了。贫困户都收到干部们送去几十斤肉,比单纯收个红包喜庆得多。贾新民这一招,让杨丽华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真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到贾新民,这没有在乡镇浸淫了几十年,经过多少风风雨雨哪做得到?乡镇工作是很辛苦,但确实能锻炼人,学到许多在机关学不到的东西。

## 六

春节过后,全乡非洲猪瘟警报才解除,贾新民依旧头上还是顶着个代书记,但县委也没有做出对贾新民的处理意见。大家发现,这一段贾新民在乡政府的时间不多,隔三岔五就往县城跑,一年伊始,乡镇主官会议多,大家也不足为奇。倒是曾小开猜测,贾新民总算沉不住

气了,肯定在县里活动去了。

似乎要表示对贾新民的理解和支持,大家都把各自分管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不让贾新民挂心。

这一天,马东接到贾新民的电话,让他带上云雾坳村通村公路的材料赶到县里去。云雾坳村是马东挂包的村,离乡政府20公里,有800多人口,因常年云雾缭绕,山岚氤氲,使得这里出产的高山云雾茶远近闻名。只是山高路陡,道路崎岖,虽然家家户户都种茶制茶,可都是小打小闹,手工作业,形不成规模,这么多年来仍戴着贫困村的帽子。都说要致富,先修路,原先的机耕道太小,连会个车都困难,曾经有一个外商想在云雾坳投资茶山,可第一回开车上云雾坳就差点翻下坳,吓得脸都青了,即马打了退堂鼓。乡里在去年就决定在原来的基础上取弯改直,削陡降坡将通村公路扩大到四米宽,预算要200来万,当时贾新民从省里争取到专项资金100万元。资金缺口还差一半,贾新民左挤右兑,从乡财政中挪了30万出来,又四处化缘,号召全乡干部群众捐款,收到20来万的捐款,但剩下的50万还没着落。可不管怎么着,工程在去年夏天还是如期动了工,但工程队鬼得很,拿多少钱干多少活,留下50万工程在那,成了一条断头路。转眼雨季就要到了,这路要不修好,云雾坳老百姓出行都困难。这天在县发改局找项目的贾新民得到消息,省交通厅一名副厅长到县里视察革命老区红色旅游公路建设情况,贾新民顿时来了主意,让马东带上材料赶到县城。两人跑到宾馆一打听,客人住在贵宾楼。贾新民就往贵宾楼闯,可服务员告诉客人还没回来。两人就坐在贵宾楼的客厅等,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总算看见县长陪客人回来了。贾新民拉住马东躲进卫生间,待县领导们告辞出来后贾新民就蹑手蹑脚敲响了副厅长的房门。

开门的是副厅长的秘书,贾新民一边介绍

自己一边想往房里挤，可却被秘书推了出来，告诉说厅长要休息了，不会客。并“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贾新民摸着被门碰痛的鼻子，对马东说，我们就坐在这等。

马东说，乡长，要不我们回家住，明天一早来？

贾新民连连摆手说，那不行，你没听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你要想老婆回家睡，我可是不走了。

马东哪里敢走，只好陪着贾新民坐在走廊里，吧唧吧唧吸烟。半晌，马东似乎想起什么说，乡长，你被告的事不觉得有点蹊跷？

贾新民瞪着马东看了半天，蹊跷个屁，你别乱往歪处想，这事过去了，谁也不准提。

马东还想说什么，房间门开了，还是那秘书，见了他们很诧异地问，你们怎么还没走？

贾新民嘿嘿笑说，不见着厅长我是不会走的。

秘书就显得很生气，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太过分了。

贾新民说，我们就在门口等，等到天亮都行，保证不影响厅长休息。

这时，房间传来问话，谁在外面？

秘书说，有两个人说要见你。

那就让他们进来吧。

贾新民一听，高兴地地上蹦起来，拉住马东就往房里闯。

副厅长是个50多岁的山东大汉，高大魁梧，贾新民站在他面前显得更弱小，说话都得仰着头。贾新民一边点头哈腰介绍自己，一边从口袋摸出一包大中华，小心翼翼地 toward 副厅长敬烟，还掏着打火机凑上去点烟。可那打火机很不争气，贾新民连揿了好几下都不冒火，最后一下，“叭”地一声，却冒出半尺高的火苗，差点把副厅长的眉毛烧着了。吓得贾新民手中的打火机“啪”地掉在地上，面红耳赤站在副厅长

面前，手足无措。

副厅长先是一愣，接着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冲淡了尴尬的气氛。贾新民也涎着脸自我解嘲说，厅长，我们基层干部没见过什么大官，一见了大领导腿就发软。

副厅长也笑，还拿了烟来招待他们。贾新民显得极为受宠若惊，吸着烟，把乡里筹资修路的情况说了一遍。末了，可怜兮兮地说，厅长，请你无论如何关照我们一下。

副厅长说，我知道你们基层干部做点工作也不容易，但口说无凭，我怎么就相信你们呢？

贾新民拍着胸膛说，厅长，我用党性向您担保，句句是实。

副厅长就笑，说，你这人挺有意思的。

贾新民得寸进尺说，厅长，要不明天您到我乡里视察视察？

副厅长大笑，笑完，问身边的秘书，明天有什么安排吗？

秘书说，上午参观黄龙洞景区，下午回省里。

副厅长想了想说，不去参观了，明天上午去他们乡看看。

贾新民一听，激动得像个孩子似的跳了起来。连给副厅长鞠了两个躬。

告辞出来，贾新民对马东说，你马上赶回乡里做准备。我在这等，明天一定要把他拉去。

第二天，副厅长在县长的陪同下果真来到牛头沟，贾新民像个小丑似的屁颠屁颠跟在后面。一伙人上了云雾坳。还在村口，支书老段就领着一帮村民出来迎接，汇报起村情来也头头是道，听得副厅长连连点头。

很快，省里追拨的50万资金就到位，赶在雨季到来前云雾坳的通乡公路建成了，村民敲锣打鼓给乡政府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勤政为民”四个大字。贾新民接过锦旗，脸上笑成了一朵花。

“五一”过后，贾新民的乡党委书记的正式

任命下来了，贾新民拿着那份文件左看右看，那张苦瓜脸总算有了点笑容。那天正好王寡妇大学毕业的儿子带女友回来完婚，贾新民被请去坐了上席。席间，王寡妇领着儿子来给贾新民敬酒，那儿子儿媳毕恭毕敬给贾新民行了大礼，齐声叫了贾新民一句：干爹。

贾新民听了哈哈大笑，笑得眼泪哗哗直流。那天贾新民喝得酩酊大醉。到了半夜，贾新民就一直吐，胃痛得脑门上豆大的汗珠滚滚而落。大伙慌了，连夜把他送进了县医院，一检查，胃癌晚期！大伙全都懵了，站在医院的走廊上吸烟，没一个人说得出一句话来。

几天下来，贾新民就瘦成了皮包骨，连说话都有气无力，见大家难过的样，贾新民苦笑说，看来，我没当书记的命。

王寡妇不知从那得知贾新民生病的消息，慌慌张张赶来，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死死拉着贾新民的手不放。

贾新民说王嫂，你别哭，我没事。

王寡妇不顾一切，当着贾新民妻子的面，扑在贾新民身上边哭边说，这病怎么就不让我得呢？让我替你去死吧。

贾新民拉住王寡妇的手说，王嫂，我对不住你啊，照理说二十多年前我就死过一回了。

我们都茫然。贾新民却显得很平静地对王寡妇说，20年多前，我刚从部队复员。有一回下乡时，失足掉入暴发的山洪中，是你丈夫把我从洪水中救了出来，可他自己却被洪水卷走了，抛下你们孤儿寡母的。当时我太年轻，怕承担责任，一直不敢把这事说出来，你们至今都以为王哥是落水身亡的。王嫂，我对不起你们！贾新民说完如释重负般长长舒了口气。

王寡妇只顾拉着贾新民的手“嘤嘤”地哭。

大伙都流着眼泪，杨丽华哭得最凶。

贾新民对杨丽华说，我跟组织部门提了，你转身份的问题他们正在研究，还有李明光、江小林这些干部能推的都要推出去，不能埋没

了。

杨丽华已经泣不成声，捂着嘴跑了出去。

贾新民又对阴道宽说，抽空去红十字会找找张会长，要她一定把帮陈梅生建房的事列入计划。

阴道宽眼睛红红的，连连点头，乡长，你放心，扶贫路上一个都不能落下，我记住你的话。

站在一边半晌没吭声的曾小开边吸溜鼻子边说，乡长，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

贾新民很快打断他，你胡说什么啊，别哭别哭，还当领导的呢，像啥话。贾新民停了停又说，出院后，我还要回来当书记呢，瘾都没过到，你们说我舍得死么？

大家都点头说，乡长，我们都等你回来当书记。

贾新民说，怎么还叫乡长，叫书记。

大家齐声叫了句贾书记，眼泪就哗哗下来了。

# 爱的葬礼

陳平

杨伟和梦竹是同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他俩似乎是前世就约好了的。他们走得这么匆忙，一点也不留恋这个世界，简直无法理喻。只有半个月就要毕业离校了，他俩就为啥想不开，走了这条不归路？难道生命就这样不值钱？学校想封锁这条消息，便下令学生不得用手机拍照发到网上，以免影响学校的声誉，但还是有学生偷拍了场景，发到了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弄得师大校长的脸面不知往哪里搁。说实在话，杨伟和梦竹的死与我有直接关系。假若我当时不和杨伟说那句话，不劝梦竹去向体育老师求情高抬贵手，或许他们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活得阳光灿烂，活得浪漫潇洒。他俩的死，成了我一生中不可饶恕的罪。我感觉有两个幽灵随时都在跟随着我，要我偿还他们的生命。我常常做噩梦，梦见满身是血的杨伟和梦竹在我面前叫冤。梦醒之后，我浑身大汗，被条也打湿了。生命怎么比鸡蛋壳还脆、不堪一击？

杨伟、梦竹和我，从高一到高三都同一个班，考大学时，又雄心勃勃地报了北方同一所重点师范大学，杨伟和我在中文系，梦竹在外

语系。缘分把我们三人连在了一起，杨伟和我还同住一个寝室，同睡一铺床，他睡上铺，我睡下铺。1.80米高的杨伟，在我们中文系算是第一高的了。杨伟打得一手好篮球。他一上场，场外就有一大群女生在为他呐喊助威。每场球赛，他的命中率是最高的，他每投进一个球，总是赢得女生们的热烈掌声。在女生中最有吸引力的他，不少女生争着对他大献殷情，竟有女生公开说，一见到杨伟，就想对他放电。他身边总是有一大群漂亮女生围着，我既羡慕也嫉妒。杨伟也怪，有那么多的女生想对他放电，他却以冷对热，完全是一副傲然冷漠的神态，害得不少女生得了单相思，在背地骂他是冷血动物，是一个不懂爱情的大草包！甚至猜疑他一定有生理缺陷。至于杨伟懂不懂爱，有没有生理缺陷，我对他还是多少有些了解。在他的心中，只装着梦竹。高三时，杨伟就疯狂地追过梦竹。可梦竹是学校的校花，长得和杨玉莹一模一样，大家都说是杨玉莹的克隆版，只是她没有杨玉莹那种天生的歌喉。最迷人的是她那一双会说话的眼睛，那带电的眼光射过来，会击

得你骨头都酥。上体育课时,弄得体育老师老走神,体育老师那无法管住的目光总是在梦竹高高隆起的胸脯上扫来扫去,队列中就常有男生发出轻微的怪叫声。背地里,男生都叫这位体育老师做色哥。那时我是学校“风铃”文学社的社长,杨伟和梦竹都在《风铃》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作品,特别是他俩写的朦朦胧胧的情诗,在花季雨季的少男少女们的心湖中激起一圈圈爱的涟漪。有一天杨伟曾悄悄地对我说,他一定要把梦竹追到手,不追到梦竹,他死不瞑目。他在《风铃》上发的诗,都是写给梦竹的。可梦竹根本不把杨伟看在眼里,她说杨伟长得太高了,和他接吻得站在凳子上才够得着。杨伟写给她的第一封情书,竟被她交到了班主任手里,杨伟被班主任骂得走路也不敢抬头,整个人矮了半截,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情绪十分低落。

就要高考了,杨伟还是失魂落魄,回不过神来,人也瘦得像一根从不见阳光的豆芽,常独自爬到六楼的楼顶上,用阴忧黯淡的眼睛迷茫地望着远方,任一阵阵风拂着忧伤的脸,目送着那一片片毫无踪迹而浪游天宇的云。我心里在责怪着梦竹不该把杨伟写给她的信交给班主任。聪明的梦竹为什么在处理这件事上这么糊涂?我看着杨伟那萎靡不振的样子,心里也在为他着急。我担心他能否走得过这个漫长阴郁的雨季,他毕竟是我的好友,看到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我也为他难受,似乎觉得不是他失恋,而是我失恋了。实在受不了的我,就把他喊到足球场东边的树林子里,狠狠地骂他你还是不是男子汉?是男子汉你就给我站起来!他闷头闷脑,一言不发,弄得我更加不安。直到第二天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两句话:谢谢你,我终于被你骂醒了,我会站起来的。你看到的将是一个全新的杨伟!

其实,梦竹的运气并不佳,在办体育合格证时,她竟有掷铅球、100米短跑两项不及格,

体育成绩不合格,文化科考得再好,高考时是不会被录取的。班主任叫她找体育老师补考,可补考还是不及格。根据梦竹平时的体育锻炼,她的体育成绩并不差,这是咋啦?我叫梦竹还是去向体育老师求求情,让他放一码。梦竹说她害怕去找体育老师,特别害怕的是体育老师那两道令人心里发颤的目光。我好说歹说,梦竹终于答应去找体育老师。中午,梦竹买了一个大西瓜到体育老师家里。好久,梦竹才从体育老师家里出来,她头发蓬乱,脸色苍白,眼眶满是泪水。我忙跑上去问,她捂着脸跑回了家。我猜测到发生了什么,但我不敢说,心里直骂狗日的体育老师!你这畜生!我想找梦竹问明情况,可梦竹请了三天病假,三天后梦竹回到了学校,可她的脸上再也找不到阳光灿烂的笑容了。一天下晚自习后,我找梦竹谈了这件事,我告诉她,我们要用法律来严惩这个披着人皮的色狼!梦竹只是哭。最后她说,你就不要再为我的事操心了,我很害怕,我夜夜都在做噩梦,为了声誉,我只好吞下这枚苦果了,你也不要把这事告诉给任何人。听了梦竹的话,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和愤怒。梦竹的体育合格证得了,是她用自己的青春血泪换来的。这是什么体育老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流氓!我想象着梦竹在这个大流氓身下挣扎的痛苦情状,我恨不得一刀把那狗日的体育老师给捅了!

黑色的六月终于过去了,大家都在盼望着高考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正在写我的长篇小说《燃烧的爱》,梦竹来到我的家,她站在窗外,手里举着一个大信封,高兴地喊:高原,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后,我第一次看到她脸上露出了笑容。我跑出去,接过录取通知书,忙问她和杨伟的得了没有?她说都得了,我们三人录取在同一所师范大学,是她顺便把我和杨伟的通知书一起拿来了。

大学生生活既紧张也浪漫。那些理科生成天

在算他们的高等数学,我们这些文科生除了上课外,大都泡在图书室或阅览室里,玩倦了就上街,比理科生轻松得多、浪漫得多。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潮都市生活,也在不断地诱惑着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学子们,也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习惯,使得这些大学生向两极分化,要么变得更好,要么变得更坏。杨伟还在死死地追着梦竹,梦竹却非常烦他。我好几次对杨伟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人家根本不在乎你。

这已经是大三的事了。大三的梦竹,已经变得令人不可思议。三年的大学生活完全改变了梦竹。她的所作所为,和《日出》中的陈白露没什么两样。我简直不敢相信她会变得这么快。她那一身时髦的打扮,在整个校园没有一个女生有她这么新潮,这么刺激。和高中时相比,自然就少了那份清纯恬淡、脱俗飘逸的气质。对她这种花里胡哨、浓装艳抹,我极为反感。可是各人有各人的追求和人生准则,我不能以自己的人生准则强加到别人的身上。开始,我还以为她在外边做家教,有了外水。谁知,据她们女生宿舍的同学说,上大三后,她就经常夜不归宿了,总是在外面鬼混,而且还背着一个苹果手机,上课也不关机,只要手机一响,她就会跑出教室,课也不上,一头钻进早就等在校门口的那辆豪华轿车,一溜烟不见了。

梦竹的行为已引起了校方的重视。先是系主任找她谈话,在办公室里,她当着那么多人对系主任说,你是不是嫉妒?我看你的眼光也很不纯,色迷迷的,要不,今晚我们去舞厅,咱俩跳一晚,让你搂个够,只怕你五十多岁了没那么多的能耐,旋转不了几圈!我外出是我的自由,别人的隐私你也要干涉?早上你去足球场的草坪上看看,为什么丢有那么多避孕套?学校有那么多成双成队的男女学生在外边租房子同居,你管得了吗?梦竹的话像重磅炸弹直向系主任的头上炸去,气得系主任差点晕了过去。看来,梦竹是已经不可救药了。后来又

听她同寝室的女生说,梦竹被一个广东老板买了,她用的手机就是那位老板买的。当时我不相信,但后来事实已证明,这话是真实的。梦竹的堕落,我感到很痛心。我想以同学的身份找她好好的长谈一次。农历五月五日,是她的生日,我想自己放血做东,给她过一个生日,只邀请她,借这个机会和她好好谈谈,看她能否回到以前那个清纯的自我。这天早上8点钟,还未等我和她说,她却先邀请了我,说是那位老板在白天鹅宾馆设宴,给她过生日,要我下午5点准时参加。

等我到白天鹅宾馆时,梦竹和老板已先到了。一切都布置得很有氛围。流荡的音乐叫人如痴如醉。梦竹明亮的眸子里闪烁着千种风情万种柔情。我觉得自己很不适合这种氛围。我的心极为慌乱。老板每说一句话都与钱有关,我实在不想听。这个生日宴会在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狼狈地逃离宾馆的。

杨伟还在追她。我劝他说,算了,梦竹只能作情人,不可作妻子,她的名声太坏了。杨伟说,我爱的人,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不放在心上,哪怕她再坏,我也喜欢她!气得我差点咽了气!看来,杨伟已经把自己的一生绑在梦竹的身上了。

我不好再怎么劝杨伟了。前面我已说过,喜欢杨伟的女生太多了,但为啥他就偏偏喜欢上梦竹呢?梦竹的容貌是没讲的,可她的行为太放荡了。那些喜欢杨伟的女生被他冷漠了之后,就产生了种种怀疑,说他块头又高又大,肯定生理有问题,他名字叫杨伟,应该是阳痿。于是,阳痿的名字就在校园里传开了,不管男生女生,除了我之外,都叫他阳痿。杨伟还在追梦竹,我觉得他有点死缠烂缠,但转而一想,这是爱的伟大力量在作怪。杨伟每天都去找梦竹,梦竹对他还是不冷不热,被他缠急了,她就对他说,为什么别人背地都叫你阳痿?杨伟终于

像响炸雷一样吼道：难道你也相信？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你吗？总有一天，我要让你知道我不是阳痿！

一个夕阳滴血的下午，杨伟终于把梦竹约在郊外的河边见面了。梦竹一见到杨伟沉重的脸色，心里就有一种冷的感觉。杨伟第一句话就说，你真的相信我是阳痿？他睁大的眼睛，喷射着复仇的怒火。梦竹不敢正视他，脸朝着河边说，为什么别人总是叫你阳痿？杨伟用一双可怕的眼睛盯着她，脖子上的青筋像一条条蚯蚓鼓胀起来。时间在冷酷中一秒一秒地过去。突然，杨伟像一条凶狠的狼朝梦竹猛扑过去，把她重重地压在身下，梦竹挣扎着说，你找死啊！杨伟说我要让你看看我是不是阳痿！

经过一场灵与肉的挣扎，两人都已经精疲力竭，成了一摊稀泥。良久，梦竹终于哭了。刚才像一头凶猛公狮的杨伟，一见梦竹哭了，又变得十分温和起来，他把梦竹搂在怀里，用舌头舔着她的泪水说，请原谅我，我只想证实我是不是阳痿。梦竹哭着说，不是我不爱你，而是我已经得了不治之症，我不想害你，会把你也给染上的。

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那天寝室里没有其他人，就杨伟和我，杨伟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是不是也得了不治之症，我这东西痒得极难受，解小便也痛。于是，杨伟脱掉裤子，把那东西小心地掏出来给我看。不看则罢，一看吓了我一跳，那东西已有不少的红斑点，而且已经溃烂流着脓。我担心杨伟患了艾滋病，叫他去检查，他说不好启齿。杨伟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我多次劝他去医院诊断治疗，他还是不肯。其实我也有点担心，如果杨伟真的患了艾滋病，我就睡在他的下铺，没准杨伟会传染给我，甚至传染全寝室的人。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对杨伟说，你如果不去医院，那我就要把这事告诉给学校。在我的逼迫下，我陪着杨伟去了医院，经化验，医生说是性病，不是艾滋病，

可惜来晚了。听说不是艾滋病，我和杨伟终于吁了一口气。但不知为什么，我每次吃饭就会想到杨伟那溃烂流脓的东西，一想起这东西就一阵呕吐，同班男生开玩笑，说我是妊娠反应。

杨伟在医院接受秘密治疗，大瓶大瓶的抗生素输进去，总不见效。医生说，必须把那东西割掉，不割掉要危及生命。杨伟灰心极了。在医院，梦竹也去看过他好几次。他的医药费，全是梦竹去给他付的。

梦竹不想改变自己，学校准备开除她，可她却说无所谓。开除梦竹的布告贴出来的这天早上，她递给我一封信，并再三交代，一定在两天后再拆开。中午，我正在和同寝室的李峰下棋，连下三盘我都输。我这人就是这样，做什么事都是只赢得起输不起，连输几盘的我心里自然窝着火。我紧咬牙帮，决心要赢一盘，但我正在下得认真时，杨伟从外面进来，他摇着我的肩膀问，你说解决痛苦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取胜心切的我只顾下棋，没理他，他就不断地摇着我肩膀问，弄得我烦死了。此时，对方的炮正对着我的马，我把马跳开，便顺口说跳楼！我平时下棋总是把跳马说成跳楼，这是我的习惯。他真不敢相信我会这样对他说话，他便低着头悄悄地出去了。这盘棋还未下完，楼下就有人喊，有人跳楼了！我们跑出去，从六楼往下看，躺在血泊中的死者，正是杨伟，我惊呆了。人们都围了过来，围得人山人海，当杨伟的尸体还未抬走，女寝室又喊了，梦竹吃安眠药自杀了！我的天，真是祸不单行啊！

等我跑过去的时候，梦竹的尸体已从五楼抬下来了，就放在一楼的过道上，还没有给她盖上白布。她就这么安静地躺着，苍白的脸无法掩饰她凄艳的美。活着时的梦竹就喜欢这种惨然的美。这种美，无法使人联想到她曾经是一个行为不轨的坏女生。我久久地看着她非常平静没有丝毫痛苦的脸，一直不敢相信她已经死了，总觉得她是睡得很熟，是在一个瑰丽的



梦中飞翔,如天女散花一样。

他俩就这样走了,没有太多的人为他们悲伤和遗憾,但我心里一直充满了愧疚和自责,假如我不说那句话,杨伟会自杀吗?学校对他俩的死都作了细致的调查,除了在梦竹的最后一篇日记上读到“我死了,请把我的骨灰和杨伟的骨灰埋在一起”这句话外,再也没有得到什么线索了。结论是殉情自杀。但这只对了一半,这一切只有我心中有数。反正两人都死了,我说出来还有什么用呢?

学校通知他俩家的人去拿骨灰盒,但他俩家里都没去人。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我喊了几位平时玩得来的同学,把他俩的骨灰盒带到公墓里,根据梦竹生前的意愿,把他俩埋在了一个墓里。梦竹同寝室的女生也来了,她们都说她活着的时候,她们总看不惯她的行为,一旦死了,心里又同情她。阴沉沉的天开始下起了小雨,难道老天也在为他俩的葬礼流泪么?女生把带来的鲜花摆在他俩的墓前,大家低着头,心里默默地祝愿他俩在地下安息!

等大家走后,我在墓前拿出梦竹给我的信,在雨丝纷飞中,我拆开来一看,信纸里还包着一个银行卡。信中写道:

高原:

我走了,谢谢你曾经对我的挽救。我的所作所为,你是不会容忍的。你一定会骂我是一个堕落得不能再堕落的坏女生。你骂吧,我在九泉之下听到你的骂声,我的灵魂或许会得到安宁。我是一个被亲生父母遗弃的女婴,是我的养父养母在一个寒风凛冽的黄昏把我从小巷里捡来的,把我养大成人。其实,在我心里萌发了爱的那天我就爱上了杨伟,因为我不再是一个纯女人之后,我就觉得自己配不上他,我一直用冷漠来对待他。如果不是那个畜生体育老师糟蹋了我,我也不会发展成今天这样的我。上大学后,我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放荡,我是在掏老板的钱,资助三名因家庭贫困而面临失

学的女生,她们是沙坝镇中学初二年级的李梅、龙兰、林燕。有空,请你帮我去看看三位学生,去照看一下我的养父养母,我对不起两位老人。这卡里还有十万块钱,那三位学生每人给两万,剩下的四万给我的养父养母。一切都拜托你了。

我不忍再读下去了。我抬头仰望下着冷雨的苍天,我心里在发问:怎么会是这样?梦竹,你的行为是崇高还是龌龊?你的人性是升华还是堕落?身边只有冷雨在下,只有冷风在吹,没有人回答我,周围寂静得有点生怕。虽是夏天,我却感到周身很冷,奔涌的血顿时像冰冻一样凝固了,身子在不断地打冷颤。我用手狠狠地捶着头,对着苍天啊地一声大喊,天地间却没有回声。

# 迷雾

陈玉龙

雾气是从山凹里慢慢往村子扩散的,迷迷蒙蒙,遮天蔽日。春雾雨,冬雾晴,这是山村人们的俗语。雾气在他们的不经意之间化为小雨,霏霏烟雨,好一幅江南水墨画!水琴不喜欢这水墨画,湿漉漉的屋里到处生霉,还没到梅雨季节呢,天气就这样了,有些反常哩。婆婆更不喜欢这个鬼天气,婆婆心里藏着事,嘴里不住叨唠着:再要不晴,早稻种子都怕是播不下去了。水琴倒是奇怪,往年婆婆是从不记挂着播种之事,总是自己一人慢慢去操作,婆婆最多也就是帮她在家做做饭,田地的活儿婆婆从不过问。水琴发现,今年婆婆对播种的关心程度还不仅仅是在嘴上,已渗入到她的生活中,比如她每天关注着中央台和本县台的天气预报,双眼紧盯着屏幕,生怕错过了时间,爬满皱纹的脸颊在屏幕的映照下像个变了形的老丝瓜。婆婆的身体一直不大好,水琴没有随丈夫外出打工,在家照护着她,婆媳关系还算和谐。

水琴终于看到婆婆露出了笑脸,那是在晚间天气预报后,水琴也舒了口气。

第二天天才麻麻亮,婆婆就起了床,拄着拐杖笃笃出了门。其时太阳还没有出山,东边已露出红彤彤的光亮,云彩像柴灶里的草木一样燃烧起来,渐渐和村庄里屋顶上的炊烟一起化为灰烬。水琴已做好早饭,在做好播种前的准备,拌种、装袋,准备农具、肥料等等。太阳露出通红的脸蛋,才

见婆婆进屋吃早饭，边吃边看厅堂里的挂钟。水琴吃得快，这么好的天气，她要抓紧时间抢着播种。家里有三亩水田，靠她一个人要二三天工夫才可播完。现在村里的人们种田都懒散，不会像先前那样精耕细作。那个时候种水稻时要先在小田播好种，等秧苗长到大概一月后再到大田移栽。现在他们都是直播，省去了移栽这道工序，播种下去后等着成熟时收割，化繁为简。

收拾好东西，水琴要出门，被婆婆拦住了，说等会儿，她请了人帮忙。水琴说：妈，要请人做什么，我一个人慢慢播，不会误季节的。婆婆的眼神往水琴这边瞟了一下，把脸转向门外，说：你一人太累了，请个帮手也不花多少钱，给我烧壶水吧，那人差不多要到了。水琴说：妈，水早烧好了。只好放下手中的农具，一屁股坐了下来。这时她发现婆婆的表情有些忸怩，眼睛一直盯着门外。

让水琴意想不到的的是婆婆请来的帮工竟然是个陌生男人，还是外地口音。婆婆的解释是，那个人是她的远房表侄，叫来福，正空闲没事，叫他来帮忙儿。来福生得人高马大的，皮肤有点粗黑，看样子应该有力气。水琴叫他来福哥，问他吃早饭没有，来福说上车时就吃过了，双手不住搓着，神情有点不自然。

播种虽不是体力活，但做工得精细。先要把水田分好畦，再用拖扒来来回回整平，如果有坑凹的话，一遇下雨会藏水，会影响种子的发芽率。做好基础工作后，双手把稻种均匀地撒在平整的畦面上，因是直播，其密度得稀疏适当，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福干活不是很在行，撒播种子时密稀不匀，水琴不得不弯下身子一粒粒地重新捡好，水琴穿着的上衣有些短，一弯腰，半截雪白的身子露在太阳底下，直晃得来福眼发亮。水琴的身材不错，在村里的女人堆里很突出，可带来的不是羡慕，而是人前人后的私语。在村子里，人们习惯了挺

着大肚子往来晃悠的孕妇和坦胸露怀扯着奶头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如果一个女人结婚三年了还是那么好的身材，那么就打破常规成了村人们不习惯的女人，水琴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在村里不大合群。

一天下来，水琴累得不行。往年，她一人播种，似乎还没有今年累，多了一个男人，本来她该轻松许多。来福笨手笨脚，有时反倒帮了倒忙。不过，有个男人在身边，听着那粗重的气息，水琴心底里感到无来由的兴奋，耐下心来帮他整改，教他如何摆布。身边有个男人，多少还是有些尴尬，有时弄得不好，水琴的屁股碰到了来福的身体，来福一声不吭，可水琴还是哎呀一声赶紧挪远一点。

婆婆站在门槛前望着，看见两人进了屋，热情地帮着水琴拿下东西，招呼他们吃饭。晚饭是婆婆做好了，水琴记得刚嫁过来时，都是婆婆做饭，婆婆的菜烧得好，很合水琴的口味。一年后，婆婆不做饭了，任务落到了水琴的头上。水琴在娘家没做过饭，一时不知如何下手。好在她不心高气傲，虚心请教婆婆，总算把煮饭烧菜这门手艺学到，不用看婆婆绷紧的脸色。

吃饭的过程中来福心神不定，总把目光朝水琴看，等水琴的目光射过来时又躲避开。婆婆的眼光大多盯在来福身上，还与来福拉开了家常，水琴才知道来福生有两个儿子，是双胞胎。说到来福儿子时，婆婆双目放出光亮，转向水琴说：来福真厉害，一下子弄出两个男崽哩。婆婆说这话时根本没有半点羞涩，倒是水琴把头低下，端着饭碗要走去，婆婆喊住她：去给来福盛碗饭来。来福站起身要自己去盛，婆婆拉下他把碗转手交给水琴。

晚饭把时间拉长了，水琴赶紧躲到厨房里洗碗，听到厅堂里婆婆不住对来福说着什么，来福一直没说话，只听到嗯啊嗯啊的应答声。

婆婆来到厨下，对水琴说：碗筷我来洗，你

去把家树穿的衣服找出让来福换一下,他要洗澡。家树是水琴的男人,个子没有来福高,水琴翻找衣服时费了很多工夫才找出一套宽松的内衣。她记得,这套衣服买来后男人只穿过一次便没有再穿,嫌太宽松了。

来福已进了洗澡间,磨砂玻璃上映出他扭动的身影,哗哗水声伴着欢快的口哨,让水琴不由自主把脚步停住。婆婆侦探似地把头从厨下伸出来,说:快点把衣服送过去,你让人家光着身子在里面冷着等呀。见水琴还没有动身子,婆婆便停住活儿,急急走到水琴身边,拉着她的手往前走,语气坚硬地说:快送过去!水琴的脚步跟着婆婆移动,里面的水声和口哨声还在继续,水琴轻轻地把衣服挂到洗澡间的门把上,正要转身回去。婆婆却一把打开浴室门,里外的人几乎同时大叫一声,婆婆趁机把衣服塞到来福手上,来福慌乱地不知所措,婆婆却像个没事人一样对来福说:没事,你继续洗。说着轻轻地关上门。

水琴已逃到了自己的房间,心口还在扑扑乱跳。她实在没想到婆婆会在突然之间把门打开,刚才的一幕还在她脑海里重放,挥之不去。直到婆婆喊她洗澡,她才走出房门,看见来福早已穿着自己男人的内衣坐在厅堂里喝茶,婆婆喜气洋洋地跟着他拉家常。水琴没有勇气进那个洗澡间,也不敢洗澡,她放了一盆热水端到厨房里,锁好门,将就着洗了一下身子。

说来奇怪,虽然水琴意念中一直抵触着来福在洗澡间里裸露的身体,但睡在床上,脑海中却不断重播着那个画面,甚至连那哗哗水声和口哨声也在床的周围响起来,折磨着她无法入睡。懵懵懂懂中,她仿佛听到房门一声响,接着有两个人影移到自己的床前。水琴想爬起身,浑身却没有一点儿劲,身子软绵绵的失去了重量。水琴心里明白,自己不能束手就擒,只有拚命的挣扎,终于,成功了,她感觉到了身体中的力量,便一下子坐起身,拉着了床头边的

电灯开关。

婆婆站在自己的床边,脸上笑咪咪地说:醒过来了,快睡下,不要着了凉。婆婆身后跟着来福,看不清来福的神情,因为他的脸一直埋在婆婆的背影中,水琴只能看到他的半个身影。水琴紧紧地抱着被子,惊恐万状地看着婆婆,一句话也说不出。婆婆也不再说话,身子退后一步,把来福推到床前。之后,婆婆一溜身走了,水琴听到房门啪地一响,关上了。

婆婆不敢走远,她靠在房门上,刚才由于走路快了点,嘴里还在不住喘气。老了,真的老了!喘气的同时她自言自语,仿佛在向谁诉说着心中的不快。她想拿把椅子坐下,来慢慢恢复心中的平静,可刚挪开身子,身后的房门被狠劲打开,带来的一股凉风差点把她推倒。

水琴衣衫不整地冲出来,带着哭声腔对婆婆说:妈,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婆婆反倒镇定下来,她朝房内喊了一声来福,对他说:你过去吧,今晚睡在我的房里。转身拉住水琴说:来,今晚陪妈睡一晚,俺们娘儿俩好好说个话儿。

夜已深,水琴要想出门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水琴的娘家父母都已过世了,两个哥哥也成家立业,嫂子总嫌水琴对娘家花钱不大方,平常都不大走动。虽说水琴至今没有生个孩子,婆婆也从没在别人跟前说她什么,而且在别人的闲言中总要为水琴辩解,说年轻人的想法跟他们老人不同,他们想晚点要孩子等等理由。其实婆婆也知道,是自己的儿子方面出了问题,她带着儿子偷偷去医院检查过,结果没有告诉水琴,当然,婆婆一辈子都不打算告诉她。

重新跟婆婆睡在一起,水琴很不习惯。这些年除了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睡,总是一个人默默望着天花板出神。春夜里,还很凉,婆婆的身子挨着水琴时,使她感觉到了冷。婆婆受了风寒,不住地咳嗽,水琴心中的怒气和怨气在

婆婆的咳嗽声中渐渐消散了。说良心话,婆婆平常对她还是不错的,不像有的婆婆那样人前人后总要说自己媳妇的坏话。婆婆先忍着一阵没有说话,后来推了推水琴,问她睡着了没有。水琴嗯了一声,婆婆干脆坐起身,水琴只好跟着坐起来,把自己的外衣给婆婆披上。婆婆抓住水琴的手,摩挲了几下,说:有些话,妈是想跟你说,可又不知如何说起,今晚,妈是做得有些过了,可你要知道,妈是为你好。

婆婆唠唠叨叨着絮说着她的陈年往事,这些故事水琴听过多次了,但今晚婆婆的语气特别不同,感情色彩更浓。婆婆三十岁上守寡拉扯大家树的,没有再嫁人。婆婆长得有几分姿色,人也非常聪明,媒婆来来回回多次,都没有把她的心说动。婆婆不是不想找男人,而是怕后爹不待见自己的儿子。婆婆也曾接纳过两个男人,但没过上一个月都被她给赶走了。后来就死了这份心,一心把家树养大,上学,结婚。如今七十多岁了,身体越来越差,不能亲手抱着自己的孙子,她是死不瞑目。

在婆婆唠唠叨叨中,水琴竟然睡着了。一清早醒来,婆婆早已起了床,水琴发现,枕巾湿了一大片。婆婆昨夜哭过了?水琴心里涌出一阵酸楚。

吃早饭时,水琴发现婆婆的眼眶还是红红的,心里越发慌乱。

昨天的种子没有播完,今天还得继续。

来福比昨天要熟练多了,两人都没有话说,但在干活上配合默契,终于在太阳落山前就把任务给完成了。从泥田里起来时水琴不小心让泥巴给滑了一下,要不是来福及时拉住,没准摔倒在泥田。水琴不好意思地看了来福一眼,来福松开手,说:你的手皴裂得这么厉害,买个防护的东西搽搽吧。水琴的手每到冬天就会皴裂,一直要等到夏天才好转,她也不当一回事,婆婆也从没有关注过她手的皴裂,甚至连自己的男人都从来没有叫她买什么防护。水

琴当时心里有了一丝感动,不由再看了一眼来福。这个男人粗粗壮壮,心却很细。直到如今,来福没有伤害过她,就是在昨晚,婆婆把门关上后,来福也是一直站在床前没有任何行动,来福绅士般的很有礼貌。

水琴的脸忽地一热,昨晚洗澡间的影像又开始放映。

婆婆在村头跟村人们在聊着天,见两人干完活回来,大声地对村人们说:我这个大侄子干活就是快,我得赶快回家做晚饭啰。水琴把外面晒着的衣服收进来,把来福的衣服放进洗澡间上面的衣架上,来福先进去洗了,水琴站在门外看着落日,心情一会儿沉重一会儿飘浮,今夜将会发生什么呢?她无法自己给出回答。

来福洗完澡清清爽爽地走出来,对水琴说:你进去洗吧,我刚才试了一下,里面可以反锁的。

等水琴洗完澡,婆婆已把菜做好端上了桌。

来福要去盛饭,婆婆拦下了,说:等一下吃饭,先吃菜喝点酒。

酒?来福和水琴几乎同时发出这样的疑问。

婆婆像变戏法似的从桌子下面的抽屉中拿出一瓶白酒,半天打不开,还是来福帮忙开了瓶。婆婆事先发表演讲,大概意思是说播种是一件大事,一年之计在于春,而这一春就在于播种,没有播种就没有收成,就会饿死。播完种是件值得庆贺之事,每个人都要喝一点酒,但一定不能多喝,适可而止。说罢,在每人面前放了一个酒杯,她让水琴在每个杯子里面倒上半杯。水琴知道,婆婆年轻时能喝,自己结婚酒席上婆婆喝了很多,把自己给灌醉了。后来再也没见婆婆喝过酒。水琴是滴酒不沾,婆婆也应该知道。所以水琴面前的杯子她没有倒。婆婆叫水琴把酒拿给她,立即给那个空杯里倒了

小半杯。水琴愣愣地看着婆婆说：妈，我不会喝。婆婆说：你不喝怎么知道不会喝，这么一点酒，喝下去不会有问题。

婆婆自己先喝了一口，说：酒是好酒，就是我这个老太婆不中用了。婆婆大概想起了年轻时喝酒的风彩，有了这样一种感慨。饭桌上的气氛很特别，一老一少两个女人陪着来福喝酒，来福感到有了一定的压力。其实来福也不会喝酒，但今晚他必须要喝，他要借着酒的力量去完成一项契约，做人不能言而无信，况且来之前已收下了人家的定金。水琴矛盾的心情不仅表现在脸上，而且行动上已有显现。她坐下去又站起来，好像椅子上有钉子。婆婆稳如泰山坐在那儿，眼光一扫，发现水琴的异样，便大声喝道：水琴，给我好生坐下来喝酒，别在我眼前晃得头晕。有了婆婆这一声喝问，水琴的心里忽地平静了，水琴也感到奇怪，难道自己刚才的表现都是忸怩作态是一种假象，专等婆婆这句话来给自己找一个台阶？

来福的表现不佳，一口喝下去便咳嗽不止。倒是水琴喝下去时没有半点反应，只感觉口中有股辛辣味，婆婆亲自过去给来福拍背，说：酒要慢慢喝，急不得。后来，水琴反客为主，喝得痛快淋漓，还要给自己的酒杯再倒，婆婆给拦住了：适可而止，不能再喝。电灯下水琴的脸色泛起潮红，把外衣都给脱下来，薄薄的内衣里两个奶子在来福面前晃荡，婆婆拉着来福的手说：去给水琴倒杯茶来。来福走路已有些摇摆，婆婆对水琴说：来福真是个好男人，不会喝酒，不抽烟，人高马大，而且还生了双胞胎男崽。婆婆说这话时她的手一直捏着水琴的手心，直到手心里冒出一股汗来才放手。

这是一个特殊的场面，气氛神秘而又放肆，明朗而又隐匿。

接下来的场景是婆婆期待已久的也是她精心策划之作，来福顺利地跟着水琴走进了房间，婆婆在外面把房门给关上了，婆婆沉甸甸

的心往下一落，人一轻松，身子竟有点飘飘然起来，婆婆想，难道自己真的不胜酒力？

这晚，婆婆睡得非常踏实。

翌日起床，婆婆发现太阳都升起老高了，没想自己竟然睡过了头。水琴在厨房下做早饭，来福在厅堂里扫着地，见了婆婆，来福显出一丝儿慌张，但很快平静下来，对着婆婆嘿嘿一笑，说：播完种了，今天我得回去吧。婆婆没有回答他，走到厨下，把水琴上上下下看了一遍，水琴被看得不好意思，脸色早已通红。婆婆这才喜笑颜开地来到厅堂，对来福说：种子是播下去了，但还得要保住质量，今天还得去田地检查一遍，明天回去吧。

吃过早饭婆婆安排来福去田里看看，水琴要跟着动身，婆婆拉住了，说：你给我好生在家歇着，不要乱走。

田野无人。雾气还是很浓，鸟儿的鸣叫声穿透浓雾扑面而来，自由而快活。昨天播种的农田还算平整，畦上没有明显的水凹，仔细一看可看出密密麻麻的种子撒播在泥土上，正吸收着养份准备生根发芽。来福知道，再过些日子，这片田野应该是翠绿一片，会让播种人感受着成功的欣慰和快感。再过些日子，又是金黄一片，收获的喜悦会写在每个收割人的脸上。农作物也像人类一样，一茬又一茬，世世代代，循环往复。

田沟里有个泥块，来福用锄头推开了，积了一小部分的水顺畅流出。这个泥块肯定是昨天水琴不小心滑脚留下的，由此又想起了昨天晚上的水琴，来福的心口感觉出浓浓的暖意来。来福坐在田埂上，想摸出一支烟来抽，想起来时烟被水琴的婆婆给收缴了。

手机铃声这时突然响了起来，来福一看，赶忙接了。里面的声音问：钱筹到了没有？来福说：有了，明天回去给你。里面的声音说：那好吧，不要再失信了，要不后果你知道的。咔嚓一声，挂了。

因了这电话，来福的心情骤然冷下来，眼前的景物如过眼云烟，只有那一片迷蒙的浓雾。

整个白天来福像个游魂似地在田野里飘荡，他不想再见到水琴，可又不得不要再见，他还有最后的那笔酬劳在婆婆那里没有领取。

夜晚如期而至，来福没有昨晚的激情，例行公事一样，倒是水琴比昨晚主动多了，弄得来福很是被动。

起床的时候，来福从一叠钞票中抽出几张，说：拿去买些护手的药品吧。水琴没有接起来，来福丢在枕头上。

来福一走，婆婆把水琴叫过来说：晚上给家树打个电话，叫他来家里一趟。水琴的心中一慌，说：妈，什么意思，都是你安排好的事，怪不得我。婆婆厉声说：水琴，你说什么呢，我安排了什么事？你又做了什么事？咱们家只不过是花钱请了个小工来帮忙播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叫你打电话，是让家树回家来看看我，我病了。

水琴还是不明白：婆婆你不是好好的么，家树那边工地上正忙着呢，再说离过年还远着，来来回回又是耽搁工又是花车费。

婆婆立马躺上床，说：我病了，你不打，我打！

水琴的脑子没开窍，水琴此刻最怕见的就是自己的丈夫。

婆婆当着水琴的面给家树打电话，声言自己病了，要他立即回家一趟。

很快，家树的电话打到了水琴的手机上，婆婆嗅觉灵敏地来到水琴身边。家树问水琴母亲的病重不重，水琴看着身边的婆婆，顺着婆婆的意思说了，家树说他请个假，叫水琴好生照顾好婆婆，治疗的事等他回来再说。

家树真是孝顺孩子，第二天的中午他就风风火火赶到了家。水琴刚吃过中饭，正在厨房洗碗。婆婆躺在床上，是水琴端着饭喂给她

吃的，婆婆的嘴里不住哼哼着，眼神儿却转得快，饭量也没少吃。家树进屋直扑母亲的房里，听见母亲不住哎呀的叫声，心一下子被揪到了嗓子眼。待到跟前一看，老人家的脸色还好，摸了摸她的手，没有发烧。母亲要撑着身子坐起来，家树给压住了，说：妈，你好生歇着，我去请医生过来看看。

水琴这个时候也进了婆婆的房间，她发现家树瘦了，也黑了。家树把目光转向水琴，水琴只说了句回来了，把目光别向婆婆，顺势坐在婆婆的床沿上，抓住被单不敢松手。

家树要请医生，婆婆给拦住了，说昨天已请了医生打了吊针，现在好多了，老毛病犯了，没有大的问题。水琴也帮着说话，才阻止住家树的决定。

水琴在厨房给家树弄吃的，灶里的柴半天烧不着，烟气上来，直呛得她咳嗽。家树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水琴的身边，一把抱住了，浑身上下被他摸了个够。水琴不敢拒绝，没有停留手头的干活，钯铲在锅底拌动的声音掩蔽着家树的动作。只是水琴的身体有点儿僵硬，让家树猴急。

吃过饭后，婆婆把水琴和家树都叫到床前，说：前几天把种子播了下去，你们也该出去看看，再者家树回来了，也要在村里走动走动，大老远回来，给乡亲们装个烟问个好。

又没有什么喜事，要向村人们装什么烟？家树把这句话闷在了肚子里没有说出来，不管怎样，母亲的话总是对的，很小他就没有父亲，是母亲一手带大教导过来的，母亲的话是不可抗拒的。

村头的墙壁下有老人聊天晒太阳，家树和水琴走过时，都一一向他们问好并装上一支烟。田野里一片空旷，种好谷种的田块光秃秃地暴露在太阳底下，没有生机，与两旁山上生命旺盛的树木正好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走在自家田块旁，水琴蹲下身子，惊喜地发现田里

的种子正挣开谷壳露出小小的苞花,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亮光。生命是如此简单而又如此神奇,水琴的眼里差点要涌出泪水,一看身边的家树,轻轻擦掉了。家树只是很茫然地跟着水琴,对于田畈里的农事,他已荒芜多年。这些年打工在外总是忙于挣钱,连过年回来也住不到几天就走了,对于家乡对于这个山村,他渐渐有了陌生,更是不屑于这些田地的收成。每次回家里他总是叫水琴不要再种那么多田了,在家种点菜蔬做好家务照顾好婆婆就可以,田种得再多,除下成本,收成太少,有时还要亏本。可水琴口头虽然答应,一开春播种时她又忍不住下田。常年照料着婆婆,身边又没个孩子,不到田畈地头干农活,她实在不知如何打发日子。

夜晚如期而临,水琴心情紧张起来。

婆婆是在家树回来后的三天才下床的,婆婆的病全好了,拄着拐杖还在村里走了几个来回,本来家树还想住几天再走,可母亲开口叫他回去,家树只好恋恋不舍走出门。尽管家树觉得这次回家母亲的言谈举止有点怪异,可他不敢对母亲说什么,只在水琴那儿露了个意思,被水琴给挡了回去。

家树一走,生活又应该平静下来。

对水琴来说,生活没有平静,婆婆也是,甚至全村都没有平静下来。

早稻收割的时候,水琴的肚子已日渐隆起。婆婆带着水琴坐在田头边指挥着收割机,水琴穿着的衣裙像面旗帜在田野中飘扬。婆婆不让水琴干活,专门请了邻村一个哑巴男人来帮工。

接着是播种晚稻,一直是那个哑巴男人在干活,水琴只负责做饭烧茶,有时还是婆婆主动代劳。

由夏入秋,又一次收获的季节来临。这时的水琴已是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了。当邻村的哑巴男人帮着她们把收获的谷子全部进仓

后,一年的主要农活也接近尾声了。再过两月,水琴也要生产了。

而这个时候,来福出现了。

来福的出现很突然,那个晚上水琴正准备关门睡觉,一个高大的身影闪了进来,确实把水琴吓了一跳。一看是来福,水琴把高喊的叫声换成了轻声的质问:你怎么来了?婆婆的耳朵比老鼠还要精,闻声赶了过来,看见来福,气得把拐杖向他砸去,嘴里不住说:我不认识你,你是哪个?打死你个贼!来福一边躲一边说:我只是路过,顺便来看一下水琴,没别的意思,你们要是喊叫着让村人们知道,大家都不好。婆婆这才禁住声,哆哆嗦嗦从身上摸出一个皮包,从里面拿出几张票子说:请你立马就走,永远都不要回来。来福把那票子摔到地上说:你也太小瞧人了,我又不是来讹你?真的是路过,忍不住想来看一下水琴。

水琴这时发话了,说:妈,你就让人家坐下喝口茶吧。

婆婆口气冷淡地说:不行!

来福一进来就发现了水琴的大肚子,来福心头突然有了个冲动,真想在水琴的肚子上摸一下。下意识之中,他想靠近水琴,婆婆拦住了。婆婆把身子隔在两人之间,斥责道:你不要靠近水琴,别让你的脏身子给俺的孙子带来霉气。

如果没有这句话,也许来福不会再坚持。来福被这句话给灼痛了,他也犟起来,说什么也要走近水琴。婆婆死活不让,拉扯之间,婆婆一不小心撞着了水琴,水琴没防备,一个趔趄,身子便倒了下去。

接着,传来水琴一声刺痛的尖叫,划破了小村沉寂的夜空。



# 长贵与树

■ 王正莲

第一个经过长贵门前的人叫长顺，长贵的本家哥。是一个上午。这时候的阳光还很温柔。他看到长贵正蹲在院子门前用斧头砍一棵树。开春了，天暖了，那棵树没发芽。长贵等了半个月，一个月，树还是没发芽，长贵认为树死了，决定砍了它。

长顺肩上扛着几棵树苗，去栽树。虽然已经过了栽树的季节，但是村子马上拆迁了，需要栽上几棵树。长顺歪头看了一眼正撅着屁股砍树的长贵说，兄弟，你憨了，这树你不要砍。

长贵听见声音，停下手头的活，扭头过来，看到扛着几棵树苗的长顺，这个时候还栽树，能活？

长顺鼻子里哼哧一声，能不能活我不管，一棵树苗至少得赔我五百块。你不要砍这树，到时至少陪你十张老人头。

长贵低头，继续砍树，我没想那好事。树死了，就得砍，你看谁家门前站着棵死树的。

长顺摇了摇头，扛着树苗朝一旁走去，边走边嘀咕，想好事，现在谁不想好事，除了你个憨子不想好事，读书都读傻了。

长贵没听见。他天天捧书的手，现在握着一把斧头砍树，只十来下就汗水淋漓了。他停下，歇息。抬头朝村外望去，城市快建到家门口了。

从小，长贵就盼着有一天能住上高楼，成为城里人。现在，城市马上要建设到家门口了，长贵忽然有一种不情愿了。

长贵在村小学教书,教语文。他跟学生朗读词语,炊烟袅袅,白云飘飘,小溪流水,蛙鸣阵阵,啾啾鸟鸣。

十几年前的时候,长贵师范刚毕业分配到村小学,当朗读到这些词语的时候,他就抬头望着窗外,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心就跟那随风飘动的云朵一样,悠悠然,朝着城市的方向延伸。

后来,已经是校长的长贵还是喜欢站在教室里,站在讲台上,给那些学生们朗读词语,炊烟袅袅,白云飘飘,小溪流水,蛙鸣阵阵,啾啾鸟鸣。

他扭头朝窗外望去,能望见城市的高楼,能听见机器的轰鸣,小学校不远处的树林早已荡然无存。长贵的眼里徒增了几分黯然。面对眼前这些望着远处高楼叽叽喳喳的孩子们,他眉头紧锁。

第二个经过长贵家门口的是长贵的父亲。长贵父亲住在长贵家东边,中间隔着几户人家。长贵父亲七十好几的人了,身体很硬朗。田被征用了,整天倒背着手将军般在村里村外闲逛,有时去街上看人家搓麻将,多数时候跑到不远处的建筑工地上,看缓缓升起的高楼。这个上午,他按照惯例吃过早饭,去附近工地看人家盖楼房。这楼房不是村子里一般的二层小楼,十几层,听说要安装电梯的。

长贵爹兴致冲冲,据说今天那楼房就要封顶了,不知道这封顶是不是跟村里盖楼房上梁一样,该放鞭炮撒糖果撒香烟了。老头倒背着手正朝村外走着,忽然听见梆梆梆的声音,抬头,就看到了撅着屁股正在砍树的长贵。

他忙跑上去,长贵,你干啥,树长得好好的,干嘛要砍它?

长贵说,你没看见,树死了,到现在还没发芽,砍了,院子外面更亮堂些。

长贵父亲哼了声,马上拆迁了你能不知道,这树碍着你吃了还是碍着你穿了。到时候

测算小组的来了,这棵树少说也得赔上千儿八百的。

长贵说,树都死了,谁赔你?

长贵父亲呸了一声,谁能证明这棵树是死树,不发芽不长叶子的树就是死树么?你就不能说这树发芽晚,跟别的树品种不一样。

长贵笑了,谁信你,不就一棵树么,干那哄着瞒着欺骗人的事干嘛。再说了人家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死树活树看不出来?

长贵父亲很讨厌儿子说这种话,你个憨子,现在这当儿,谁不想多弄一个是一个。看看人家长顺,过了栽树的季节照样去别处挖来树苗栽上,到时候按照棵数点,一棵树苗少说也得百儿八十的。瞅瞅人家,谁不在院子里搭屋盖棚,到时候拆迁都要赔钱的,就你个榆木疙瘩,多读几年书有什么用?说着话,老头已经过去蹲在地上,用手抚着被长贵用斧头砍了痕迹的树,不要砍了,我找来草绳缠上,等测算小组的人来看过了再砍。

长贵说,爹,你去村外看人家盖楼吧,这树我还是得砍了它。

长贵父亲暴躁脾气,跺着脚狠狠地骂了句,怎么生了你这个憨熊!骂过,蹬蹬蹬,朝西去了。

长贵被父亲骂了一顿,不但不生气,反而感觉好笑,望着父亲气呼呼离去的背影,他用脚踢了一下那棵树,嘴里嚷着,死树,死树。

嚷了一通,还是要砍树。只不过这时候长贵不再急着砍了。反正今天礼拜天,不要上课。妻子艳丽带孩子回娘家去了。他点了一支烟,找来一张矮凳子坐下。他细细地打量着眼前的这棵树,这棵树,少说也得有二十年了吧。这是一棵洋槐树。栽这棵树的时候长贵还没有结婚。那时候,一到春夏交接的时候,长贵就跟着母亲去村外摘槐花。

槐花是个好东西。母亲用槐花能做出多种美味佳肴来。油煎槐花饼子、槐花汤、槐花炖粉

条……想着，长贵的舌头就会生津，嘴角也湿润了。那时候长贵八九岁，上小学，星期天在家，就成了母亲的尾巴。田间地头，沟底河堰，长贵就跟那些生于此长于此的花花草草一样，肆意疯长着。他抱着槐树干，咬着牙，使劲地往上蹿。树干上的疙瘩磨着他裆间的小鸡鸡，痒痒的好难受，上到枝杈上，他通红着脸，握着镰刀朝那些雪白的槐花枝叶挥舞过去。

满世界的芬芳，长贵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母亲在树下捡拾着他折下的槐花枝，嘴里唠叨着，小心些，站稳了，明年找一棵槐树苗栽到咱家宅基地上，等几年不要出门也有槐花吃了。

翌年开春不久，母亲果然找来了一棵槐树苗，栽在了长贵后来结婚住的那块宅基地前面。就是现在长贵要砍掉的这棵槐树。

槐树的生命力应该是很强的，怎么说枯就枯了。为此，长贵还专门上网查找了关于槐树的资料。不会，不会的，才二十年，怎么就不发芽，不开花了呢！

长贵坐在树下，仰头看了看。他又把目光望向了远处。他住的村子距离城市十几里路，年幼的时候，在长贵眼里，是很长的一段距离。长大以后，他才发现，城市不远。尤其是现在，城市马上要扩展到自家门口了，自家的院墙上已经刷上了一个大大的用红色圆圈包围的拆字。

村里的老百姓夜以继日，仿佛一夜之间，让村子的楼房又多了很多。长贵白天教书，晚上回来给孩子辅导功课。妻子艳丽在他耳旁唠叨过几次，说马上拆迁了，咱也赶紧趁着不严找人盖几间房子吧。

长贵摇头，说够住就行。艳丽没再说什么，结婚十来年她了解长贵。在她眼里长贵就是个够吃够喝够住没有什么野心没有什么企图平平凡凡干不了什么大事的人，找这样的男人你得有足够的忍耐心理，看到别人家买车买房买金项链你得以淡然的心态面对。

长贵家的院子不大，但被长贵栽种了一些花花草草，倒也显得优雅别致。春夏的时候，院子里倒也招蜂引蝶，长贵喜欢端着个喷壶徜徉在花花草草间。田地早就没了，一家人靠着长贵教学的死工资生活。艳丽早些年是个代课教师，后来就下来了，在家带孩子，时不时找些手工活，坐在院子里，穿针引线，望着花间的蜂蝶呆怔片刻。

清早吃过饭艳丽带着孩子出门以后，长贵就从床底找了一根粗粗的绳子，他把绳子系在腰间，推开院门，来到那棵槐树前，抬头望了望，树不高，也不低。其实这种槐树是最适宜栽种在村里的。槐花盛开的季节，香气四溢，弥漫了一个村子。一个村只有这么一棵槐树。引来了那些端着簸箕挎着笼子的老妇们。这个季节她们最钟情于槐花，显示她们做菜手艺的季节来了。

每年，长贵都是笑呵呵地端着茶杯走出院门。那些老妇们，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嫂子姐们，一个个扬着菊花般盛开的笑脸，长贵啊，槐花该吃了！

长贵手一扬，该吃了，等下我喝完茶上树。那些妇女们嘻嘻笑着等着长贵。一盏茶喝毕，长贵轻装上阵，戴了胶皮手套，腰间掖着把弯镰，树干上搭了长梯，朝树上爬去。槐树多刺，长贵的手被槐刺扎过多次，疼并快乐着。望着树下盘腿撸槐花的妇人们，长贵倒也乐此不疲了。

这次，长贵依旧是找来长梯，搭在树干上，只是腰间没了弯镰，多的是绳索。光秃秃的树杈，没一点生机。长贵把绳子围着树脖捆好，把绳子的另一端抛下去。下到地面，把绳子拉紧拴在三面开阔的一根杨树干上。他这样做，是防止砍树的时候，槐树朝院子那边倾斜。

长顺走后，父亲走后，长贵坐在矮凳上，抽了一支烟，放了几个响屁，望着槐树发了一会呆，站起来准备继续砍树。这时候从一旁闪出

一个人。是村里的吴霞嫂。吴霞嫂望着长贵手中的斧头,长贵,你要干什么?

长贵说,砍树。

吴霞嫂说,树哪儿得罪你了,你要砍它。

长贵说,树死了,不砍搁着下场雨就朽了。

吴霞嫂抬头望着槐树,忽然就叹了口气,这树,唉!

长贵明白她的叹气。从槐树开花的头一年开始,吴霞嫂就沾了这树的光。每一年临近槐树开花的时候,她几天前就要在树下转几圈,闻一闻。只要闻到一丝的槐花香,她就会推开长顺的院门,唱着脆脆的苏北乡下口音说,长贵哦,槐花该吃喽!

这树,怎么说死就死了呢!吴霞嫂喃喃低语着,她的话里带着哀叹仿佛只有她自己听到。但是长贵分明听到了,长贵望着远处鳞次栉比的高楼,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嘴里悠悠地吐出一句话,这地方,不适宜它生长了!

就在长贵拿起斧头准备继续砍树的时候,吴霞嫂忽然说了句,这树你不能砍。

长贵扭头瞅了吴霞嫂一眼,不砍,留着赔钱?

吴霞嫂说不愧是读书人,聪明,马上拆迁了,这棵树不要砍,让他们赔钱,少说得赔千把块。

长贵心里长叹一声。长贵说,我不砍了,我等着赔钱。

吴霞嫂笑着晃着身子走远了,长贵,每一年我都吃你家槐花,今年吃不上喽,吃槐花要去很远的山窝窝里找喽!

长贵听吴霞嫂这样说,心里也忽然很伤感,每一年的这个季节,自己家门前都会围着很多人,很多女人,很多等着摘槐花的女人。槐树死了,槐花没了,门前清净了,自己咋就内心空落落的呢!

这树怎么会死了呢!长贵想不明白,内心很纠结。这时候,他远远地看见从村街上过来

一个人,是村长长远,也是他本家哥。长贵突然发疯似的跑过去,拽着长远的衣领,大声地说,你跟我说,我的树怎么死的?告诉我,什么原因,我的树怎么就死了呢?

长远被横冲过来的长贵吓了一跳,他一下子还没明白长贵说的啥,愣怔了片刻终于明白了长贵说的是他家门前的那棵槐树,就使劲地推搡开长贵,不就是一棵树么,你看现在城里的哪一棵树不比你的槐树值钱,死就死了。把树砍了,把根刨出来,说不准还能做成根雕,很值钱的。

长贵说,这槐树就是一般的树,以前在咱这里,田间地头,沟旁河堰到处都能见到它的影子,它不怕狂风暴雨,不怕阴雨干旱,它身上还长着防卫的槐刺,春天发芽,夏天开花,秋天结荚,可是它,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长远说,你们读过书的人用词就是好听,一棵树嘛,死了就死了吧,你暂时别砍它,留着,等几天测算小组的下来,我跟他们说一声,给你补偿一笔钱。

长贵耷拉着脸,我不要,我还是要砍了它。长远哥,今个你能帮我一个忙么?

长远不解地问了句,帮什么忙?你说吧。

长贵举头望着虬枝蜿蜒的槐树,一字一顿,有点伤感地说,帮我找个地方,我要葬了它!

# 小小说四题

■ 瘦石

## 简历

张富贵坐着沙发上,冥思苦想,一缕缕烟圈,不停地从他嘴里吐出来。他憨厚,但踏实,自己份内的工作,都做到精益求精,每次上级检查,都会得到表扬。但凡分到他科室的新同志,除了业务工作他教得耐心外,遇到困难,他都会竭尽全力帮助解决。他唯一就是手紧,一人领工资养着全家六口人,因此被人们称为老公鸡,领导或同事看他都不顺眼。

前天下午,临近下班的时候,单位里的其他同志都下村了,唯他留守办公室,正准备关门下班,夏书记进来了,问:“老张,还不下班?走,去你家玩看看。”夏书记亲自驾车,到了老张家门口,夏书记从后尾箱里取出两瓶茅台,塞到老张手里,说:“快过年了,三十晚上喝。”

昨晚十点,正准备上床休息,门口一辆车嘎然而止,传来一阵吆喝声:“老张,休息了么?”老张听出是路乡长的声音。赶紧出门迎接路乡长。一进屋,路乡长就将手里提着的两条香烟递给他,说:“马上过年了,拿着接待客人吧。”说着,老张的孙女走了过来:“爷爷,这道题目怎么做?”路乡长见状,立即从皮包里掏出五百元递给她,说:“来,拿着,爷爷给你的压岁钱。”

年三十,饭桌上,老张的儿子喝得兴起,他告诉老张:“爸爸,前几天我给你填的简历表,在拼音打字时,由于在打“品”字时多加了一个后鼻韵,将住址“金品村”打错成“金平村”了。

老张沉默了。这是新班子就位时让职工交的一份简历。金平村有个张富林,在县里任常务,他的弟弟和自己同名同姓。

夏书记和路乡长都是海底乡前一届政坛被一锅端后刚到任的。

### 夭折的爱情

林君是山水县煤炭局人才引进的,花骄是同县公开招考进供销社的。其实林君并不想回山水,花骄非要让他来。花骄与林君同村,高中就开始谈恋爱,男才女貌,人们都说是天生一对。

一个周末,花骄从村里回来,林君早已准备好饭菜,还特地从超市里买来一份她最爱吃的炒好的花甲。而花骄则显出一副苦瓜脸:“没胃口,你自己吃吧。”

你哪里不舒服了?走,我带你去看医生。

“不去”。花骄横着脸回答。

又一个周末,下了一天乡的林君实在太累了,倒下床就睡着。醒来已凌晨两点,没看到花骄,他起了床,发现花骄正躺在沙发上,他准备抱花骄上床,花骄气愤了:“别动我。”他将自己的脸朝花骄贴去,被花骄使劲推了回来。他笑了笑再贴过去,花骄立马从沙发上跳起来,说:“再不听,我们就分手。”

这一晚,林君没有睡着。她怎么变了个人?林君想:她应该是被派下去驻村,心情不好。

一天,张可鬼鬼祟祟的走进林君的办公室,支支吾吾地告诉林君:“我昨天在路山公园看见花骄了,和一个男生正亲密着,那个男

生,就是出了名的丑八怪赵小军。”

她昨天不是去路山市委党校学习吗?他坚信,花骄不会背叛他。毕竟,赵小军猴子脸,包谷嘴。

又是周末,花骄提前林君到家。林君进家时,花骄正在洗澡。他悄悄地从花骄的包里拿出手机,开机密码改过了,打不开。他尝试多种数字解锁,终于用花骄办公室座机号码解开,发现最近的一条微信说说:“我会想办法和他分手,别急。”评论区有两条回复,一条内容为“知道了,等你,亲爱的”。另一条内容极其简单:“记得删”。从回复人的头像,林君知道都是赵小军。这条说说设置了私密,只有赵小军可见。

赵小军是张可和林君的高中同班同学,与花骄同时被派下去驻村。

张可问林君:你知道赵小君的身份吗?

林君摇了摇头。

“他的父亲,就是赵亮晨。他的叔叔,就是赵亮龙。”

林君知道,赵亮晨是当地赫赫有名的煤老板。而赵亮龙,则是现任山水县委组织部部长。

### 了如指掌

孙芎记性好,看书基本上一目十行,而且记忆深刻。在全县或者单位组织的抢答活动,他每次都是第一。他曾经在朋友面前夸下海口:只要他过目的事儿,没有记不住的。

春季,县委组织部来村委考核驻村工作,王科长随意带着他走进一户农户家,背着农户问他:“这家有几口人?养牛多少头?养猪多少头?主要收入来源靠什么?”

“这家有五口人,除户主夫妇外,大儿子在浙江务工,次子读四川大学,女儿高中毕业在家务农;养牛一头,约400斤左右;养猪三

头，大的一头约 300 斤，小的两头各约 150 斤；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务工收入”。

王科长叫来主人，不要孙芎搭话，问了主人同样的问题，回答完全一致。

夏季，县扶贫局来村委考核脱贫攻坚工作，李局长带着他随意走进一户农户家，背着农户的面问他：“这家今年的总收入是多少？人均收入是多少？医疗报销政策享受了没有？”

“这家今年的总收入为 30000 元，卖了五头猪 12000 元，户主在外务工 6 个月，每月 3000 元；人均收入为 7500 元；妻子做过一次阑尾手术，花费 12000 元，合作医疗报销 10920 元，自费 1800 元。”

李局长叫来户主妻子，不要孙芎搭话，问了主人同样的问题，回答基本一致。

秋季，县纪委来村委考核干部满意度，这次不让村委人员带路，直接进入农户家询问农户对第一书记的知晓率。第三天通报结果出来：孙芎为优秀，在该村询问了 15 户人家，户户知晓他。

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佩服地问孙芎：“你怎么什么都记得这么清楚？”

“对待村民就要像对待我们的家人，用心了，你就记住了。”

村支书问孙芎，你知道你家一年收入多少钱吗？

孙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不知道，自从两年前驻村，我一次也没回过家！”

## 补课

刘文超多次提起竹条，每次都是高高扬起又轻轻放下。毕竟这是他唯一延续的香火。

这次考试，他的儿子又考了下等。他想不明白，六年级时一直是学校第一名的儿子，还获得小学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一等奖。

难道是儿子开始谈恋爱了？放学回家后，他悄悄翻找孩子的书包，丝毫没找着孩子早恋的证据，映入眼帘的，全是孩子密密麻麻的各学科认真记录的笔记。

究竟送不送孩子去补习？孩子的数学老师已经劝过他送孩子去补习班多次了。

思考再三，刘文超还是决定让孩子去补习！到了补习班，孩子看到，平时班上数学成绩比自己好的同学，都在这个补习班里。”

一个月后，孩子的数学成绩翻着跟头往上涨，偶尔还考了满分。他暗地里高兴，每月这几百元补课费，总算没白花。

一天，孩子又拿了个满分回来，兴高采烈地告诉他：“爸爸，我们补习班的数学老师真是未卜先知，今天考试的题目，全部是他昨晚在补习班给我们讲过的，一题不漏。”

后来，我惊奇地发现，补习班的老师竟然是儿子数学老师的老婆。

# 何舒诗歌四首

何舒

## 流过父亲额头的河流

奔腾的日子,磨砺着  
父亲的额头被岁月流淌  
深深的沟壑,印着万千的辛酸

流水的声音很近又很远  
传过窄窄的小巷  
扶着父亲摇曳的身影  
我看见,被压弯的一颗草

逆流的时光,咬住  
父亲饭前饭后的一袋烟  
抽掉了他所有的青春,以及  
淡淡的,如歌的回望

黄昏,我听见父亲的声音  
在山谷回响,与叮咚的泉水一样



让我沉醉在深情的摇篮曲里

### 夏天的味道

六月,遮掩了我的彷徨  
目光里全是旷野的风景与庄稼  
走过的一树花开,是一个季节  
是来往匆忙的脚步  
是满街繁华的景象与尘世的烟火

一些破土而出的生长  
有自己的誓言,有自己的光亮

月华如水,滴醉了夏的梦境  
绿,仍痴迷花前月下海誓山盟  
阳光在路上一点一点消融身上的尘埃

夏日的言语,饱蘸岁月的磨砺  
一点一滴流出心灵的震撼

这个夏天,我爱上了那池绿色的荷  
六月的词语描绘不完深情的呼唤  
梦牵魂绕的蔚蓝在彼岸璀璨

### 我的老父亲

夕阳用烟波,雕刻  
父亲额上深深的皱纹  
像一条条难以逾越的沟壑

悠长的岁月  
朦胧了魁梧的身躯  
一根拐杖敲打着厚实的泥土  
敲打着曾经的一颗树  
高度,在逐渐减少  
在黄昏与风雨较劲之间

精心灌注的那片片稻田

微笑着,在目光里注视  
头顶那下了一夜的雪  
扑面而来

### 爱你,不光因为四月的风景

高原的风,是怜香惜玉的  
任何时候,都不会蹂躏金枝玉叶  
走过三月浪漫的季节  
用霏霏细雨滋润岁月的三千惆怅  
翻山越岭赶来的蛰虫,蜕变  
因惧怕你的狂妄,才变得温柔  
才使得百果飘香,万山红遍

今年,清明的阳光  
忽略了四月字里行间的烟雨  
行走在林间的杜鹃鸟  
伴着牛背上的牧童,顶着夕阳歌唱  
那摇曳着的半醉半醒的春风  
总牵挂撒落黄土地的一些情  
以及野生野长的一个个等候

# 水鸟 (外一首)

■ 伤痕

在岔路口的大塘湖面上,生活着五只水鸟  
不错,我数了很多遍,它们是单数  
其中一只,注定只能独居

入冬就飞来了  
跟往年一样,从天空落下来,像天使的翅膀  
冬天荒芜,它们带来漂亮的羽毛

看到它们,我心里温暖  
它们飞起来,刺入水中的样子,也告诉了我  
没有谁过得自在,讨生活都很艰难

冬天里,寒风呼啸,枯木摇曳  
水面上结了冰,它们滑行数十米,仍在用喙寻找  
薄冰下的贝壳或者种子

裹着厚厚围巾,我默默观望  
它们游到湖东,又游到湖西,就是没有游来  
我在的北岸,我们之间隔着人间

听娘说,它们中的一只  
被人射杀了,身体,已成了别人的盘中餐  
所以,它们痛恨人类,也痛恨我

只能远远地寄托哀思  
有阳光的早晨,大雾散去,我在岸上近乎于裸泳  
它们才离得特别近,也特别远

## 弟弟菜

大年三十  
跟着年轻人去屋后梨园找野菜  
荒草之间,一点翠绿,就能引来一声尖叫

很多年没采过野菜了  
麦田不见了,牛羊进了深山,稻田里的小绿肥  
遮挡了整个冬季,是最绿的绿

可记得,冬天里的弟弟菜正在开花  
黄花菜开始发芽,野葱已拱破了泥土,少年时的  
竹篮子,装满了豌豆的嫩尖

“弟弟菜,开白花,两兄弟做一家  
讨个老婆闹分家,乒乓叉”,小时候唱这童谣时  
拿野菜不当回事,现在唱,已满地找不见

摘到了一篮开白花的野菜  
分拣,洗净,正要下锅,却被娘认出来,是从前的  
用来喂猪的一种野草,叫辣辣菜

当然,没饭吃的年代  
也用它来代替过粮食,“捣烂,和碎米煮在一起  
毒是没有的,只是吃多了寡胃”

是不是弟弟菜,已没关系  
三十夜的火锅,用它当野菜,吃了没有谁不适用  
用它来当诗歌,苦和涩,却涌上了心头

# 五月的风 (外一首)

■ 张洪辉

一九一九年的五月  
起风了  
这次风没有从西边来的枪凉  
也没有从北边来的威虐  
确切的说是从圣彼得堡的冬宫出发的一股红色的风  
像西伯利亚寒流悄无声息南下  
赶到了满目枯枝败叶的礼仪之邦  
在一个过去叫北平的地方  
终于按耐不住压抑的脾气  
到底还是爆发了  
如春雷一样咆哮、怒吼  
淹没了所有寒气  
也改变了风的方向  
随后向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

绵绵不绝地蔓延  
吹进了万千仁人志士的心里  
唤醒了无数沉睡的种子  
就等着雨的怂恿  
便开始生根发芽  
坚定着向一个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春天  
迈去  
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最终红透了整个中华大地

多年以后

风依然在浩浩荡荡地吹拂  
带着那些沉睡过的种子  
吹进了不只我一个人的左胸  
并努力着孕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 父亲的心事

春天引起的心事太多  
找不到人诉说  
父亲便扛起一把锄头  
到打了一辈子交道田块  
与翻犁的土地推心置腹地长谈  
把秘密写在一粒粒种子上  
郑重埋进土地的心坎里

然而风毕竟是好奇的  
雨也喜欢猎奇  
他们轮番的盘问  
大地终于没能守住父亲的秘密  
泄露的消息越来越多  
最后在秋天被全盘托出  
尤其是稻子因为瞒不住  
静默地低下了头  
于是父亲用镰刀  
把解开的心事都颗粒归仓

## 即便一株植物（外一首）

■ 许言木

过了花期的栀子，极像一株山茶树。  
随处可见七月的太阳热情高亢，比太阳

更热情的是知了，栀子花则在室内的一角安静，  
伫立在花盆，被人冷落。在夜里，  
用失眠锁住失眠，任一夜的清醒，  
任它回归自然，“笼中之鸟”

即便一株植物。即便可以在房子里生长。  
只不过外面有四季，踩着一个月夏天通往一个秋季

手中拿着的银杏叶胜过万两黄金  
这不是杜甫诗句里的秋，它收割了

酱香酒味的糯高粱，还有楼房顶上站着的姑娘  
呵，这足够生的希望

彼时无比美丽。保持着自己的本色。  
本色。是俯视太阳底下的松柏，

或是站在高山的望秋人，  
不是拥有也不是期望亦不珍惜。

完美谢幕，那些焦急的等待已不复存在，  
那些可能被误以为的真理也随之过去。

### 由一棵柿子树所想

你注视那个熟透的柿子落下，  
把过堂风关进屋舍，一如春天  
把落红埋进土壤。与孩童心中的童话  
存于星空形成对比，  
这是某年某月某日某刻，  
曾经你也是这样盯着一群蚂蚁搬家，  
好奇云游走，天空下陷，  
构想一首难以控制的诗，  
对着炙热的太阳忘却上课铃响，  
如果没有人提醒。当然，你会忘记  
这是一节物理课，来不及触及的  
唯物主义，把你的生活  
在二十四岁变得狭长，  
不如品尝一枚柿子吧，与友邻分享。  
——你的秘密一定有人知道，  
和你的父亲二十四岁时  
一样，关于猛兽，关于指鹿为马愤而不平，  
关于你诗中曾多次提及爱过的女人。

# 作家梁衡与文斗苗寨的树缘

杨秀廷

著名作家梁衡先生与贵州黔东南清水江畔的文斗苗寨有一段难以割舍的绿色情缘。二〇一四年八月五日,梁衡千里迢迢到文斗“访树”,在查看了文斗苗寨的古树群和几通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环保古碑后,他高兴地说:“文斗苗寨是我看过的国内既有深厚人文价值,又有原生态山水的最好的山寨。”并欣然为文斗苗寨题词:“美景泰斗”。

“生一个小孩栽一棵树,娶一个媳妇修一段路”,这是大山深处文斗苗寨沿袭了六百多年的礼俗,这份礼敬自然的族群文化传统,已经根植在山里人的血脉深处。几百年来,文斗人以爱山、亲水、护树的情怀,崇尚自然,亲近自然,演绎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佳话。

文斗苗寨是中国传统村落、“中国景观村落”，被列为中国第一批绿色村庄，是一个“看得见历史”的传统民族村落。文斗坐落在海拔六百米至八百米的半山腰上，寨脚是依山而造的层层梯田。从清水江中下游的三板溪水电站库区码头沿着青石板街步行几百米即进入苗寨。整个村寨被参天古树环抱，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古木丛中，纵横交错的石板路串起一幢幢木楼。这里的山、水、田、林、路、宅融为一体，构成高山园林的独特景观。文斗人在三百年前就有意识地实施生态环保工程，文斗苗寨遗存至今的六百多株古树、三万多份清代契约文书和一百多通古代碑刻，就是文斗苗寨环保的历史见证。

梁衡说自己是“慕名而来”的。文斗寨中有一株千年古银杏，树高二十多米，胸围九米多。清朝咸丰年间古树因寨火殃及，把树从地面以上根部直到树尖烧成空洞。树干空成三足鼎立状，内空直径两米多，可放一张小四方桌，容七八人围坐。古银杏虽累遭雷击火烧，雨打风折，仍枝叶繁茂，果实累累。就是这棵入选全国一百棵“人文古树”的奇树引来了远方的客人。

我有幸作为梁衡先生的“导游”，跟随他走进文斗苗寨，耳濡目染间，深切感受到他陶醉于这方山水的真挚情怀。

汽车在青山绿水间行进，过乌斗溪源头的乌羊坳，就进入文斗“金凤展翅”的山水形胜中，扑入眼帘的是群峰竞胜、堆绿叠翠的景象。在公路的一道拐弯处，梁衡说这里山势雄奇，景深独特，这么养眼的景色，要好好消受一下。他用手机拍了照片，录了视频，还让我们给他照相。他站在公路边一丛齐腰的幼松旁，松针上鲜嫩的露珠在晨光中格外透亮，远处是层层回环错落的青山，轻轻浅浅的晨风拂动他的衣袖，身后的深谷把他衬托得愈发挺拔。

一进入文斗，梁衡就被环抱村寨的古树群迷住了，红豆杉、楠木、银杏、枫、樟等古树，苍劲挺拔，郁郁葱葱。每经过一群古树，他都要驻足仰望，一棵一棵地点数有多少株古树，是哪些树种，并记在本子上。在一株四个成年人方能合抱的红豆杉古树下，他久久凝望着这株卓然遗世的树中君子，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只见他迅速在笔记本上写下几行字，然后走过去，张开双臂，拥抱这株见证了大山千年风雨的古树。

“前几年我从资料上看到，文斗苗寨清代就有‘环保碑’。两百多年前人们怎么会有‘环保碑’这样的说法？所以我就想来看看，当然主要是来看这里的古树。原来所谓‘环保碑’只是我们当下的说法，‘六禁’才是它的本义和精神核心。今天的所见，再次证明了实证是多么重要。”在文斗上寨寨门边篆刻于乾隆三十八年的“六禁碑”前，梁衡逐字逐句地慢慢看着古碑上保护村寨树木、道路等为主要内容的禁规：“一禁：不拘远近杉木，吾等依靠，不许大人小孩砍削，如违罚银十两。一禁：各甲之街日后分落、颓坏者自己修补，不遵禁者罚银五两，兴众修补，留传后世子孙遵照。一禁：四至油山，不许乱伐乱捡，如违罚银五两。一禁：后龙之街，不许放六畜践踏，如违罚银三两修补。一禁：不许赶瘟猪牛进寨，恐有不法之徒宰杀，不遵禁者送官治罪。一禁：禁逐年放鸭，不许妇女挖前后左右锄虫蟥，如违罚银三两。”梁衡长期关注退耕还林和林权制度改革，他认为清水江林区人的社会价值认同，是文化认同的产物，自然会衍生出“六禁碑”这样的社会价值载体。“六禁碑”可以说是一部社区自治的社会管理法规，同时也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地方性环保法规，在社区中具有强制约束力。正是在这样的“重典”治理下，文斗苗寨至今林木蓊郁，人们自觉传承了栽树、护树、亲树、敬树的文化传统。他还对碑刻上

“不许众妇女挖阶前后左右锄膳，如违罚银三两”这一句产生了疑问，说前面有“挖”，后面又有“锄”，两个动词在表达意思上明显重叠，可能“锄膳”是“虫膳”、“蚰膳”的另一种写法。我们说在清水江中下游一带正是把喂鸭子的蚯蚓称为“蚰膳”。梁衡会心地笑了。

“六禁碑”旁有一通乾隆五十年的护树碑，梁衡细心研读碑文中“此木蓄禁，不许后代砍伐，留以壮丽山川”这句话，他说这些古碑上的规约，体现了大山里的民间智慧和超越时代的胆识，这是大文化。我对正在虔诚地与古碑古树合影的梁衡先生说：“一株古树，一通古碑，一位古稀老人”，“还有一段美妙的时光”梁衡先生补充道。此时，阵雨后的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簌簌筛落下来，斑驳了树林间的笑声。

这位年届古稀的长者，为了验证苗寨里发生在清末的一场禁伐风波的传说，他不顾我们善意的劝阻和藤蔓牵衣的阻拦，攀援进茂密的灌木丛中，硬是闯过了一道边坡，来到“杉木王”树下，求证留在这株古树上的斧印。他仔细地查看树根部当年留下的印记，用手抚摸伐痕上变形隆起的部位。在反复验证了树的“伤痕”后，他看着这株依旧挺入云天的古树，高兴地说：“我千里迢迢为看一棵树，值得。”

寨门边、宽心塘、下马墩、古战壕、大塘埂，处处绿荫，处处古风。走在文斗苗寨里，这位从《晋祠》的周柏唐槐下走来、自称“西北一抹云”的老人说：“这里真是谷有多深，树有多高。山有多大，藤有多长”。

从文斗苗寨后龙山的上寨古寨门走向下寨古寨门时，看到村民近年来栽种的红豆杉已经荫护了这段几百米的古道，梁先生说“走过这条‘红豆杉走廊’，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他说，一棵古树就是一本教科书，走在文斗古木掩映的山道上，心里有一种的感动，这种感

动来自历史的提示，更来自当下的传承。

梁衡因追寻树文化的精魂而结缘大山深处的文斗苗寨，我也仰赖这些古树而有了向他请教的机缘。他问我文斗苗寨保存下来的古碑和古代契约文书主要记述哪些内容？我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介绍。他问我是不是特意做了功课，我说自己曾在宣传文化部门工作了十多年，而且对文斗苗寨有了十多年的田野观察经历，这里的每一块古碑我都抄录过。他语重心长地说，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难得的财富，要好好珍惜。

在离开文斗苗寨前，梁衡先生写下“西北一抹云，苗寨兄弟情”这句情浓意切的话，惠赠予我，并嘱我多来文斗，多与这些古树交流。

父 親

罗安春

## 父亲之爱情

### 转身

家住小城凯里,相似的山,相似的水,我想父母一定住得惯。

父亲住满一周后,转身回乡了。他说,你母亲还在家呢。母亲在的地方才是父亲的家。

母亲住满一周后,转身回乡了。她说,你父亲还在家呢。父亲在的地方才是母亲的家。

我转身的时候,父母不在了。那一刻,家成了一种伤。

### 爱情

母亲去世的 2008 年春节,大雪纷纷,天空茫然,大地洁净。

父亲去世的 2014 年春节,原本晴空,辞世刹那,雪花飞扬,共我戚然。

五十多年的恩爱,大地为其白头。

### 烟斗

少时的夜里,喜看父亲兄弟几个在屋檐下叙家常。在烟斗的明灭里,一天过去了。



后来,在烟斗的明灭里,父亲们都散了。

坐回老家的屋檐下,点燃曾经的烟斗,在烟的升腾里,这一生,明明灭灭。

### 挑水

父亲主外,母亲主内。

在还没有自来水的那些年,父亲很少挑水,只因母亲太勤快。

偶尔的一个晚上,父亲回家,水缸未满。清泉边上,一担闪烁着星光的水,挑来一个和睦兴旺的家。

## 父亲之鞭策

### 家谱

乔岩快田锦,继世振家声。荣定昌顺再,秀幸永安康……

这是家谱,父亲说,记住家谱就记住了祖源。

今夜,我翻开家谱,看见父亲坐在上面,坐成一条传统文化之河,在我眼里流过,并决堤泛滥。

### 鞭策

少年时光不是淡忘了,而是越来越深刻。

小学四年级期末考试,唯一的错,单词听写,鞭策一词未能答出。

父亲挥了挥手中的赶牛绳,今天犁田时,催促牛不停地向前走,直到田被犁完。

这就是鞭策!

父亲走后,那条赶牛绳挂在厢房墙上。我无论走出多远,都能看见和犁弯一起挂在墙上的赶牛绳,时时拂拭我的心灵。

### 歪树

大雪过后,有一棵树歪倒路旁。

父亲说,去拿一根木桩来,把它扶正并支撑固定,兴许还能长成大树。

第二年,回归故里,木桩已撤走,那棵树枝繁叶茂。

### 木桥

山间多沟壑,不大,可一步跨过。

父亲说,还是铺设木桥吧,于己于人,便于通行。

后来,我发现,山村里有许多人铺设了许多桥,连接着东西南北。

方便自己即是方便他人。

### 正道

第一次出远门求学,年纪不大。

父亲站在屋檐下,沉声说,沿着这条正道,就可以走到你想去的地方。

他没有送我到目的地,我沿着父亲指点的路求索。

### 犁田

父亲把牛绳交给我,来,犁一下我看!

接过牛绳,一声吆喝,牛走,黄泥翻起。

停。父亲说。犁田要知深浅,给牛减轻压力。

后来,我知道那丘田是在把握分寸,探知深浅中完成的。

那个春天,让我尝到秋天的滋味。

## 最长的路与最深的湖

父亲举起酒杯,在我临行前。

父亲说,我走过最长的路是田埂,来来往往,这一生阅尽烟火。趟过最深的湖是田水,终年没过我的膝盖,这一生阅尽冷暖。

父亲说,你脚上的鞋,是你最长的路。你的双眼,是你最深的湖。

### 高山

凉伞盖是故乡最高的山了吧,小时候路过时都是一溜小跑,到前方山梁处停下,回头看着山顶,心生敬畏。

还有比这更高的山吗?

父亲说,这是你现在的世界。要想见更高的山就自己走出眼前的风景。

在父亲心里,勤动手、能思索、敢闯荡比什么都重要。

## 父亲之情怀

### 圈养

与牛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知道一种爱叫圈养。

大雪纷飞的日子,父亲会从雪地深处将一把把青嫩的草送进牛棚。

不苟言笑的父亲,不善表达的父亲,在我们远离之后,那份爱以另一种方式表达而已。

### 毛线衣

父亲给我买过一件毛线衣,白色,重但不保暖。

后来,我才知道衣是麻织成的,我还知道,这是父亲唯一买过的毛线衣。

直到这件衣服烂得不能再穿,也未曾丢掉。

因为那上面留有父亲的手温。

### 酒

那些年,一个月饼过中秋。

母亲说,我不喜欢吃月饼。

这些年,一瓶好酒过春节。

父亲说,别再买好酒,我不喜欢喝。

### 情怀

一坛米酒被父亲珍藏。

我知道父亲的深意:你若不来,酒坛不开。

过年了,我回老家了,父亲笑了,酒坛开了,酒味淡了。

只有,情怀浓了。

### 咳嗽

父亲从不感冒。

栗木坳上的一切声响,我们坐在老家堂屋均能听得一清二楚。尤其父亲的咳嗽声,那是向家人告知,快到家了。

山坳上父亲的咳嗽声一直是我记忆中的温暖所在。

现在,每次回归家乡,到达栗木坳时,我都会下意识地猛咳一声,告诉亲人,游子回家了。

### 田野

插完秧苗后,父亲的任务变成了守候。

田埂成了父亲的最爱。

汗水成了父亲的河流,淌满血色的黄昏。

一袋烟后,旷野里充满生活的滋味。

握着月光回家,身后是欢快的蛙鸣。

## 父亲之拥抱

### 拥抱

父亲,我欠你一个拥抱。

你抱着我走家串户,我不记得;你牵着我爬山越岭,我不记得。我只知道,你的胸怀一定很温暖,你的大手一定充满力量。

但,我却欠你一个拥抱。

当你在我怀里悄然离去后,我知道,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最贴心的拥抱了。

眼泪在那一刻流成悲伤的河。但拥抱,今生再也无法弥补。

### 稗草

在稻谷金黄时节,稗草立在水田中央,绿油油地展示自己对抗秋天的决心。

父亲说,稗草与稻草是亲兄弟,像成功和失败一样形影相随。

在出远门的那天,我把稗草打一个结,挂在我必经的路旁。

### 剪发

小时候,我的头发全是父亲为我剪洗的。

那时,父亲的头发很密很黑。我想着,待我长大了为父亲剪剪发,那时,我很弱很小。

经年后,我想起为父亲剪一次头发。备好吹剪,烧好热水,却才发觉,父亲头上已没了头发。

只有额头的皱纹,比那一年未剪的头发还长。

### 臂弯

2014年2月,我的臂弯承载了从未有过的疼痛,父亲安详地睡去了。

那一刻,时间像针般扎进我的心里,定格成永恒。

记忆里没有,但我一定在父亲的臂弯处甜甜睡过。无论春夏,无论秋冬。

在我枯坐时,我会自觉不自觉地看看臂弯,想念父亲的温暖或力量。

## 父亲之船

### 雪原

雪花飞乱,落在远方。

暮色里,父亲从无垠的旷野回家,有父亲的身影,旷野的严寒在我幼时的眼里便有了温度,有了尽头。

因为,父亲头上的雪才是最深最厚的雪原。

### 船

山里无船。有的是可以做橹的楠竹。

父亲无船。有的是可以行船的胸襟。

我出门时,父亲指了指虚心的修竹,就把我送到了彼岸。

### 暮色

牛停止了咀嚼。太阳渐落西山。

父亲肩上的担子加重,因为挑了一篓夕阳。

我们在夕阳中慢慢长大,父亲在暮色里慢慢变老。

这苍茫的暮色啊!

那易老的时光。

### 村庄

年轻人外出后,村庄里的枫树枯了。

年轻人外出后,村庄里的小溪涨了。

父亲走了之后,炊烟淡了,思念浓了,每一次回眸都会打湿一季黄昏。

父亲走了之后,时光快了,村庄老了,那曾认为老掉牙的村庄掌故是如此鲜活而灵动,原来我也在老去。

## 父亲之魂

### 电站

五龙桥下,电站成为栗木村的宏伟建筑。

夜幕下的吊脚楼里有了不同于松脂燃烧、点亮煤油灯的光芒。

千百年的松脂照明熏黑了父老乡亲的眼眸,这刚硬的水电灯光不仅仅穿透云霞,还穿透了乡亲的迷雾。

人们记住了父亲刚毅的形容,更记住曾经带来的光明。

### 魂

一个村庄缺不得楠竹、油茶树、杉木。

父亲说,这些都是立村之本。在他任村支部书

记的20多年时间里，把栗木村经营成三环村庄。

一环楠竹林，二环油茶林，三环杉木林，把栗木村打造成天然氧吧。

九十余岁的安国哥斜依着那棵数百年的老杉木树，幽幽地说，这棵树就是你父亲的魂。

我知道，这满山的绿就是父亲的精神所依、理念所在。

### 修路

修路架桥，父亲很是在行。

他在任内，凭一腔热血，组织村民，不分老幼，不舍昼夜。

路修得弯弯曲曲，连通山外。但，父亲的腰板很直。

大型机器入山那天，父亲坐在田埂上，听机器轰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乡亲们不用再肩挑背扛了。

路修得宽且直了些。但，父亲的腰，却驼了。

### 对联

在我眼里，父亲是国学大师。还有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较之从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我来说，尚只能望其项背，只有在从江工作的大哥安圣遗传了他良好的基因。

村里人家的红白喜事，都由他撰写对联，或喜庆，或哀悼，稍作沉思，一挥而就。

在他预感来日不多时，生怕在家务农的兄弟俩安豪、安荣在春节时不撰写春联，历时一周，用实木镌刻了一副春联“北斗导航开富路，东风舞彩布财门”挂于中堂。字是用黑油漆写的，木板用红漆漆成红纸的颜色。

每年春节，我站在春联下，遥想父亲躬身镌刻春联的苍老身影，那拳拳之心，撞得我柔软的心很疼很疼。

## 父亲的姿式

又一年的九月，见农人弯腰收割稻谷千年不变的姿式，那是父亲又在忙碌秋天了。

总是在春天里，父亲把双足插进土地，成了谷物汲取最醇厚营养的根系，一年四季里，它们用最茁壮的长势点头作谢。而父亲的汗水湿润了那条田间小道，湿润了一个秋天，湿润了秋风中生长的一棵棵树。

父亲如一位作曲家。总把生活的甘苦谱进心里，额际上一把精细的六弦琴，弹奏着忧伤或欢乐的歌。

父亲是位诗人。他用心、用生命去写，每一个秋收时节，都是父亲最精美的篇章。

我是那棵树。那棵紧系住父亲无限期望的树。为了这棵树的成长，父亲心如磐石，抵抗着山野阴风的侵袭，抵抗着狰狞岁月的摧残。父亲老了，树茂盛了。

迎面走来一阵风，一股土地的清香，沁入我的肺脾，我一阵阵的惊喜，一阵阵的欢呼。我再一次闻到了你的气息，父亲，是你用那把大棕扇扇来的么？

父亲常站在村外的旷野里，望着一丛丛的蒿草在风中摇曳，望着远山上疾飞而过的雁群，任身后的炊烟愉快地袅袅上升。父亲很真实，也很现实。

如今，我也站成父亲的姿式。

# 2019 春节的冷暖

■ 张 达

2019年2月3日星期日：苍凉归途

早上从都匀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回到高雍寨，过年。

哥哥到剑河县(革东)接我，回到岑松镇，走上一圈，回想二十多年前赶集的拥挤与热闹。此地处于剑河县、三穗县和镇远县交界，历来便是交通要塞，加上苗族、侗族等杂居，每场赶集皆人山人海，汉语、苗话、侗语等民族语言自由交谈，轻松转换，仿若多声部的歌谣。我记得小时候从高雍寨出发，两个多小时的山路，走到岑松赶集，仅仅为了买一件七八元的衣服。爸爸挑一百多斤的木炭，走两小时山路，也只卖得七八元钱。真是命贱至极。有时途中饥饿，口渴了我也不会开口说一句汉语，向人借瓢舀水喝，还得要大姐帮忙。多年后，大姐还笑话我的忸怩、无知与狼狈。

之前在都匀采访画家张敏力老师，而高德铭大师兄在我的朋友圈里看见，便想要一张，我便带着张老师慷慨赠送的画作给高师兄。高师兄是饶育泉老师早期的学生，过去十多年我只闻其名，不知其人，直到2017年，师兄弟们在剑河县举行饶老师的书法作品集发布仪式，我才在会上如见故人，相谈甚欢，感念饶老师的教

海，建立我们情同手足的同门情谊。我想，饶老师泉下有知，也会欣慰，我们这些前后一二十年的学生能够在老师离开后，还能聚集，偶尔相会，回忆亲炙教诲的往事。说到动情处，我便希望我们这些学生哪年清明节，集中去祭拜饶老师。高师兄说，饶老师的墓地在柳川镇(剑河老县城所在地)，并不远，很方便扫墓。我便期待着，能够再次“见到”饶老师，虽然阴阳两界，却毫无距离，毕竟饶老师一直活在我的生命里，每次拿起毛笔写字，总会想起饶老师，每次遇到书法艺术上的难题，总会希望得到饶老师的解惑，每次与人聊到开心处，总会说是饶老师教导有方，借助饶老师的思路与认识，才偶有心得，略微进取。

某晚我梦见饶老师，而写下一段话，曾发给高师兄等，以共同怀念：“2019年1月初的某晚，梦到某地，木楼，木板陈旧着光阴，楼主乃一老者，好书画，藏有饶育泉老师的一幅扇面，篆书或行书。我进木屋，暗中可见老者身影，若隐若现，未见面容，悄无声息。我疑是饶老师，空气中却有人说不是，饶老师已逝世几年。我茫然走出屋，看见有人打开饶老师的书法作品，笔画厚重，气韵高古，细观之下，落款处居然有我的贱

名,顺着扇叶流淌。哦,这巨大的扇形作品,是饶老师生前来不及赠送给我的。我说我是谁,却无人知道我是谁。饶老师的作品被人在阴暗中收走。我怅然若失,目送故人,与饶老师生死离别,仿若星河。”

回到高雍寨后,与万秀军表哥一起烧猪头,准备明早去祭拜“奶奶”。

### 2019年2月4日:巫史传统

昨晚万秀林表哥和张志华堂哥来家里聊天,陪他们喝了半碗酒,有些醉意,便提前睡觉了。

今天是大年三十。早上6点,万秀林表哥叫醒我,之后,我和乔碑哥哥一起挑着猪头,前往“务耶”祭拜“奶奶”。趁着漆黑的朦胧,期待着黎明。

“务耶”之土地庙在半坡间,背靠一棵大树,下方是悬崖峭壁,坡陡路窄,去年人们拓宽了从马路上走下去的道路,并在土地庙前空架一个平台。人们在土地庙“奶奶”的四周起灶架锅烧水,把猪头放进开水中,然后提起来,放到土地庙前,敬献给护佑万民的“奶奶”,这就是“熟而荐之”的传统礼仪与心灵敬畏。如此行为,《论语》多有记述:“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我不敢说,我们寨子的人如此祭拜“奶奶”是儒家文明的直接传习,毕竟千百年来,识字断句的人太少,阅读四书五经的人少到几乎为零;或者相反,按照李泽厚先生的“巫史传统”,儒家文明恰好来源如此的祭祀,毕竟“奶奶”是人们敬仰的“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类似于全知全能的“上帝”,是洞悉一切、绝对正确的法官,刚正不阿的包青天。比如,人们纠纷不清,难以明辨是非,无法判断对错时,总会想起“奶奶”,由她来决断,两个人一起来到“奶奶”的面前,由其中一人用一把柴刀砍掉一只鸡的鸡头,断掉的脖颈即鸡身指向谁,谁就

错,就是无理取闹的一方,就必须认输,而真理、正确就在另一方。当然,相对于西方的“上帝”,我们的“奶奶”则是自己的亲人,有血缘关系,有情感交流,是祭拜者的祖先,同在一个世界,活在人们的身上,而不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高高在上的“神”。这种敬天法祖的民间信仰与世界观,可以用李泽厚先生的人道即天道的“一个世界”哲学来概括,还有他的“宗教性道德”说。起初我也不知李先生的高深与洞察,但逐渐从他的哲学中发现我们高雍寨的“现实”,觉得他所论述的怎么十分符合我们村的祭祀、巫术等习俗与信仰呢?他又不曾到过我们的寨子,他怎么能洞悉呢?于是,就明白他的真知灼见,立论多有历史积淀与现实基础,特别是他的巫史传统,让我结合我们寨子的祭祀与巫术活动,皆清楚明白。

除了巫术、祭祀之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仅仅对于苗族刺绣这样的“物质”,作家阿城在《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再回头看贵州的苗族刺绣图案,它们同时保留着河图与洛书,而我在已知的青铜器的纹样里,只找到河图图形,很难找到洛书符形。这是不是说,苗族的图形承接,早于商,来自新石器时代?要知道,贵州这个地方,天无三日晴,山无三尺平,极端不利观天象。这意味着苗族对上古符形的保存,超乎想象的顽强?自称传承中华文明的汉族,反而迷失,异化了,尤其于今尤烈?苗族文化是罕见的活化石,我们绝对应该‘子子孙孙永宝之’。”

……

睡个觉,清醒了早上在“务耶”所喝下的米酒,下午便在家写春联,晚上在家等待人们前来喊《好的歌》。

昨晚请爸爸回忆《好的歌》,他带着眼镜,便写了半张纸:“开门大大开,堂屋四四方,龙子几大仓,堂屋四四角,龙子几大箩,几礼几礼进门来,来到你家大发财,今年得先生,明年得秀才,

得了先生教大学,得了秀才管地方,得了官做管洋门,摇钱树,记保平,早落黄金夜落人,第一早晨捡半斤,第二早晨捡半两,捡去买田买地,买得长田好跑马,买得大田好放鱼,个个三百斤,请你老板拿称来称一称,个个三百斤,有耙送一对,有米送一斤,有钱送一块。”爸爸的这份“历史文献”显然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繁体字,我录成简体字,就少了原始韵味,还有一些字词所要表达的意思不清楚,比如“龙子几”“几礼几礼”“早落黄金夜落人”等是什么含义?

于是,晚上在家认真听人们“闹年”时,所喊的《好的歌》,想做些比较,收集一些原始资料。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开门大大开,堂屋四四方,银子几大仓,堂屋四四谷,银子几大箩。进一斤,进进一,今年财宝归进来,贺喜你家大发财,贺喜你家龙来保,四海龙来来保佑,龙千条,龙千闹个闹成成。旧的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到来了,欢乐愉快,放着鞭炮,四季平安,全家满福,户户登高。”这个就比爸爸写的内容更加清楚,不过,也有问题,比如这个“闹成成”应该是“闹腾腾”。

还有这样的唱词:“开门大大开,好的;堂屋四四方,有的;银子几大仓,好的;堂屋四四角,有的;银子几大箩,好的;金子银子篋来撮,有的;今年得先生,好的;明年得秀才,有的;得了先生教大学,好的;得了秀才管地方,有的;官做管得民,好的;心中合万代,有的;地宝盆,好的;招得龙身地得灵,有的;第一早晨先中奖,好的;第二早晨又中金,有的;有米送一升,好的;有钱送一百,有的;有耙送一担,好的;欧余欧吊欧米咯。”这一份念词,与我父亲的比较接近,相同的地方较多,最后这句“欧余欧吊欧米咯”是苗语,“欧余”是拿钱来的意思,“欧”是拿来,“余”是钱;“欧吊”是拿糍粑来的意思,“吊”是耙耙;“欧米”自然就是拿米来的意思,只是直接用“米”字代替了苗话。因为人们喊“有钱送一百”,于是,我送了一百元,表示感谢!

我在朋友圈里还看到有人晒《好的歌》,叫《高雍除夕之夜玩龙口诀》:“开门大大开,好的;堂屋四四方,有的;银子几大仓,好的;堂屋四四角,有的;银子几大箩,好的;金子银子篋来撮,有的;今年得先生,好的;明年得秀才,有的;得了先生教大学,好的;得了秀才管地方,有的;官做管得民,好的;心中合万代,有的;地宝盆,好的;招得龙身地得灵,有的;第一早晨先中奖,好的;第二早晨又中金,有的;家又发,好的;发财发富,有的;发财富贵,好的;买得长田好赛马,有的;买得大田好放鱼,好的;放鱼三百斤,有的;个个三百斤,好的;有米送一升,有的;有钱送一百,好的;有耙送一担,有的;欧余欧吊欧米咯。”

领头人高喊一句,身后众人呼应“好的”或“有的”,此起彼伏的,高亢激昂,充满欢乐,如此闹腾腾的辞旧迎新,难道不是某种形式的巫术活动,一种精神信仰,充满理性的神秘力量呢?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十二讲》中说:“中国人在节日中,又多增添一些神话故事,使得人文自然益加亲密配合,社会礼俗随着天时节气而丰富多彩。这亦是一种天人相应,把我们的日常生活推衍到大自然变化中而与之呼应。最显著的如新年有除夕与元旦,使我们认为这是天地的日新与不断的开始,人生亦随着日新,随着有不断的开始。冬天去了,春天来了,除旧布新,人生随着天地而欣欣向荣。这个节日是人造的,但极自然,不觉有人造的痕迹。这就是那人文参加进自然里面而演化成为一体了。此中有信仰、有希望、有娱乐,极富礼乐意义,极富艺术性,亦极富传统性,极富有关于民族文化信仰之启示性与教育性。”

在表弟万彪的商店门口,我还听到万祖德表哥的儿子万金鑫,看着手机大声所唱与念的不一样的词,便请他传给我,有新中国成立后版本:“启礼启礼开门来,贺喜你家大发财(好待);开门大大开(有待),堂屋四四方,银子几大筐,

堂屋四四角,金子几大箩;今年得先生,明年得秀才,后年得官作做;得了先生教大学,得了秀才管地方,得了官做管人民;摇钱树,地宝出,得了黄金地落人;第一早晨金万两,第二早晨银万金;上去买田又买地,上去买到北京城,下去买到湖南转;买得大田好放鱼,买得长田好跑马;放鱼三百斤,喊你老板拿称来称一称,个个都有三百斤;有米送一升,有钱送一元,有耙送一对;祝你家发财又富贵。”还有新中国成立前的旧版本:“龙头高上三点花,龙来多谢朋友家;你家亲戚又爱好,办酒办肉待龙灯;龙灯得吃龙灯坐,贺喜也要人高生;人也发来家也发,人发千口,粮发万担;有米送一升,有钱送一元,有耙送一对;祝你家发财又富贵。”

他还对“好待”进行了解释:有待(苗语谐音),为庆贺声;一句念完,喊贺声一遍,好待,有待轮流变换,依次喊至念完为止;一般贺年时间为除夕夜(俗称大年三十),去贺年时为两人或以上,一人念贺词,其他喊庆贺声;期间还要带上龙(为稻草制作,分为上下两部分,编完后用稻草捆合在一起,中间留一空间,放一个用红纸揉成球状的纸团,寓意龙珠),用时将其插在一竿子上,在龙头上插上香(多为3根或9根),点燃!贺年时,高高举起,四处恭贺!

### 2019年2月5日:水重的地方

昨晚人们基本结束《好的歌》后,十点左右,到二舅家,和万秀安、张志辉和乔夏等人一起唱歌,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我们用歌声辞旧迎新,除了听弹唱一般的流行歌曲,还特别弹唱了我起草、秀安表弟修改并谱曲的《来高雍,我养你》:

靛蓝染绿青春盎然,  
芦笙吹响归途曼妙;  
高山的野花,芬芳的怀抱;  
流水的波涛,跳跃的歌谣。

米酒喝醒迷失的心灵,  
糍粑黏稠,手牵着手;  
山寨的清爽,舒畅的心情;  
竹蓝藏嫁衣,一生的晶莹。

来高雍,我养你,煮着糯米等着你;  
来高雍,我养你,这里的山水比他乡的美。  
来高雍,我养你,吹着芦笙等着你;  
来高雍,我养你,我在水重的地方等着你。

来高雍,我养你,煮着甜酒等着你;  
来高雍,我养你,这里的人儿比他乡的美。  
来高雍,我养你,唱着苗歌等着你;  
来高雍,我养你,我在水重的地方等着你。

爱好音乐的他们几人,鼓动我写几首歌,被怂恿的我就尝试了一下,自然词不达意,便做过简单的介绍:高雍寨位于贵州省剑河县观么镇,即新民村、新合村,千户苗寨,情歌之乡。传说,高雍寨的先民溯源而行,每遇到两条河流就选择水量更重的一条来逆行,所以“高雍”的苗语意为“水重的地方”,其“三月三”情歌节,不仅是村民祭祖和庆祝团圆的节日,更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和亲朋好友叙旧延情的好日子,芦笙响起,清脆悠扬,古老音律,苗舞雅逸,独树一帜,且飞歌传情,高山流水。

今天是大年初一,开门大吉。女性不动针线,男性不耕田种地。每家每户皆早起开门纳福,家族的小孩子前来祝福与道贺,称作“拜年”,喊一些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的祝福语,然后赏给他们一些小钱,便欢呼雀跃,高高兴兴走到下一家,再次口念祝福语,表达幸福安康,希望主人家走南闯北皆风调雨顺,吉祥如意,自然,人们的结束语一般是祝愿人人皆活到一百二十岁。

晚上,万秀安、乔夏等人来我家吃饭,我们又一起唱歌,特别唱了我创作、安秀表弟谱曲的



《水重的地方》:

迁徙的脚步,丈量江河的悠长;  
心中的尺寸,称着天地的分量。  
古老的传说,回荡永久的向往;  
分量更重的溪流,是祖先溯源的方向。

青山的连绵,亘古芦笙的飞扬;  
苗舞的节拍,踩响歌谣的流淌。  
绣花的姑娘,谁是她未来情郎;  
分量更重的荡漾,是心灵日夜的希望。

水重的地方,糯米饭香,身价百倍的地方。

水重的地方,意为高雍的村庄,男耕女织的苗疆。

水重的地方,解渴酸汤,滋养信仰的地方。

水重的地方,意为高雍的村庄,载歌载舞的铿锵。

水重的地方,糯米饭香,身价百倍的地方。

水重的地方,名叫高雍的村庄,相亲相爱的家乡。

水重的地方,解渴酸汤,滋养信仰的地方。

水重的地方,名叫高雍的村庄,这是我们的故乡。

这是修改稿,依旧词不达意,还得补充这个传说:祖先溯源而行,每遇到两条河溪,就用称来称水量,选择水量更重的河溪逆行——如果把传说落实在实际山河中,大概从长江而上,跃进洞庭湖,逆沅江而行,进入清水江,穿越深山老林、龙潭虎穴,终于定居高雍寨,所以“高雍”的苗语意为“水重的地方”,苗语发音近似“欧弄”,人们汉译后,讹为“高雍”。现在,有人这样介绍:新民新合村是剑河县唯一一个千户苗寨,若要用数字“1234”来概括她的村情,那就是“一寨两村三路四点”。“一寨”就是高雍自然寨;“两村”就是新民村、新合村;“三路”就是两个村通

往剑河县城(岑松镇方向)、通往三穗县(巴冶村方向)、通往观么镇(苗岭方向)的3条路;“四点”就是新民村的巫烧、稿蒙、新寨、巫满4个小自然寨。

在家里唱得不过瘾,万秀彬表哥便建议我们到寨子里去唱,于是,走到村外的“干动鸡”山坡上唱了一首《来高雍,我养你》,之后,又到寨子中间的荒地高歌一曲《水重的地方》,游子的歌声回响于故土,夜深人静,沟壑纵横,陪伴那些深夜未眠的“故人”,或是惊扰,也是一种过年的味道。

#### 2019年2月6日:供奉祖先

大年初二。整天都与张氏家族的男子汉们修建“南干剑”桥头的土地庙。

去年,人们修建了风雨桥,四角亭。现在需要重新修建桥头的土地庙,供奉祖先“居住”与“休息”,以保佑人们安居乐业,四季平安。

与家族的兄弟们一边劳动,挖泥土,搬石头,扛砖头,搅拌水泥,一边闲聊,又说起许多往事,砍柴放牛的艰辛与欢乐。

#### 2019年2月7日:词穷的时代

大年初三。大表哥万秀光早上来找我,书写两幅对联:年年能过年年过,处处是家处处家,横批:力田必牛;金是千贯银万贯,赴书山才无牵挂,横批:过河须舟。我用行书给他书写,努力表现一点米芾行书的技法与味道,可惜能力不逮,东倒西歪,真是差强人意,有愧于表哥的信任与鼓励。

大年三十下午我也写过几幅,楷书,隶书,行书,抄录现成的句子,都是“抄袭”之作,只给其中一联加了个“生于忧患”的横批,算是词穷,胸无点墨,大脑中空空如也,仿若痴呆,惭愧也。今天看到万秀光表哥借助联语,轻松自如地表达四处务工的人生经历,耕读传家的感叹,真是信手拈来,充满生命况味和生活气息。所谓文学

艺术源于生活,真是有一定道理,主要在于真情实感,而我的生活变得寡然无味,仿佛没了生活,没了情感,没了激情,没了想象力,也就没了创作,思维迟钝,死气沉沉,毫无灵气,仅仅写几幅春联,搜肠刮肚也于事无补,依旧呆头呆脑,傻里傻气,只有无奈而偷懒地“抄袭”了。

人变得懒散,不善于思考,不敢去苦思冥想,不懂得运用自己的智慧,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几乎接近阿伦特所说的“无思”状态,平庸的恶。同时呢,又不想去表达虚情假意,以断章残句与苍白无力去欺世盗名,那么,怎么会有“创作”呢。

下午在篮球场边认识村里的大学生万心宇,在新疆大学就读,今年本科毕业,但可能考不上研究生(成绩尚未公布,但他自觉考得不好,且报考北京的一所名校),而有些沮丧与痛苦,便与我闲聊他失利的辛酸与迷茫。

正如无数高校毕业生一般面临毕业的难题,他不想一毕业就去就业,而一辈子庸庸碌碌,无知无识,但不就业的话,又加重家庭经济负担,父母都是农民,经济上是拮据的,一句话,不就业就可能面临没钱吃饭的困境。但是,他又不甘心,更不愿堕落,就算考研失败了,仍想着继续复习,直到考上理想的大学与专业。看到他有心于求学,立志于学业,以及与我一般读书的苦痛,学生时代的孤独与无助,我使用王国维先生所论词学境界与他共勉,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而现在的他处于第一阶段,需要“独上高楼”,面对考研失利的落寞与孤苦,一个人去奋斗,专心致志地复习,积累知识,追寻梦想,从而进入无物之境,憔悴与消瘦而绝不后悔。

我希望他不要心浮气躁,减少考研失利带来的焦虑与绝望,而沉潜一番,以失败与绝望的低调与果敢,以自学一年的努力去谋求新的希

望,寻找考研的学校、专业和导师,有目标地复习与准备。同时,应该自我削弱两个负罪感:因为不就业而造成家庭困难,对父母的亏欠感太强——不是故意加重父母的经济压力,忘恩负义,而是不必要被这种负担与亏欠给压垮,喘不过气,那会雪上加霜,得不偿失;还有就是青春期的性苦闷,因为没有恋爱而产生的空虚感,被喜欢的人冷漠,为自己无爱的青春感到悲伤。我用一句流行语安慰他:谁的青春不迷茫,但是,作为读书人,求知者,应该减少这些遗憾与憔悴,不被青春的迷茫误导,自怨自艾地走上歪门邪道,而是坦然与真诚地学习,我心光明地求知,充满信心地拥有学术趣味,毕竟对于我们这些穷苦孩子来说,知识改变命运还不是一句空话,考上研究生并顺利毕业,胜任城市与现代社会体系中的研究、创业与工作,就可能拥有更好的工作岗位与经济收入,也会拥抱理想的爱情。——庸俗势利地说,苦闷地复习一年,穷困几年而读完研究生,以换取未来五六十年的新生活,岂不是绝对划算的买卖呢。

又给他略述我失败的经历,六年级时考不起初中,那是人生的失败,让人在青少年时期就老气横秋,体会了一种力不从心的失望,深沉得沉默寡言,但较早品尝这种无语与苦果,会让人懂得反省,发现自我,获得迂回的余地,更宽的人生视野,从而激发更多的自信与力量,去避免再次的一败涂地。当然,成绩向来不好的我没有能力考研,本科毕业时,父母又是60多岁老人,爸爸到七十一二岁还在山坡上耕田种地,以维持家庭,我没有再到校园去读书的条件,没了这份奢侈与梦想,只能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努力拓宽阅读领域,从大学时代的专业现当代文学,到中国哲学,比如《论语》,以及李泽厚等。

虚伪地说,我明白穷乡僻壤的贫困生的艰难与卑贱,但我对万心宇说,既然热爱学习,那就继续努力,就算粉身碎骨也要读书,因为难有其他出路;既然没有多少钱吃饭,那就省吃俭

用,学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不与人攀比物质享受,而用心于学业,比拼精神的境界、学识的丰富、胸怀的宽广,因此需要一点阿 Q 的精神胜利法来自我慰藉,甚至如孔夫子所言:“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而来往无白丁,笑谈皆鸿儒。

因为他是学金融专业的,成绩向来优异,便听他谈了一些经济与金融的学习情况,聊着聊着,我又班门弄斧一番,给他说起哈耶克的自由经济思想,只可惜他尚未读到顾准、吴敬琏、茅于軾和张维迎等中国经济学家的书,便不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与经济思想。于是,我鼓励勤学好问的他继续复习,志存高远,凝思静虑,明年考上研究生,用更高学术水平,思考自由市场经济问题,探讨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诘问,就低来说,可关注我们高雍寨的经济发展情况,脚下的土地,特别是农村的合作社运营,做些类似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之类的调查与研究,用经济规律与原则来分析乡村社会与经济发展难题,给予一些理性的思考与建议。

球场上的比赛东倒西歪,我们的谈话也东拉西扯,像我们的身世一般贫寒,只是为了舒缓他的心理压力,我用卢梭“卑贱者最聪明”的名言,给他一些同病相怜的鼓励,我便多说了许多废话,究竟有心学习的人太少,穷苦学生能够深造的机会太难得了。当然,聊到准备分开时,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孩子,便好奇地询问,想不到的是,我们还有些亲戚关系,他是我一位庚姐的儿子(庚姐是什么样的称谓呢?就是她的爸爸和我的爸爸打老庚,即结拜兄弟),按这层关系来说,他应该以长辈来称呼我,但他说喜欢喊我“达哥”,平辈,那也很好,我爽快地应答,很好,以后我们一起读书,互相切磋。

2019年2月8日:历史新篇

大年初四,早上与万金桥高哥哥吃饭,承蒙他的邀约,有幸与他喝了半碗酒,聊了一两个小时,从乡村建设到读书经历,开怀畅谈,甚至借着酒意,天马行空地说起寨子的一些历史与掌故。

去年,桥高哥等人成立贵州苗生源生态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以建设我们寨子,发展乡村旅游,一年来就收获了许多,修建了两座古雅的风雨桥,把我们苗族的绣帕等技艺风格融入雕工中,说不上雕梁画栋,但可谓古色古香,开启了我们寨子建设的新起点;还开通了“干期”徒步路线,接待了三四批游客,欣赏秘境的绝色,品尝农家的糯米饭香,领略乡村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

闲聊中,我们还与观么镇委副书记彭文贵电话,他分管我们村。巧合的是,我在他的朋友圈里看到如此总结:2018年以来,镇党委政府先后争取到了巫满通组公路、新民新合串寨路、新民芦笙场、新民风雨长廊、新合停车场、新合排污沟、新民路灯安装、新合两座风雨桥、搞蒙防洪堤、搞蒙风雨桥、新合至巴冶桥、新合观景台、新民小学综合楼、新民小学校园环境改造、新民新合卫生院、新民新寨篮球场、新民合作社生产便道等近20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就此而引申,我说,我们寨子的历史不能永远停留在民国时期,依靠军阀暴力甚至土匪蛮力来管理事务,进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把杀人放火当做历史传奇来记忆与赞美,高雍寨的历史早已翻了新的几页。当然,不能责怪农村的普通人,就算是许多精英与知识分子的认识与思考,也依旧停留在一百年前,许多历史记忆与判断,并未迈过民国,只有少数人在反思中提出一些超越与希望,比如邓晓芒提倡“第三次启蒙”,朱学勤呼吁来一次深刻的民族大反省。

历史需要阿伦特的“无限制的思考”,才能迈过。

2019年2月9日星期五：乡村爱情

昨晚观看村里举行的联欢晚会，歌手 die 乔夏唱了一首苗语歌曲，真情流露而轰动全场，歌名叫《党蒙余党隔嘞陆》。歌名的意思是“等你一直等到老”，歌词大意是：

等我等到了老，没有谁愿意陪我到老

一个人洗衣，一个人挑柴（烤火），年去岁来没有谁来在一起

等我等到了老，什么时候才有谁来喊我是丈夫

日日夜夜等你来和我在一起，亲朋好友人人都喊着要喝酒

大地方长寨子的人都知道我热心，为何我等你一年又一年

不要让我等得太久而无望（报废），四邻八寨都笑话我是浪子

等我的女朋友来一起喝酸汤菜，此刻你在哪个空场地（广场）

有意就不要问我长得好不好（帅不帅）

煮饭炒菜，我还会种辣椒

耕田耙塘才会好（丰收）

今天是大年初五，在亲戚家吃饭后，冒着严寒，爬上“干报了”。

“干报了”是一座山头，仿若巨龙从群山中翻腾而稍微抬出的龙头，于寨子的中间隆起，可俯瞰整个苗寨，坡顶有古老的枫树，被信仰为保寨树，巨大而苍茫，历来是人们休闲与娱乐的风水宝地，更是全寨子举行最神圣与隆重的祭祀“神坛”（一般的祭祀不能到此地）。这种休闲，我在情书《爱在心里》写了一些，且不多说，如此事关天地与性命的祭祀，也留给以后再说。这里要说的是一场爱情悲剧。

“干报了”的泥土皆是黄土，比较疏松，又是“神圣之地”，平常则人迹罕至，人们便挖一些地窖，用来藏薯等。去年，人们想把此坡修建成一个芦笙场，把几棵参天大树围起来，筑起围墙

（目前工程基本完成一半的样子），便把这些薯窖都填埋了。当然，除了薯窖，还有垂直而下的一个地洞，也被填满了。我故意走到“干报了”的东面，往斜坡下去四五米，寻找一番，却再也不见当年的踪影。而正是这个消失的黑洞，藏着一段爱情悲剧，葬着一条生命。

话说民国时期，爷爷们修建我们原来的那栋木房子，奶奶的一个姊妹就来帮忙，你来我往中，这位叫“殴简五”的已婚妇女，就与其中一个爷爷“岩保漏”产生好感，鬼迷心窍的她就对他如此唱情歌：“与其枉杀汉人（土匪之类），不如杀了我丈夫，我们才能结合在一起。”被浪漫爱情怂恿与迷惑的“岩保漏”便扛着枪，走火入魔地跟踪她的丈夫，光天化日之下，在“干北波（第四声）”，即“北波”下面、万通辉表哥老屋脚下，开枪杀了她的丈夫。胆大妄为的“岩保漏”却毫无惧怕与忏悔，不仅没有逃跑，还在归途中四处张扬，回到“干简满”处对人说，下面“倒了一条菜”，仿若倒了一条虫。

那一年我爸爸3岁，而我爸爸于1937年出生——如果日期准确无误，那么，为爱情而杀人的灾祸发生在1940年，军阀横行大地，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慌乱年代，民不聊生的岁月。

杀人的当天，我爷爷张土六和“岩保漏”等人就被抓获（另一位爷爷被抓壮丁，不在），一些亲戚朋友也因株连九族的“制度”，而遭受酷刑。之后，罪魁祸首的“岩保漏”被杀，张土六在押去观么的途中，被人杀于“南溜”一丘田的死角。

原本想自由恋爱、厮守终身的人，却酿造了杀人惨案，伤及无辜，不仅事与愿违，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自己也成了杀人偿命自然定律的殉葬品。

因为除了被直接杀死的，更悲惨的是首当其冲的“殴简五”，作为伤风败俗的荡妇与坏人当众审判，千夫所指，且羞辱她的人都怕弄脏双手，玷污自身，而不敢杀她，只好交给“天地”，在“干报了”挖一个地洞，把她推下，用神圣的力量

降服她,逼迫她认罪,在洞里痛不欲生,活生生地死去。——被唾弃的她在洞中喊爹叫妈,苦苦哀求,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她凄婉的求救声,撕心裂肺地请求人们给她半碗水喝,给她一点御寒的人间温暖,可是整个寨子的人不仅充耳不闻、无动于衷,更是诅咒她早死为快,入土为安,清静了夜空,干净了人间。

在深洞里拼命挣扎很长时间,才惨死的“毆筒五”,因人们的冷漠与残酷,而阴魂不散,很多年里,总在“干报了”四周飘荡,无家可归地喊冤叫屈,古老枫树的叶子飘落,全是她凄凄惨惨的哭声,枯黄着眼泪朦胧,教人毛骨悚然,惊心动魄。小时候,我爬上“干报了”,有人指着洞口而心惊胆战,我也感到一股莫名其妙的阴森与恐怖,只是不知洞中的死魂,与我的家族有千丝万缕的爱恨情仇。

后来,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阅读到多情的田小娥被杀后的白骨,我就想象着这个奶奶辈“毆筒五”的白骨,想起这个漆黑的洞,埋葬蛮荒而真挚爱情的黑洞。更可悲的是,暴尸的“毆筒五”连一根骨头都没有被后人捡起,更没有人给她一份祭祀,连鬼魂都无处可寻。物换星移,世事沧桑,如今人们修建芦笙场而把黑洞填埋,就算尸骨未寒,死不瞑目,也已荒凉尘埃,再也看不见民国时期的历史幽魂,斑驳的哀怨。我相信,日后的人们更加遗忘,芦笙场上载歌载舞的人,更不会在乎埋葬生命的洞,说起命丧洞中的人。可是,山川容颜可改变,凋敝的生命悲痛却将永存,生长于废墟,荒芜着历史河流,仿若“毆筒五”的绝命哭声,回旋夜空,穿透每一扇窗户,击碎无数人的铁石心肠,冷透骨髓。

“毆筒五”和我奶奶“服保秀”都是万祖德表哥他们家族的人。兵荒马乱的去,我妈妈经常听奶奶说起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今天,我从天寒地冻的“干报了”回到家,又有意地叫妈妈回忆,复述以上悲情与灾难。

自然,我们家因为这段乱伦的感情而遭遇

灭门之灾。当天黄昏,奶奶抱着3岁的爸爸仓皇而逃,躲到深山老林,第二天清晨再逃出高雍寨,躲到三穗县的贵槐,投靠一位姊妹,相依为命。躲难一年半后,奶奶和爸爸才回到满目疮痍的高雍寨。从此,漏网之鱼的奶奶一生守寡,风雨飘摇,忍辱负重地持家,忧患余生。爸爸十一二岁便也负重执犁,耕田种地,自力更生,“重建”家破人亡之居。依靠家族的人平息杀人事件后,“岩保漏”名下的田地皆拿出来,作为“酬劳”,分给家族的人们,感谢人们的帮助与操持。如今,爸爸还能指出这些田地,属于谁家耕种。这些不必也不值得多说的历史旧账,都是血淋淋的现实伤痛,是爸爸一辈子的凄楚,孤苦人家的永世悲愁,难以忘怀,无法自拔,所以某年我想收集万超的资料,写一些有关万超的文字时,被爸爸阻止,说万超是民国时期的“头头”,爷爷正是被万超的人杀的——作为我们寨子甚至整个剑河县的“强人”,没有他的同意,谁敢杀人!?

这就是所谓的民国风流。

下午观看村里的芦笙舞,拍了许多照片。

2019年2月10日星期日:并未阅读

天冷。早在家补写日记。这个春节带着阿伦特的《反抗平庸之恶》和许纪霖的《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可惜都没有阅读几页,不知不觉,时光都溜走了,我还来不及抓住、回头与反思,一天天就转瞬即逝,甚至仿佛未曾活过,不曾有过生命。

陈寅恪先生有这样的诗句:“读书久识人生苦,未待崩离早白头。”秃顶的我,连“白”的条件与资本都没有,真是一无所有的可怜。

下午想观看村里的苗族芦笙舞,结果却没有人吹芦笙,更没有人舞蹈,因为天气太冷,下着阴冷的细雨,偶尔还有雨夹雪,半坡以上皆银装素裹,坚冰且有逼下山来的恶劣。

晚上在万秀林表哥家吃饭。因为我不善饮酒,便提前离开,甚为歉意。

2019年2月11日：不为酒困

大年初七，早起，回想这一个星期的日子，觉得这个春节过得万分匆忙，或者说是浑噩，不知不觉，甚至毫无知觉就过去了，反思其原因，主要是偶尔与人饮酒，不善酒量的我半杯就晕乎乎的，一天的光阴与生命就在昏昏沉沉中消失殆尽。可见饮酒甚于吸毒，自找的慢性自杀。便想起孔夫子的一段话：“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母，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孔夫子把“饮酒”与慎终追远的丧事、修身齐家的孝悌、治国平天下的政事相提并论，可见饮酒对于人的极端影响，若被“酒困”，就难以慎思明辨与奋发有为。

虽说佳节唯宜饮，但醉酒而误了大事，古往今来也比比皆是。且不说“杯酒释兵权”这样的巧妙霸道，仅是身边就有生死教训。我的一位堂叔，几年前在外务工，因为贪杯而醉在半路，结果就被冻死了。多年来，我常常想起他，他对培育猎犬，具有独到的诀窍，就如那些相马伯乐，他是相狗的伯乐，我读初中时，正是他教我狩猎，我便难忘他训狗的语气，我们一起翻山越岭追逐猎物的寒冷与豪情。

尼采赞美“酒神精神”，多数饮酒者却多是醉生梦死，不过酒后一番无病呻吟，类似狼嚎、狗叫或者虎啸，及其原始与低级，有才华者，真性情者，吟诵的词句，也至多成为诗词艺术，比如李白：“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真是醉得不明方向，不知身在何处。杜甫的“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饮酒也不过为了壮壮胆，才有勇气回家而已，郁达夫更是如此遗憾：“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真是生为酒累。酒给予曹操的也不过一番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以当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可见许多人善于触景生情，顿悟式的抽象思维，沉迷于突然的“感觉”，当与饮酒有一定关系，是饮酒这种自我麻醉的生活艺术催生了人们的多愁善

感，几杯酒下肚便换来一番人生感叹，充满诗情画意，又仅仅是疯疯癫癫的迷醉，胡言乱语。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玄之又玄的“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同时还“技进乎道”，得意洋洋地说酒醉心明白、酒里乾坤大，如此自我宽慰，自我陶醉，自我朦胧，而看不起西方人注重的“技”，逻辑与技术，公理与公式的推算，于是，看似头头是道，高深莫测，却少了“技法”，少了具体的实验操作，从而封闭了“逻辑思维”，屏蔽了“科学精神”，没有“技”的“道”就成了“空道”，无法实证的酒话，难以验证的醉语。哈哈，如此言说，真可谓无中生有，借题发挥也。

除了饮酒的麻醉，还有自我的倦怠与放逐，生活没有规律，看似随遇而安，实际是糊里糊涂，就让时光白白地浪费掉了。苏辙在《除夜》中也有时光飞逝的遗憾：“老去不自觉，岁除空一惊。”

因为我要离开，早上，妈妈流着泪，烤了一个糯米粑粑给我吃。之后，坐哥哥的车到剑河县城，到车站买票到凯里市，又换车到都匀，邻坐是一位美女，很像大学时的林婷同学，便多看几眼，又不敢确定，迟疑中有些欣喜，仿若与故人同伴，犹豫中又有些遗憾，毕竟连自己的同学都不敢相识，不能问候一声，仿若与亲人相别，近在眼前亦变得陌生，远至天涯。下车后，在电话里询问林婷，她确定车上的美女不是她。我又有些侥幸——幸好不喊，不然认错人了，那陌生的美女会以为我居心叵测，图谋不轨呢。

因为山坡上都结冰了，无法通车，便没有从巫烧、南岑塘、岑松镇一线原路返回，而是走毘门、苗岭、观么、柳川一线，到剑河县城（革东），之后，开车送我的哥哥回高雍寨，我坐车到凯里，下午4点半到达都匀市，之后至深夜，都在修改与补充以上日记。

2019年的春节宣告结束。旧的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到来了。

# 龙田古镇里的乡愁

■ 张维军

行走在龙田古镇水码头，一种“江南水乡”的况味萦绕，那是积淀在龙江河畔思州大地上千年不散的水做的乡愁。

龙田称龙颈坳。在远古的蛮荒年代，这里或许是豺狼虎豹最理想的栖息之地，高山峡谷，森林密植，三条溪流从悠远的高原流出，顺山势而下，汇合于一片开阔的田畴对岸的悬崖绝壁下，像一条巨龙滔滔滚滚，蜿蜒奔向洪江洞庭，注入长江大海。

大唐盛世，一只舟楫从中原出发，沿长江逆流而上，穿过如画的江南，驶进洞庭沅江，踌躇满志，带着一统江山的豪迈，来到西部蛮夷的清江郡地。当他们发现这片异域江南水乡的富饶时，便开疆封侯，将古老的清江郡地设为思州，纳入大唐管辖。宋元明清时，随着思州盐道的开通和盐业的兴旺发达，来自江南地区甚至更远的商船便一波波涌来，思州的母亲河龙江便出现了万夫抢渡、百舸争流、号歌满天的热闹景象。

先是湖广一带的客商来了，巨大的木舟越过千

滩万险，直抵思州龙颈坳三溪交汇的绝壁下，承接思州盐道上来自乌江的川盐和思州腹地的珍稀药材、特产等运至湖南、武汉等城市销售，便可获取天价的暴利。一次涉险，便可富甲一方，富贵一生，于是更多的福建人、江西人、安徽人、广东人、湖南人、四川人……驾着商船，一只连接一只，浩浩荡荡，驶进龙江河，来到龙颈坳，做着生意买卖发家致富的梦想。那时，停泊于龙颈坳水码头的商船，每日大约在一百只左右，每只商船载重量在三到九吨不等。于是，大山深处名不见经传的龙颈坳，便热火朝天，成为明清时期黔东最繁华热闹的商业中心。

此时，官方趁机疏通龙江河，助推水运发展。思州府开辟龙颈坳货物交易市场，修建水码头。乾隆时期，物流往来交易日炽，龙颈坳富甲思州，产生许多商贾巨富。龙颈坳水码头上的青山脚下，许多商贾移民辗转流连，携妻带子定居下来。随后商号、会馆、公馆、土司衙门和豪宅大院纷纷涌现。龙江河上的木舟，仿佛一夜之间，为龙颈坳送来了一座江南水乡的富庶商镇。来自全国十九个省市的商贾、流官及土司后裔，成为了商镇的永久居民。

走进龙颈坳水码头上幽深的民居古巷，时空依旧。深巷的人们说起他们的过去，如数家珍，陈年旧事滔滔汨汨，依稀在目。我们这些寻古探幽的外人，置身其中，也能感受到龙田古镇的厚度和温度。禹王宫、江西会馆和聂家大院，高大的院墙，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穿越数百年时光风雨，展现在我们眼前，依旧是那样庄严显赫，令我们从内心深处生发一种强烈的震撼。

遥想当年，江西、湖广、浙江、福建一带的河商们，不远千里万里，离妻别子，舍身忘死来到这蛮荒的峡谷一隅，求富求贵。每当夕阳西下，牧童晚归，思想里难免会升腾起“乡关何处？”的愁情别绪，于是抱团取暖，在这无比寂

寞凄苦的异乡谷地，邀约同乡，齐心筹建馆榭楼台，聚首交流，或听曲观舞，或咭酒品茗，既增进了同乡的友情、行商的本领，还消解了无限乡思之苦。也许他们当初并未料想，无意间的雅兴，却给龙田播下了中原文化的种子，随后，这块土地便生机勃勃，开出了绚丽的文明之花。

除了挥之不去的乡愁，商人们还有如影随形的生命苦难。那时的龙马河、都坪河和鹭溪河的水流都很大，汇积于龙江河的源头时，在水码头的绝壁前形成一个很大的潭，深数丈，水涌涡旋，时有商船倾覆，商人葬身潭底。当地土人传说，过去此潭生有劣龙，时常作祟，索要人命，于是商人们便于潭前绝壁上凿地建阁，名叫镇江阁，请来道士设坛作法，迎请洞庭水神杨泗将军降伏了劣龙，从此商船往来无恙，商人平安。后来，居住在龙颈坳一带的官商后裔和土人，无比感激杨泗将军的恩德，世代祭拜，举办龙舟赛，欢庆他们幸福安康的生活，还将此阁叫做杨泗庙。

龙田古镇居民，除了商人的后裔，还有当地土人、土司和流官的子孙。

元末明初，从中原朝廷被派遣来黔平乱的周、何二姓将军，征战思州时，看到高山流水美如画，田野肥沃粮满仓，纷纷看上了龙颈坳这块风水宝地，于是选择在龙颈坳不远的马口寨指手为界，定居下来，接受朝廷赐封为土司，修筑马口司土城，轮流掌管土司印，管辖龙田、平庄、客楼，及今石阡、镇远等县的很大一片区域。直到民国时期，何、周二土司才被废除。如今龙田马口司，还有土司城墙、屋基、花格路、寺庙等部分遗址残迹可寻。

清朝末年，贵州苗乱，苏元春随席宝田入黔平乱，在思州发家，从参将一直发迹到提督。苏元春后来协助冯子材抗法有功，官居太子少保、广西提督。他像飓风一样扫过思州大地，并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他征服了这



块土地,清廷让他在这里指手为界、跑马为疆,占据了思州大量山场土地,在思州设置公馆,开办田庄,还把亲人家眷从广西迁移到思州,分置于思州的龙田、凯本一带。晚年,苏元春打算在凯本修建大帅府,建筑材料都已备齐,准备吉日建立时,苏元春被人诬陷下狱,大帅府终未建成。

在龙田街道深处,我们找到了苏公馆遗址。八十八岁的李魏武老人说,当年的苏公馆很气派,公馆里配备有水碾房、榨油房、还有厢房、天井和花园等,公馆里住着苏大帅的小老婆和他的亲人,还有管家和雇工看管打理庄业。龙颈坳一带的良田好土好山都是苏大帅的,许多农民成为苏家的雇农,常年替他家做工。

在马口司遗址不远处的一片田畴中间,我们看到了两座十分荒凉的坟墓,墓丘上长满高大的乌柏树、黄金条、荒草和刺藤。扒开刺藤和荒草,我们发现立着高大华丽墓碑的墓主正是当年声威和地位都极为显赫的苏大帅的妻子王氏。苏元春发配新疆时,慈禧太后亲自给他平了反,袁世凯为他庆贺,将美女王氏送给他。在苏元春暮年灾祸悲愁交加之际,喜从天降,在他十余个夫人中,唯有这个王氏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苏元春觉得是上天对他的恩赐,于是亲自给这个香火继承人取名叫苏承赐。谁知三世之后,苏元春唯一的孙子苏守乾却成了孤寡老人五保户,后被广西老家来人接走,思州再无苏家人,连苏家坟都无人祭祀打理了。在苏元春夫人王氏荒凉的墓前,人们不禁唏嘘叹息,感叹世事无常。

在龙田水码头,在民居深巷,在文物遗址前,人们会深陷时光隧道,深深怀旧,那些发自内心的感慨,难以言表。当我们走入龙田新街,那种勃发的新时代景象令人感奋。

一进街头,原本狭窄的街道专为一棵千年古枫让出一圈“禁区”来,进出的货车、客车、

轿车和人流在它周身川流不息。街道中间又一棵古树高过所有的建筑,显出它的庄重和斑斓。一排排高大亮丽的现代化建筑正拔地而起,成为龙田镇的主体风景。不论是龙田街道,还是民居巷子,街与街,巷与巷,相互连通相望。龙马河、都坪河、鹭溪河,围绕古镇婉转盘旋。河流之上,数座桥梁与街、与水、与山、与民居相连相接,将整个龙田古镇融为一体。河畔,依依水柳丛生,呈现出水在城中、城在林中的完美画卷。

龙田古镇的风貌,正是一种生态文明和谐共生的呈现。就像眼下的古镇居民一样,不论是官商后代,还是平民子孙,不论富贵贫贱,他们早已融为一体,守望相助,和谐相处,过着安乐祥和的生活。也许,这样的新生活,正是他们的先辈当年舍生忘死、驭舟而来,所追逐的梦想吧。

龙江河上的商船早已销声匿迹,龙颈坳的水码头也早已远去,但龙江河日夜流去的远方却是古镇人乡愁牵引的所在。每当夜深人静,龙江河上的水声、桨声和号声,依然会惊醒梦中人。龙田古镇里的乡愁,早已流淌进古镇人的身体里,就像流淌着的血脉一样,永不会干涸停息。

# 大门里的旧事

■ 潘银梅

进新寨潘家湾,必须经过一个大门,这个大门,没有门框,没有门板,没有门槛,门的两边各有四根高低相应对称的柱子,柱子中间有四根横枋通过榫卯构造,把两边的柱子连了起来,上面盖着瓦,这就是新寨潘家湾大门。

走进大门,正面看到的是用青石板砌成的很大的土地公,据说土地公保佑着整个潘家湾。小时候,我认为土地公里面住着一个我们凡人看不见的童颜鹤发的仙道老者,他无所不能,无所不晓。因而我对土地公非常敬畏,不敢看土地公,仿佛看一眼,他就会从土地公里面走出来。更不敢在土地公面前说不恭敬的话、在土地公面前解大小便、吐口水。

过了大门,沿着一条不规则的石块拼成的小街走,就看见沿街两边的木格窗户飘出淡淡的炊烟,饭菜的清香、烤酒的醇香、煮猪潲合着柴草的混合味道,一股脑儿地直往鼻子里钻。沿街各家传出的说话声、孩子的哭声或者笑声,还有锅碗瓢盆的叮当声跌宕起伏。

小街中央,三栋木楼紧紧挨着,木楼前有条长长的回廊。在春夏秋时节,每到早饭或午饭的时候,大门里的大人孩子们喜欢端着大海碗的饭,夹着满满的菜,一路飘着香到回廊,相互交换着菜吃。那时没有肉,都是些时令瓜果和野菜,然而经大门里的母亲们精心焙炒,倒也香喷扑鼻,

足以让我们垂涎欲滴。

阿婆球是回廊的常客,早饭后阿婆球腰里捆着打草鞋的绳套,面前放着打草鞋的马凳,一边打草鞋,一边大声讲笑话,很多时候,笑话都没开始讲,自己先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把眼泪都挤出来了。阿婆球笑,大伙儿也跟着傻笑,等笑够了,阿婆球猛拍脑门:“诶,刚才想讲哪样呢?”于是大伙儿又轰的笑开了。阿婆球打草鞋前,先把稻草捶得软软的,这样打出来的草鞋柔软不割脚。她打的草鞋都是自己一家人穿,哪家讨她打,她也帮打,谢她,她说是在聊天的功夫打的,闲着也是闲着。

人群里只有姑兰没有咧开嘴巴哈哈大笑,在大家笑得最响的时候,她顶多露出两三颗门牙,浅浅地笑一下。大家都不知道她为何不喜欢笑。姑兰的千层底布鞋纳得很精致,她做的布鞋针脚疏密有度,轻重得当,鞋底鞋面全部做完,白棉布的鞋底还是纯白的。她出嫁的时候,我们到她闺房里陪哭嫁,看到她做的黑灯草绒鞋面的千层底布鞋,堆了满满一箱子。姑娘们悄悄说,她做了这么多鞋,是准备送给意中人的。然而她娘却把她嫁给了一个并不认识的人。有一天,天刚透亮,小街传出撕心裂肺的号哭,大门里人们眼睛湿湿地传递着这样一个消息——姑兰上吊了。

姑兰在阳间最后停靠点是大门。按我们乡下

习俗,老人过世后,孝子给老人洗好澡穿戴整齐,就头朝里脚朝外平放在堂屋里间床板上,用一床大红花被面盖住。黑黑的空棺材就停放在大门的一侧。一直要到落柩那天,选好时辰才把死人放进大门棺材里。棺材头的上面,点着一盏灯,灯草微弱灯光,闪着昏黄幽暗的光。在灯盏旁边,放着一钵米饭,米饭的中间放一个煎得焦黄的荷包蛋,两根筷子笔直插在蛋的两边。这样使大门阴森恐怖瘆人。姑兰她太年轻了,自然享受不到老人的待遇,她的棺木是临时请木匠在大门里做的,最后在大门被人抬走葬在乱葬岗。

我的太婆、太细、太明、太山等老人,都是从大门抬出去的。我太婆去的时候我六七岁,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却怎么也想不起太婆的模样了,但依然记得太婆唤我小名时细细柔柔的声音。太细是孤寡老人,每逢赶乡场的时候,他都要去赶乡场,不为别的,就为看乡场的热闹,然后买一个米粑粑充饥,再买两杯瓜子倒进上衣口袋里。一路走一路嗑。太山儿孙满堂,但他闲不住,每天上山放牛,傍晚赶牛回家时还要扛一捆柴回家,自然舍不得时间去赶乡场,更不舍得5分钱买一个米粑粑吃,不会买瓜子嗑了。太明年过七旬,在潘家湾里说话办事掷地有声说一不二。他看不惯太细每场必去,也看不惯太山的劳碌命。自然太细太山也看不惯太明的做派。也是的,人各有各的活法。潘家湾的每个老人,都有一个曲折动听的故事。每个老人的一生,就是一段潘家湾的历史。

随着时光的流逝,端饭到回廊吃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姑秀、姑玉、姑坤、姑满、大姐、梅姐,一个个都出嫁了,走出了潘家湾的大门。当时我挤在送亲的人群里感伤地想:人怎么要出嫁呢,大家热热闹闹一辈子生活在大门里多好呀。

说着就到了我出嫁的日子。阵阵鞭炮声中,忽而高亢急促,忽而深情婉转的唢呐声,漫上屋顶,盈满闺房,深深浸透在每一个毛孔,流到人的心里,勾起人无限愁绪。

出门的良辰到了,按习俗叔叔把我从闺房里背出来,隔壁的阿婆槐姜给我撑起了红油伞,阿婆水点燃了两把用红纸捆的干竹子火把,婶娘拿着两把铜壶,铜壶里装有米酒,一路走一路洒,阿婆金莲拿着花米,先朝家撒三把,再朝外撒三把,就到了潘家湾的大门,和潘家湾所有出嫁的姑娘一样,背到大门口要缓缓转三圈,然后才放下来停住,这时候来迎亲的关亲客,因为怕脸上抹锅底灰,早都把嫁妆抬得没了影,只留下接新娘、伴娘的几个姑娘,和放鞭炮的关亲客,还有两个唢呐匠使劲地鼓着腮帮吹着唢呐。这时潘家湾的阿婆阿嫂们,巧舌如簧开心地拿着几个姑娘开心:“你们不去接伴娘,我们姑娘就不走。”“把你们的杉木刺(杉木刺指鞭炮)放几挂来。”这时候,伴娘们躲在家里。两个姑娘赶紧回家找伴娘。等接伴娘出来,姑娘脸上被抹得黑糊糊的,只见那两只骨碌碌转动的眼睛,还有笑时露出的那一口雪白的牙齿。

当大家说笑着闹作一团的时候,我眼睛的余光无意间瞥见,母亲挤在一群笑脸如花的人群里,偷偷抹着眼泪。那一瞬间,我的心都裂成六瓣,只觉得鼻子一酸,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怅然若失的愁绪涌上心头,从此,出了这个大门,我还是那个因为母亲把我头发剪短了,而伤心哭鼻子的那个女孩吗?还是那个翘起上嘴唇生着闷气跟随在母亲身后去打猪菜的女孩吗?还会有像父母一样的人疼吗?以前回到这个家,那是回自己的家,今天出了这个门,就是回娘家了。自己的家和娘家那是两个概念的家了。

如今我在自己的小家里,过着简简单单的生活。然而当我一次又一次忆起大门里的生活的时候,我竟已是中年。和故乡一样,潘家湾大门里的岁月,我是再也回不去了。它们百折千回,剪不断,理还乱,在梦中。

# 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

——从江县刚边乡高麻村廖江林梁海娴夫妇搬迁记

■ 莫 屈

得到采访安排,我从百度地图上找到廖江林老家——从江县刚边乡高麻村,那里地处贵州高原苗岭余脉月亮山向都柳江延展的山麓。是一个山高坡险,相对封闭的壮族群众聚居的小山村。高麻村位于刚边乡政府驻地东北面,由上寨、中寨、下寨组成,共有13个村民小组四五百户人家,1500多人。全村国土面积为12.11平方公里。其中有田465亩,有林565亩,人均耕地不到一亩。

这个地处边远的小山村,却是刚边壮族乡的文化村,全乡有本地老师20多人,高麻村出来的老师有10余人,占全乡本土培养出来的教师约一半。高麻村还是刚边乡的“鱼苗之乡”,当地群众有用土法繁育鱼苗的传统。全村有230多户留有母鱼,每家都有几十尾到数百尾母鱼。每年春夏之交,村里的农民就在田里挖出一个个一米见方的小水塘,从山上采来小树枝和鱼生草置于塘中,再把自家母鱼放入塘中产卵,然后任其自然浮化。10天左右,鱼苗即可上市。村民们用特制的木质低沿桶,挑着鱼苗走村串寨叫卖,每尾5分到1角不等。因鱼

苗质量好,名声远播,远销到广西的三江、融水、环江和本省的荔波、三都等地。村里通公路后,很多鱼苗贩子看到商机,纷纷前来订购。村里大部分鱼苗都被批发商订购,每担以50—60元的价格全部买断,拉到外地抛售。村民们依靠卖鱼苗,每年有一定的收入。收入少的一年有七八百元,收入多的一年有三四千元。

但就是这样一个富有特色的壮族山寨,偏偏是全省挂名的地质灾害重点防控点。由于历史原因,高麻村周围的乔木被砍光,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地质灾害频发。1993年暴发了一次大的泥石流灾害,导致4人死亡,9栋房屋被冲走,130多亩良田被冲毁,其中有50多亩永久性不能恢复。现在,在高麻村后山坡上,还有一条两三米宽、两百多米长的裂缝带,仍有很大安全隐患。久旱下雨,仍有再次发生泥石流的危险。尽管党委政府非常重视,已经投入人力物力进行过整治,并有了自然灾害的预警措施。一旦下大雨,村民们便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夜梦难酣,总担心1993年那样的泥石流灾害再次降临。廖江林家就是1993那场泥石流

灾害的受灾户之一。在那场灾害中,他家三分之二的田地被泥石流冲毁,部分田地至今没法恢复。

高麻村的壮族群众虽然自古勤劳勇敢,战天斗地,开荒造田,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在这里站稳脚跟,扎根大山,世代繁衍,生生不息,与这里的山山水水,依依不舍,不离不弃。但村民们发展进步的进程非常缓慢,这里的村民固守着本民族的文化,按照自己的节拍一步一趋,蹒跚而行。进入新的世纪,很多村民依然还是文盲,许多人不会说汉语,有的人一辈子甚至从未到过县城,村子的贫困程度很深。在全国拉开脱贫攻坚战序幕的摸底调查中,第一次贫困户评定时,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村民还处在贫困线下,是全县深度贫困村之一。

在对高麻村扶贫施策的诸葛亮会议上,扶贫工作组和很多村组干和村民都想到了—劳永逸的脱贫思路——搬迁。世事易说却难做。全村有那么多贫困户,有那么多贫困人口。老的体弱多病、小的嗷嗷待哺、大的需入园入学、壮的需要就业。水土不服咋办?人情冷暖怎样融合?背井离乡交通怎样解决?故土情结怎样割舍?—系列问题,—系列的困难。

难,这是肯定的。难,也要知难而上。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脱贫攻坚大决战,关乎国计民生,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的成败。中央下达死命令:2020年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让全体贫困户彻底摆脱贫困。这是党和国家向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向世界作出的坚定表态。各级党委政府层层下达决战总动员,划定路线图,明确作战步骤,决战指挥图挂在各级指挥部的墙上。冲锋号已经吹响,没有选择,没有退路。这是当前不能含糊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务。进驻从江县刚边乡高麻村的帮扶工作人员同全国所有帮扶干部一样,不分白天黑夜,不分节假日、双休天,分组包片包户,挨家挨户,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招集亲朋好友,动用一切可以调度的资源,开展全面细致的帮扶工作。理清思路,启动项目,筹措资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几年间来得了良好的实效,很多贫困户在党的扶贫政策春风的沐浴下,很快打了翻身仗,甩掉了贫困的帽子。廖江林一家就是充分利用党的扶贫政策,搬迁到了凯里,在城里找到新的就业渠道,摆脱贫困的贫困户之一。

2019年3月9日,星期六,上午。和煦的阳光暖暖地照耀着白午移民小区。这个刚刚新建并启用的移民小区已经开始弥漫着新社区的热闹气息,小区大街边已排列了许多临时摊点,蔬菜摊水果摊百货摊日用品摊一应俱全。听经营者们招呼客人,热情真诚,全不像那种巧舌如簧的熟练小贩。很显然多是刚刚搬迁到这里的居民,这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自主择业自谋生路的一种方式。

我不禁对这些群众充满敬意,没敢打扰他们的生意,没有对他们进行采访。

在市移民局提供的采访名单中,我选择第一个电话,就打通了梁海娴的手机。她是廖江林的妻子,电话中我把采访意图告诉了她。她汉语说得很熟练,她的话语虽然带有浓重的乡音,但却透露着壮族年轻妇女那种热忱、善良和真诚。直觉告诉我,她应该是一位有一定文化见过世面大方乐观开朗的女性,奠定了我继续到她家采访的信心。在以往的采访经历中,我经历过很多难堪的局面:采访对象中,有部分人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大山里,生活比较困难,有一定心理障碍,对外人有防备心理,怕说错话,仅听得懂一点汉语,却说不上几句,而我又不会说他们的方言,交流起来非常困难。这样的采访往往以失败而告终。

梁海娴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采访。她说她刚刚从手工培训班下课,快要回到家里。她告诉我她家门牌号:13栋504室。

按照她介绍的路线,我很顺利找到了她的

家。敲响门铃,梁海娴热情地把我请进屋里。客厅里,两个小孩子正对坐着认真地写作业。梁海娴介绍说,两个小孩都是她的儿子,星期六在家做练习。她爱人到一个朋友那里上班去了,中午一般不回家,就在老板那里吃中饭。

出乎我的意料,梁海娴看起来并不像是已有两个孩子的母亲。育儿的重担和岁月的风霜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并不像一直生活在农村,并与夫君一同在外打拼多年的农家妇女,她倒像是在乡村学校有过几年教龄的老师,或者刚结婚不久的乡镇护士,成熟、稳重、大方,带着几分娴静和秀气。面对我唐突的造访,她显得落落大方。

她的家 130 多平米,三室两厅一厕一厨。保持着原来建设装修的格局,白瓷粉墙面,石膏线条吊顶,米色瓷地板砖。家中有茶几、沙发、餐桌、电视等家具。虽然都不是新购置的,但各种家什还算齐备。落地窗帘透进明亮的光,整个家显得温馨和谐而舒适。似乎不是刚搬迁不久,而是已经居住了好多年。

话题从两个小孩身上开始。“搬迁到凯里,主要是为这两个崽考虑,”梁海娴打开了话闸子,“我们寨子搬迁的有几十户,搬迁到凯里的,只有我一家。很多人不想来这里,因为离老家太远了。从刚边乡到从江县城,班车要两个多小时,从县里到凯里,又要差不多两个小时。”

我没有到过刚边,更没去过高麻村,无法想象村民们出入的艰辛,但可以想像,进出交通的不便是不言而喻的。从百度地图上搜索,凯里到从江县高麻村公路距离 220 多公里,走最便捷的高速通道,有 208 公里,需要三小时 42 分钟;如果走老国道,有 227 公里,需要 6 小时 57 分钟。在没有通公路以前,如果仅靠步行,从高麻村到州府凯里,不知要走多少天才能到达。所以,在高麻村老一辈人的印象里,从高麻村到凯里,那是一件难以企及的难事。所

以很多老人一听说要搬迁到凯里,都是摇摇头,示意儿女们放弃。在高麻村搬迁户中,绝大多数选择就近搬迁。一些已搬迁出来的人听说要拆掉房子,又纷纷搬回高麻老家去住了。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未来和希望,不能让孩子们继续吃封闭在大山里的苦。这是许多父母最朴素梦想。在高麻村,所有村民在家都说本民族的语言。小孩子从小都讲壮语,到上学的年龄,才开始学说汉语。村里老一辈人中,很多人没有机会上学,大多都是文盲。现在村小依然是双语教学,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过说普通话这个关,很早就辍学在家务农,或者外出打工。

没文化这个亏廖江林梁海娴夫妇也没少吃。他们夫妻两人都是高麻村人,都只上过小学。因为文化少,只能做苦工,干体力活。结婚以后,他们曾经到福建、广东、广西打工多年。在福建帮老板养鲍鱼,在广东进过小作坊。令他们最难忘的是在广西打工,两口子帮人家搬木头。老板承包山林采伐,要将山上的木头先搬运到通路的地方,才能将木材装车运往加工厂。山上采伐的工作全由农民工来做。为了方便干活,廖江林梁海娴夫妇与许多农民工一样,在山上搭建起简易的工棚,吃住都在工棚里。白天与工友们协同伐木搬运木材下山,晚上就挤在工棚里休息。没有电视,没有书籍,没有收音机,生活非常单调枯燥。忙时赶工,加班加点运送木料,汗水湿透了一身脏衣服,累得人都快散了架。晚上还有蚊子嗡嗡叫个不停,刚刚入睡,又被蚊子咬醒。为了多赚几个钱,再苦再累,他们也从不叫苦。可是,如果遇到下雨天,地面湿滑,干活非常危险。这样的日子,他们只有窝在工棚里休息,等待老天放晴。忙时累得出口青烟,闲时无事可做,也令人心烦意乱。一片山砍完了,又将工棚迁到另一座山。想家是不用说的,离家千山万水,家中有老有小。电话信号不好,有时候又没有电,千般思

念,万分苦楚,都只能放在心里,只有在夫妻间相互诉说。也正是这样和舟共济的艰苦生活,他们夫妻俩更懂得生存的艰难和不易,相互间的感情才更加深厚,也才知道要努力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他们有更好的学习环境,以后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廖江林一家是世居在村里的普通壮族群众,父亲廖明先,今年53岁,是家中的户主,读过小学四年级,有一点文化。虽然有点气管炎,但不十分严重,身体还算硬朗,仍然能够干活。在家坚持耕田种地,养猪养牛,割草砍柴。母亲也是五十多岁,文盲。他们都是壮乡最传统最淳朴善良的农民。还有个弟弟叫廖生龙,1985年出年,初中文化,与同村女孩贺小金结婚,生了三女一男,已分户另住。

廖江林与梁海娴两家和睦为邻,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两家父母人情事故,相互来往,互相关照。梁海娴家条件要比廖江林家好一些。梁海娴父亲是村里的老师,是村里有名的文化人。姐姐是村里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女师范生,现是一名老师。弟弟大学毕业先当老师,后调到乡政府工作,弟媳在移动公司上班。姐弟两家有砖房有小车,生活过得富足。不是父亲偏心不让她上学,而是梁海娴小时候感到读书太难,学不进去,没有上完小学就辍学。她父亲常常因为她没能好好读书没有国家公职感到遗憾,有时候酒后开玩笑对她说:“妹,没好好读书,姐弟都有工作,你累多了,后没后悔?”梁海娴不好意思地向父亲笑笑,“自己选择这样,有什么后悔的!”

她知道,人生没有后悔药,自己的路自己走,每个人也有自己不同的理想和归宿。自己读不去书,怪不了自己,也不会责怪别人。生活的打拼和磨砺,使他和爱人都有了相同的认识,不能让两个儿子再重复他们那样的生活,夫妻俩再辛苦,也要努力让两个儿子将来过上幸福的生活。

大儿子廖国威,2008年出生,今年11岁,现在上五年级,成绩中上等。小儿子廖国峰,2010年出生,现读三年级,成绩从小很好,在老家读书时一直是班上第一名。2018年他们家得到了移民房后,夫妻俩结束在外地的打工生活,7月他们就搬迁到了凯里生活。在相关部门的关心下,把两个儿子转学到了凯里市白午小学来读书。两个孩子适应能力很强,在老家时,跟家里人讲壮话,跟老师讲普通话。普通话还不是很熟练,刚到白午小学时,有个别词语发音还不是很准确。但经过一个学期的锻炼,他们已与其他同学没有什么差别,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可以与老师同学自如交流了。大儿子成绩保持在班级中上水平,小儿子仍然是班上第一。他家客厅墙上,有一张崭新的奖状,那是梁海娴小儿子9月转学到凯里白午小学后第一个学期获得的,转到新学校的第一个学期,他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

一个家庭中,母亲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母亲的责任也非常重。不但要照顾孩子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还要监督孩子的学习。孟母三迁,断布训子,铸就大思想家孟子;岳母刺字,造就精忠报国民族英雄岳飞。有人曾说,一个家庭中,一个母亲对孩子付出多少爱付出怎样的爱,决定一个孩子能否成才,成什么样的才。这些道理也许梁海娴懂的不是太多,但她有一个简单的理念,关照好孩子们的生活,让他们快乐健康成长,不能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

在这方面,他们夫妇取得了一致共识。每天早上,由丈夫上班时送两个孩子去学校,中午在学校吃营养午餐,不用回家,下午又按时接他们回家。梁海娴则为他们做好饭菜,辅导督促他们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为了不让孩子落后于其他孩子,她每天在监督孩子们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后,额外给他们增加一些练习。孩子们做作业的时候,她就一边做家务,一边静静的守候在孩子们身边,看他们工工整整写

完语文作业,检查过所做的数学题,才让他们开心地玩。她经常用自己的经历教育两个孩子,只有好好学习,才会像姨妈和舅舅那样有好的工作,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像爸爸妈妈那样辛苦的靠打工生活。

孩子们在她的影响下,也比一般孩子懂事得早。不挑剔吃穿,不随便吵要玩具,不与同学打闹,上课认真听讲,回家听妈妈指挥,只有认真完成了作业,哥弟俩才挤在一起拿妈妈的手机玩一会游戏。妈妈需要帮手时,哥弟俩随叫随到。孩子们从小懂得感恩父母,理解父母的艰辛,这令廖江林梁海娴夫妇非常欣慰。迁居半年多来,看到孩子们点点滴滴的进步,廖江林梁海娴夫妇非常欣慰,搬迁到凯里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

廖江林父母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对儿媳搬迁到凯里的想法是积极支持的。廖江林父亲虽然是户主,但在选择搬迁地点的时候,他们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一切由廖江林夫妇做决定,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只要儿孙们今后过得好,搬迁到哪里他们都赞同。因为老家还有一大摊子事要料理,几亩田地不能丢荒,每年还要耕种,田里还有许多老口鱼要照护,每年还要育苗卖钱。还有耕牛要喂养,几头猪要天天照料,一大群鸡鸭也要天天管护。在他们这些勤劳善良的老人的理念中,这些家业虽然赚不上什么大钱,但有了这些营生,一个家才充盈、温暖、厚实,家才更像一个家,心里才踏实。每年谷物盈仓,牛羊满圈,鸡鸭成群,逢节有鸡鸭杀,过年能杀猪羊打粑粑。这样的日子才算红红火火,这个家才像个真正的家。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要帮助弟弟媳照看四个小孩子,让弟弟媳能有更多时间打理家业,发展产业。他们现在能做能动,为整个大家庭能做多少是多少。他们知道城里生活也不易,不愿增添儿子儿媳的负担,叫他们来凯里生活是不现实的。但是他们对儿子儿媳搬迁到凯里,是发

自内心的高兴和赞许。

梁海娴娘家对他们搬迁到凯里也是非常赞同,他们认为,梁海娴一家能够到凯里去生活,也是改变他们生活苦境的一个便捷办法。为了庆贺廖海娴一家迁居凯里,2019年春节,两家人准备了充裕的年货,还专门从老家宰杀了一只肥羊,分乘坐好几辆小车,来到凯里祝贺廖江林梁海娴家新居的落成。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兄弟妯娌、舅舅舅妈、亲朋好友老老少少20多口人,济济一堂。开开心心地度过了一过不同寻常的春节。这是廖江林梁海娴夫妇人生的一件大事,也是整个家族中的一件大喜事,毕竟他们是村子里几十户搬迁户中唯一搬迁到凯里的一户,也是高麻村第一个到州府凯里落户的人家,廖江林梁海娴夫妇创造家族的历史也创造了村民的迁徙史。

搬迁入城市,生计是最大的问题。很多移民正是担心到城市难以生存,因此选择了县城,选择离老家最近的移民点。在心里他们得留有一个后手:一旦无法在城市生存立足,还可以再回到村子来。

廖江林梁海娴夫妇没有想那么多,他们的想法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只要对孩子发展有利,只要他们具备条件,他们就选择最理想的住所。这是他们的基本愿望,也是他们人生奋斗的目标。进入凯里居住后,他们不等不靠,积极参加就业培训,主动寻找就业渠道。为了掌握一技之长,他们先后参加了市移民局和人社局组织的育婴师资格培训班、鸟笼加工培训班、手工艺加工培训班等再就业培训班的学习。为了获得厨师资格证书,梁海娴甚至鼓励爱人到贵阳参加培训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他们非常刻苦,认真听讲,动脑思考,希望全面掌握老师讲授的要领,真正学到本事,以便为适应新的工作岗位作好一切准备。

谈起自己参加培训的体会,梁海娴感触良多。育婴师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新兴行业,目前



这个行业在凯里还不是名声很大,但在大都市早已是人才难求,报酬也相当可观。在培训过程中,梁海娴喜欢作好记录,把每一个授课细节都牢牢记在心里。不清楚的地方,就不厌其烦地向老师请教,直到全部明白。婴儿的起床时间、怎样喂奶喂水,怎样喂饭,怎样照顾婴儿休息等等。每个环节,她都在老师的精心指点下反复揣摩,直到心领神会。最终顺利地拿到了高级育婴指导师资格证。鸟笼加工是个苦活,不但要求手巧心灵,还要有恒心,有耐力。很多工序多由男人干,她却一样用心去做。在下司某鸟笼加工厂实习的时候,按件记酬,因为是实习工,技术还不熟练。每天工作下来,报酬仅得到10多元。参加培训的很多人吃不了那样的苦,加之待遇太少,一个班几十人,大多都开溜了,最后只剩下4个人,梁海娴是其中的一位。后来老板见她做事认真细心,叫她去管机器,每天有60元的工资。报酬仍然不高,但她仍坚持了下来,目的就是为了学好技术。但工厂生产也不是十分正常,有订单就忙着加工,没订单就只好停工,停工的时候是没有报酬的。在去年入冬后的鸟笼培训班里,断断续续做了一个月,天气又冷,有时候手都冻得拿不起工具。但辛苦一个月下来,才收入1000多元。梁海娴也感到很满足,因为她又学会了一项技术——鸟笼加工。有了技术,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最近她又参加手工艺班的学习,每次参加培训,她仍然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她之所以这样做,除了要真正学到技术,同时也是为两个孩子做表率。自己拿到了结业证,她都会拿给两个儿子看,证明他们的妈妈为了全家人的幸福生活,非常努力。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两个孩子,学习要兢兢业业,老老实实,不能有半点马虎,否则什么都学不好,有一天后悔也迟了。

正因为他们夫妇俩都有一种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廖江林很快就找到了较稳定的

就业渠道。一位湖南老板看他做事踏实认真,请他去帮忙安排电器。客户购买了抽油烟机、热水器等等,由廖江林负责上门去帮客户安装。因为廖江林能吃苦,工作细心,服务态度好,很快赢得了客户的好评。老板对他十分满意,试用期间,每月有3000多元的收入,足以保障一家人在凯里的基本开支。

比起以前的打工收入,钱似乎少了一点。以前在外省打工,不论是帮老板养海产,还是上山抬木头,做的都是苦力活。虽然每月两口子有八九千的收入,但劳动强度极大。养鲍鱼每天要迎着腥臭的海风,驾着小船深入浅海,把养在海水里的鲍鱼一笼笼拉上来,按照养殖技术要求,一笼笼投放饲料,喂好后又一笼笼放入海水中。从早晨到中午,从中午到傍晚,一天十多个小时。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序。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周而复始。有的老板如果热情客气那还好,如果老板脾气不好,动辄挑三拣四,骂骂咧咧。那还得经常给老板赔笑脸。如果家中有什么急事,要急着回家去。老板以自己损失为由克扣工钱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事。扛木头的活更是个危险的活,大山深处,毒蛇横行、蚊虫叮咬、山上滚石、抬木滑倒等等情况险象环生,工伤事故是家常便饭。农民工友们都得处处小心,谨小慎微。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惨剧。轻则因伤住院,重则至残身亡。在家千般好,出门事事难。这样的古训,每个农民工都有切肤之感。那样的劳动强度,非一般人能够承受。且身处异乡,照顾不了老人小孩。很多农民工因此虽然挣了不少钱,有的得了职业病,牺牲了自己的后半生健康,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的甚至因工伤事故梦断他乡,魄难归故里。有的因管照不了小孩,很优秀的苗子荒废了学业,葬送了美好前程。且打工是靠青春吃饭,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被老板炒鱿鱼。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

两个孩子聪明伶俐,活泼可爱,从小热爱

学习,是可塑之材,前程无量,是他们夫妇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结束打工生涯,回到他们身边,哺育他们快乐成长,比什么都重要,是多少金钱都无法换的。

在采访过程中,梁海娴的两个儿子一边认真地做作业,一边好奇地听她妈妈讲述一家的经历,述说着一家人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对两个儿子未来人生的期盼。他们时不时停下笔来,向他们的母亲投来好奇的眼神。似乎听懂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未懂。

鲁迅先生曾在他的小说《故乡》中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话正如金玉良言,说出了人生奋斗的哲学思考。人生的路千条万条,看你怎样选择,怎样去开创。选择帆船,你将通向辽阔的江海;选择航空,你将拥有美丽的蓝天;选择安闲宁静,你将度过平淡无奇的人生;选择奋斗,你的人生将变得丰富而多彩。廖江林梁海娴在脱贫致富的路上,选择搬迁到城里,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也是他们人生的一次跨越和飞跃。这个选择,为他们两个孩子选择了新的高度和平台,为他们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在良好的环境中健康成长铺平了道路。

2017年,曾经网上有一则新闻红遍了全国。广西桂林市全州县米粉店老板唐德晋,儿子唐超考取清华大学,因为送儿子上清华,要歇业几天,在门上贴上歇业通知,以告知那些新老顾客。这是一种诚信,也是一种自豪。为了让儿子到好一点的学校就读,不惜到城里卖米粉供儿子读书。这条消息之所以在网上爆红,获得千百万读者点赞,就因为这条消息充盈着暖心的正能量,洋溢着一个普通家庭普通夫妇对儿子的晶莹剔透的无私的爱。也正是这样的父母对子女默默的付出。自古以来,历朝历代不断涌现出“鸡窝里飞出金凤凰”,“鲤鱼跳龙门”等等让老百姓眼睛放亮的感人故事,才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希望。

廖江林梁海娴是黔东南边远壮乡一对普通的青年少数民族夫妇的代表,他们的故事也许并不是那么经典感人,他们的理想和愿望也许很朴实无华,他们搬迁抉择也许并不那么困难。但他们对儿女的良好愿望和为子女的前程而搬迁的行动,每个地处深山的年轻夫妇值得学习,我们没有理由不为这样的年轻夫妇叫好和点赞。

结束快采访的时候,我给梁海娴母子照了合影。看着他们母子三人开心幸福的样子,我的心里也感觉被春天灿烂的阳光照亮。尽管他们一家还面临许多困难,他们一家人的奋斗历程将会十分漫长。但我们坚信,心中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家中有贤母,孩子一定会有出息;家中出贵子,一个家庭的兴旺发达也就一定指日可待。

告别梁海娴的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网上的一首诗:“笑捧梅花上画楼,轻风步带翠云流。中堂直挂天香起,书案平铺大块收。一品诗题新岁月,三和人醉小瀛洲。山河不等丹青色,已约春光放自由。”真诚祝愿廖江林一家落地生根,和和美美,日子越过越幸福。

# 滚烫的钥匙

杨莹

1

“钥匙的温度和太阳一样的滚烫啊！”他接过钥匙，将钥匙贴在额头，滚烫感将他枯木的心灼热，泪水从胸腔跃出，顺着脸颊，流向幸福。

“滚兴焯，作为贫困户，政府有意向安置你去凯里生活，还给你安排工作，只要你认真勤奋的工作，就可脱掉贫困的帽子，你愿不愿意？”，记得村干部第一次找他谈话的时候，他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的快。

凯里那座城市他到过几次，发展迅速，高楼像他后山的春笋，一年一茬还不重样的在长高，那时他还是小木匠的时候手脚灵敏，眼不花，侗乡村寨里很多木楼都有他的身影，刨工或瓦工，哪里需要哪里到。但山村人家，家家户户都是入不敷出，有时候干完活路，吃一餐饭也就抵消，

有时候，人家给一斗米当工钱，他扛着米到家，却发现家里缺少的不仅是盐，还有油，还有生活用品，他赚的钱很难支撑一个家的日常生活。

“打些桌椅拿去凯里赶场，看能不能换点钱买些生活用品？”他和老伴商量。

正在穿针引线的老伴抬起头，老花镜顺着鼻梁滑下，停在鼻梁三分之一处：“也只能如此了，娃儿小，我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这家里家外就全靠你了”。

第一次去凯里，他才知道路有多远，坡有多陡。

他是锦屏彦洞乡的瑶白村人，彦洞乡是锦屏县一个高寒边远山区乡镇，而瑶白村又是彦洞乡最为偏远的村庄，不管是赶集或务工，都须翻山越岭肩挑手提，当时乡里流传着一首歌谣：“背靠山，怀抱山，两个扁担挑着山，火塘当棉袄，红薯萝卜吃到老，不通公路不通电，买斤油盐走一天。”当他走出大山坐上开往凯里的汽车，深切体会到那首民谣不是人吓编的，这是走出过大山的人真实想法和无奈，这首民谣真实地再现他们侗乡人过去生存状况。

要走出大山，一个字：难。

因他的手艺好，打出来的桌椅不仅结实，也很有卖相，并且因为他不懂市场销售，价格便宜，不大一会就被抢光，买不到他桌椅的还很遗憾。

“下周你还抬桌椅来卖吗？”有人问他。

他想了想那山高路远，沉默。

当然，后来他还来过几次凯里，凯里给他的印象不仅钱好赚，也很干净，厕所都比他家干净啊，他每次去厕所都感叹一番，他喜欢上了凯里，坐在大阁山的亭子里，看一栋栋高楼在阳光下闪着神秘的光，他心里某个地方也闪闪发光。

年龄大了，他在日渐衰老，力气小了，身

子没有以前灵敏，脚步也迟缓了，木工的活路渐渐感到吃力，他知道自己这一身手艺就要被荒废，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生下来他就知道自己的命运，他是庄稼人，生死都是这块土地的，他也作好自己一生最后就交代在这块熟悉的土地上的准备。

村干部和他说起去凯里生活这件事，他第一反应是村干部和他开玩笑，“哪有平白无故掉饼子的事，一定是他们另有所图”，他一路摇着头回到家，把这件不可思议的事讲给老伴听。

老伴也摇摇头，“不要去，他们哄我们去城头，好霸占我们的土地，住我们的房子”，老伴指着他们的木楼，这里一块板子一颗柱子都是他们从山上抬回来建好，即使简陋些，也能挡风遮雨。

这几年政府派来很多工作人员，说是到村里来扶贫，村头村尾都有他们，播种插秧也有他们，连九月收成天，那帮人再带着一帮人给村人打谷子的时候，他觉得这些人就是太爱作秀，“没力没气的，手臂比烟杆斗还细的人，能做什么？一帮来捣乱的……”，每次在工作人员走后，他和老伴都不约而同的这样说，然后默默的盯着昏暗的屋内，灶台常年的柴火，烟锅巴烟灰子将台面弄得黑球球。

叹口气，屋里很多的東西都和那些黑球球的东西一样不能用，烧壶的把柄断后他用木棒加工，都被火烧掉很多次他又重新接上，锅耳朵没有了以后，铁丝挽起的锅虎口处已腐蚀，随时可能就烂掉。

看来还得打几张桌椅去赶场，他心道，但转而一想，另一个屋里的桌椅还堆了好多，上一次赶场时没有卖完抬回来全部放那屋里。城里人现在买桌椅的已经很少，据说都用高档家具去了，他的这些桌椅已经找不到匹配的家安置它们。

被村里评为贫困户的时候，他气急了，追

问村支书：“我家哪里像贫困户了？每天鸡未鸣就起，牛归栏还在劳作，哪天不是勤勤恳恳的干农活？”村支书拍拍他的肩：“新时代，光靠埋头苦干已不行，还得有头脑啊。”

那天，他站在路口，望着弯弯曲曲向着远方去的村公路，心里有什么也不管不顾要去外地打拼的想法，贫困户三字比以往任何的担子都重，重到他想逃。有了想法，他向寨子在外打拼的人打探外地寻找工作的情况，难不难，好不好找工作？他们斜着眼看他：“你有毕业证吗，你到五十岁了吗？”

滚兴焯默默回家，把刚刚萌芽出来的想法掐死腹中，对于已近六十花甲的他，在村人眼里形同老人，他这样的老人家出去，除了捡垃圾还能做什么呢？况且，被评为贫困户的也不止他一家。

想到另外的贫困户，滚兴焯刚刚按捺下来的心又坐不住了，披上外衣他朝村尾走去，他想知道另外的贫困户心里是不是和他一样的想法和难过。

半路遇见村干部，他假装看不见准备绕过去，村干部却笑眯眯站在他面前：“滚大伯，杨支书请您去村委会，镇里领导来了。”

一般镇里来人都是找他们贫困户谈话，聊时下政策和传授新的知识。他看看自己身上衣服还粘上的泥，准备回家换身干净衣服，村干部知道他的意图，一把拉住他，“都是干活的人，不怕脏不怕脏。”

他们到村委会的时候，才发现来的不止他一人，还有几家被评贫困户的人，他们叼着烟杆子和镇里来的领导说话，声音时高时低，急时还扯着喉咙吼。

他认得镇领导，是扶贫办的干部，和他打了个招呼，扶贫办干部也和他打招呼，村支书杨安全拍拍身边的凳子，拉他坐下。

“问你们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认为你们做工能养活一家子人吗？在这一年里还可以

创造多少财富？”扶贫办干部问他们。

他们面面相觑，除了一年那一点收成，基本没有什么收入了，虽说滚兴焯可以做木工，毕竟岁月不饶人，一年到头也做不了多少，也是入不敷出。

他们摇摇头。

“那就是了，政府让你们移民，给你们安排工作，你们说政府骗你们什么嘛？”扶贫干部再问。

滚兴焯听着不自禁点点头，现在他们几个人，哪家不是一贫如洗，再糟糕也不过是一无所有到一贫如洗，还有什么好怕的。

“政府为什么要我们移民，在这里最起码我们还有一亩三分地，吃不饱也饿不死，去凯里我们吃什么做什么？”滚兴焯还是忍不住问。

扶贫办干部扶扶眼睛：“现在全党在扶贫，就是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奔小康，一个都不落，但是扶贫必扶智，老老实实做庄稼汉的年代过去，身体的贫瘠不可怕，可怕的是这里。”扶贫办干部指指大脑。

“进城就能脱贫了？”村里另外一个贫困户问。

“政府会安排工作给你们做，当然，不能说进城你就一定脱贫，进了城你好吃懒做，谁救得了你，我们只扶贫不是包你不贫。”扶贫干部转面用侗语回答。

“搬迁到城里后家里的房子田土怎么办？政府会不会收走？”他不放心，又问。

“田土不能荒废，可以种水果，也可以种药材，政府会统一具体规划安排，房屋还是你们的，你们就不要担心，即使要拆，也会有补偿。”

从村委会回到家，滚兴焯蒙着被子睡了一觉，他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中他挑着担子到凯里赶集，凯里又变了模样，不仅有高楼，还有飞一般快的火车，城里人管那个叫动车，

他坐上动车，车内很干净清爽，车内也很温暖。

### 2

他是被老伴摇醒的，睁开眼看见老伴一脸的不可思议瞪大双眼瞧着他，“梦见什么了居然笑得那么大声？”她问。

自己有笑了吗？他摸着下巴，看样子自己确实是笑了，看老伴被自己笑声吓住，他也笑，一旦确定听从政府安排移民，自己反而轻松很多，是啊，自己给自己安排了一辈子，也落了一个贫困户的名声，现在政府方方面面帮助他们，他的固执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负责任。

老伴还是目不转睛盯着他，多少年了，老伴从没有这样见他开怀大笑过，他总是皱着眉头，半夜的叹息声比月亮的影子还长，贫穷限制他们的想象，也限制了他们的笑声。

“我们去凯里吧，我相信政府所做的一切是为我们好，反正，再糟糕也不会比我们现在的生活困境糟糕了，是不？”滚兴焯抓住老伴的手，有破釜沉舟之感。

“不行啊，村里人都说政府是骗人的，哪有那么好的事，给房还给工作？噢，我不相信。”老伴摆摆手，去凯里生活，是她这一辈子想都不敢想的事。

万万去不得，那么好的事，上头当官的有势力的不都抢起，那还轮到一穷二白的他们。

滚兴焯看老伴，才发现老伴清亮的眼已变得有些混沌，腰也微微的有点驼，而自己，两手抓东西有些颤抖，腰上膝盖刮风下雨就痛，他知道自己这身病是长期超负荷劳动落下的。这几年镇里对瑶白村的各种帮扶他都看在眼里，虽然很多时候他不屑，但不得不否认帮扶取得了好的成绩。

为什么一直以来他会排斥政府对他们的

帮助呢？他得认真去反省自己——自己怎么就变成了贫困户？现在，他不愿拖村里后腿，也不愿大家看自己的眼光怪怪的，听政府的安排，让工作人员也不要一趟一趟往家里对自己的各种的帮扶，减少他们对自己的担心。

他的一家现在生活已是很糟了不是？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他安慰自己。“这次，我相信扶贫办干部说的，他们是真的为了我们好。”他一字一眼很认真对老伴说。

“你是家里的天，你说的都是对的，只是我这心里没有个底，后怕。”

滚兴焯握住老伴的手：“其实回想以前到现在，政府从来就没有骗过我们，说修路水泥路就到了家门口，说自来水要进家家户户就进了家家户户，电视电话村里也在慢慢的多了，最近还听说要安装节能灯，所以，我想赌一次，听从政府的安置，去凯里生活。”

“也对，政府说的话好像没有不兑现过哟。”老伴拍拍自己的头，赞同的点点头。

他去村委会，只有村支书杨安庆一人在办公。听到他的来意，支书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这就对了嘛，穷不可怕，就怕思想也穷，现在党的政策好，每一条都是怎么让老百姓过得更好。”并拿出申请表给他填写。

填好表出了村委会，太阳金灿灿的照在田野，滚兴焯看着满山的金色，心里暖烘烘。

2018年6月，当他接过新房子的钥匙，从未因生活的苦掉过泪的滚兴焯，像个孩子似的，和老伴在屋里哭得稀里哗啦。

他们一家被安置在凯里东出口的移民安居房，一栋栋高楼大厦耸立眼前，滚兴焯无数次见过的高楼大厦，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自己能住进来。而现在自己一家就搬进来住了，钥匙还在手心里发烫，2栋903号，他数着高楼，坐进电梯，电梯咻的一下他们还没有看够电梯内里数字门叮的一声打开，找到自己的家，打开门，120平米的房子很大，政府还给装

修了地板,粉刷了墙壁,两个孙孙一进屋就打闹着。

“我们是不是做梦啊?”他和老伴不约而同问对方。

政府未收他们一分钱就给他们钥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美梦,“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啊”,他自言自语,然后为村里那些贫困户心里对政府持怀疑态度感到遗憾,他们遇见了这么好的党,像天一样,而他们却抱着各种不信任的态度。

不是梦阿,当他们走在小区,看着来自四面八方山村的人,他们同样以为置身于梦,打个招呼,问一声嘘寒,看着彼此洋溢在脸上的幸福,才明白,不是梦,真的不是梦。

“一心让老百姓日子过得更好!”他们逢人便竖起拇指,言语中带着真诚和感激。

在凯里,这样的移民小区有五个,每一个小区都住着来自村寨的贫困户,政府的移民政策是要彻底改变这些贫困户的贫困问题,带领他们走向致富之路,政府表了决心,要摘掉这些贫困户的帽子,就实干实做,落实到老百姓身上。

这五个小区是凯里易地扶贫的重中之重,目前有7000多户3万多人。像滚兴焯这样一家子被易地扶贫的也不少。

换了新的环境,新的问题来了,没有土地,他们日常的菜钱就是问题,小孙孙到了入学年龄,怎么申请怎么办理入学,读什么学校?这些都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正在他们为此发愁,移民局和社区领导给他们送来了春风。

“孩子可以就进上学,也可自己选择学校,如果你们实在安排不了孩子读书的情况,我们给你安排,你们不必为此担忧。”社区领导安慰他们一家,也给他们吃了定心丸,他不知道这位领导姓什么叫什么名,但感觉出来他的亲切和耐心。

孩子的事情解决好,社区又通知他去物业管理处:“你不想找份工作?”领导在电话里问他。

“想。”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怎么不想呢,移民凯里后他曾暗暗寻找了几份工作,都因年龄问题不了了之。

“你去物业管理处报名,那里正在招保安。”

“我六十了还能当保安吗?”滚兴焯不确定地问。

社区领导:“只要你不懒惰就行。”

他抱着欲欲一试的心到物业管理处,物业管理处挤满很多找工作的人,人多嘴杂一言一语,物业工作人员很耐心地一一回答。

“这么多人找工作,且我的年龄大,看来这份工作是没有希望了。”滚兴焯看着这么多人,打起了退堂鼓。

“我们会根据你们提出的条件尽量给你们安排工作,做到人人有事做。”物业领导拿起他们填的表,仔细审查后说。

滚兴焯以为工作上的事还要等几天才有结果,出了物业办公室他在小区里逛,小区很热闹,一期房子已经竣工,许多人家已经搬进来住,二期还在赶工,大型升降机上下轰隆隆运输沙子水泥等材料,车辆忙碌,大楼一天比一天高。

实在不行,就去做水泥工吧,他暗道。

去物业报名的第二天,他收到通知,工作问题已解决,下午就准备报道正式上班。

回家和老伴一说,老伴瞪大双眼,“你运气那么好?”不可思议的模样,他咧嘴笑,“是啊,政府的行动力真不是吹的呢。”

他也觉得不可思议,这在以前,饿死也罢,风餐露宿也罢,都是一个人默默承受,没人管没有人问候,现在好了,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老百姓的各种扶持政策,以前他怀疑,当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持怀疑态度,村里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心态，但是渐渐政府以实际行动走入人心，老百姓受到的利益也越来越多，比如他自己，又是送房子，还要给自己安排了工作。

也对，滚兴焯掂量自己，没有文化年龄超大，虽说保安工作量不是那么大，但是做好小区的保卫工作也不是容易的事，最起码身体强壮有突发事故时才能保护好小区。

滚兴焯的孩子进城后和媳妇一起在凯里找了一份工作，白天送孩子上学后就上班，下班后接孩子再回家。对于小孙孙就读的学校，滚兴焯很满意，领导说的：“要让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他们做到了，他的两个小孙孙就在凯里市第四小学读书，据说是凯里师资力量最好的小学之一。

他电话给孩子，孩子那头闹哄哄，他吼着把政府给他安排了工作的事告诉儿子，儿子那边停顿了一下，接着是欢喜的声音：“阿爸，我们只有好好工作才能对得起政府！”

他在电话这端重重的点头，他知道儿子看不见，但是他知道儿子能感应到。

穿上制服，看向和他一起穿上制服站得笔挺的人，他们年龄和滚兴焯差不多，脸上都是风霜的痕迹，眼里却是掩饰不住的开心，滚兴焯甚至感觉到自己的心砰砰的跳动，声音很大，也很有力。

排队立正后，物业领导杨德华：“报数，请大家自我介绍你们搬迁前都来自哪个地方哪个村寨？”

“我来自天柱，我叫尚培方，在新家里认识大家很高兴。”第一排第一个人说。

“我来自黎平。”

“我来自镇远。”

“我来自施秉。”

滚兴焯：“我来自锦屏县彦洞乡瑶白村，叫滚兴焯，以为这一辈子就在大山中生活到老，感谢党，让我走出贫困，给我家，为我安

排工作，我相信和我站在一起的兄弟，与我有同样的经历，太多的话语在心中，我相信你们和我一样，只有一句话：感谢党，才有我们幸福的今天。”

掌声震动，滚兴焯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他们和大多数人一样都是对党持怀疑态度，直到搬进新家，他们才确定政府和党没有欺骗他们，那些扶贫日子里的苦口婆心，是党希望他们的日子变得更好。

从锦屏到凯里，或者从县城的任何一个小山村到凯里，不过几个小时的路程，在地图上也点点的距离，滚兴焯却知道，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党为老百姓做了怎样的贡献，才让他们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巨变，使得他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这样一种巨变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政府的全力扶持，单凭他一己之力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跨越点和点之间的距离。

杨蕾，女，苗族。1979年生于贵州凯里，贵州黔东南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作家班学员。1994年开始文学创作，有诗歌、散文作品发表于《澳门文艺》《贵州都市报》《杉乡文学》《贵阳晚报》《贵阳日报》《金三角》《齐鲁文学》等文集。作品入选《齐鲁文学》《默然爱你》等。《红袖添香》《晋江文学》签约作家，北京作家文学院签约作家。



# 南花 红尘中最美的神话

杨桂桦

一场秋雨一场寒！几场秋雨过后，深秋的天，凉意便  
在金灿灿的稻穗里渐渐变浓。

2018年9月16日，凯里市作家协会组织台江、剑河  
两地的作家，相邀一起到巴拉河畔的明珠——南花村采  
风。

南花村是镶嵌在我们这个小小苗都凯里的一颗明  
珠。这个有着500多年历史的古朴、宁静的苗寨，一直以  
来，都是我最向往栖居的地方。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  
的树木，这里的民俗风情，这里清新的空气和鸟语花香，  
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吸引着远道而来的游客和朋友。

南花的印象，在我的记忆深处，一直都那么铭心刻  
骨，犹如一抹倒影，映照在心底，光彩琉璃。

20多年前，我在凯里上大学，曾和同学们相邀一起  
来过南花村，开过一场盛大的毕业 party。

那时候，南花村还没有被旅游开发，未被世俗的喧嚣  
和浮躁打扰，处于真正的原生态状态。村民们过着悠闲、  
自在的慢节奏生活，男耕女织：幸福、美好、温馨而舒适。

那是1995年的初夏，我们快大学毕业了，同学们难  
舍难分，为了祭奠我们不朽的青春，祭奠三年美好的相遇

相知，大家邀约一起到南花村开一场篝火晚会。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在浪漫的星空下，在南花村至高点的踩鼓场，同学们手拉着手，和淳朴好客的村民们，围着篝火，踩着芦笙，绕着踩鼓场中心的图腾柱，跳着欢快的芦笙舞，一直闹到月上柳梢。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爱上了这个地方，爱上了这个苗寨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景，它的每一寸土地。

如今，再一次来到这个小小的村寨，仍然可以激起我内心的无比兴奋和感慨。这个美丽的苗寨，似乎有着某种魔力，每一次的到来，带给你的都会是一份惊喜，一份魔力，一份全新的感动。

天公很不作美，秋雨过后的凯里，天空阴沉沉的，没有阳光和白云，但我们的天空，却因为这次采风活动，一片晴朗明媚。在凉风习习中，我们市作协的成员，同黔东南光影的朋友们一起，驱车抵达了南花。

我们在南花大桥边的停车场，等着剑河和台江来的朋友。南花位于巴拉河畔的山梁上，穿过矗立在巴拉河上气势恢宏的石桥，可以看到南花村的寨门。

等待文友们的过程中，我们立在桥头，看着石桥上典雅大气、做工精致的木工建筑，在感慨黔东南工匠们精湛技艺的同时，我为自己是黔东南人感到无比的骄傲。凝视着大桥脚下清澈、温情脉脉的巴拉河，我的心被这个古老、神秘的苗寨深深牵引。

作家们终于都到齐了，南花村的村主任潘仁锋和驻村第一书记助理黄昌松接待了我们采风团。我们给南花村捐赠了自己的作品，举行了“凯里市作家协会创作基地”的挂牌仪式，召开了“助推脱贫攻坚，畅想南花苗寨”的座谈会。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对南花村未来的规划制定了目标，对其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正午时分，我们在农家乐享用了原生态的

黑毛猪焗汤，听了南花村寨老们对南花村历史人文的介绍，特别是听了“神树、神堂、神坛和神井”的美丽传说后，我们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触摸和感知这个神奇的苗寨了。

饭毕，我们没有休息，协同黔东南光影的好友妙妙和姚祖银老师，开始游览南花村。

踩着鹅卵石铺就的小巷，我们一边走一边看，缓步前行，感悟南花的历史变迁。一路上，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桂花的清香。四溢的芬芳，扑鼻而来，沁人心脾，让人心旷神怡。我们参观了南花遗存的古老粮仓，那栋精致古朴的百年粮仓外，挂满了黄澄澄的玉米棒子，在这个秋日的午后，让人感受到了沉甸甸的丰收喜悦。

听对南花最熟悉的李葆中老师介绍，南花有两口神井。一口叫“长寿井”，一口叫“神仙井”。传说观世音菩萨游历凡间普渡众生时，途径南花，被这个苗寨勤劳善良的村民深深打动，便把自己玉净瓶里的水，滴了两滴在南花的水井里，于是便有了现在的“长寿井”和“神仙井”。人们喝了井里的水，会消除疲劳，解除百病，健康长寿一辈子。难怪南花的百岁老人那么多，原来南花居然拥有天上的神泉啊！正因如此，这两口神秘莫测的水井，成了我们第一想要拜谒的圣地。

沿着崎岖不平的小径，我们终于到达了“长寿井”。“长寿井”位于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下面，水泽清澈透明，甚是吸引人。我们虔诚地俯下身子，掬一抔送入口中，清凉甘甜。而“长寿井”下面的那块稻田，由于常年得到圣泉的滋润，水稻颗粒饱满，味道鲜美无比，是南花产量最高的一块稻田。

离开“长寿井”，在90后诗人鲁海的带领下，我们沿石级而上，来到了南花的基督教堂，里面有游客正在做礼拜。聆听着悠扬动听的圣歌，我们的心灵顷刻之间得到了净化和洗礼。我们也不由自主地低下头，闭上眼睛，虔诚地

做了祈祷,与上帝对话,希望上帝用最圣洁的方式,清洗掉我们灵魂里的每一丝罪恶。驻足此地,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应该像初生的婴儿一般圣洁美丽!

爬过一道道石级,感受着鸡犬之声相闻的浓郁气息,终于,我们来到了踩鼓场,南花村民们芦笙歌舞的地方。这个宽阔平整的大坝,应该是南花的地标。累了,人们可以在踩鼓场周围一圈的古典、端庄优雅的风雨长廊上休息;渴了,人们可以去离踩鼓场不远的“南花神井”里喝甘甜爽口的圣泉。何其惬意!何其幸福!何其的畅快淋漓!

踩鼓场旁边,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上一条蜿蜒曲折的石级小径,就到了游方坡,这是南花村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地方。站在挺拔、茂盛的古树下,抬头感受天空的广袤,看树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你会沉醉在大自然的美好世界里,不愿被世俗的喧嚣惊醒。

南花的空气质量实在是太棒,我们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觉灵魂都离开了躯体。

天地苍茫,万籁俱寂,在这个阒静美好的苗寨午后,漫步丛林,笑看人生,倾听鸟语花香,潜伏在体内的热情在这一刻汹涌而至。真想让时光停留永驻,让我把心事和烦恼,都遗忘在南花的温暖里。

回来的路上,我们从另一条小路蜿蜒而下。沿途的风景,让人流连忘返。树上红彤彤的柿子,棚架上新鲜的瓜果,小径旁怒放的鲜花,精致舒适的小木楼,躺在屋檐下休憩的大黄狗……一切的一切,构成了南花的一幅幅水墨画。

夫妻树是我们参观的最后一个景点,这是南花的两棵千年古树。立在树下,凝视着古树挺拔的躯干,繁茂的枝叶,我不由想起了舒婷的《致橡树》:“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

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

回到南花村委会办公室,已是下午四点。我和王静老师疲惫不堪,在办公室里小憩了一下,睡梦中,我居然见到了宝哥哥和林妹妹,他们变成了夫妻树,在南花村落户,一辈子相依相偎,永不分离……”

晚饭仍然是在农家乐吃的。74岁高龄的李葆中老师,担心妻子不习惯自己的离开,坚持要回家陪妻子吃饭。他说,他和妻子相濡以沫50几年,这份牵挂和深爱,已经融入了彼此的骨髓和血脉。李老对爱情的这份忠贞和坚守,让我们感动不已。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完美地诠释了爱情的美好和真谛!

文友们都要喝酒,我和王静老师吃完晚饭,在夜色中,再一次行走在南花村曲径通幽的小巷,感受它的厚重、它的浪漫和脉脉温情。

望着远处苍茫的群山,聆听着近处的鸟叫虫鸣,就在这寂静的秋夜里,我感受并见证了世界上最纯洁忠贞的爱情,永远会温暖和激励我,砥砺前行!

杨桂梅,笔名凝心,生于70年代,校园文学作家。最大的爱好,就是用文字宣泄自己的情感。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文学作品有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共200余万字。系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写作学会会员、黔东南州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凯里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就职于凯里一中。出版有长篇小说《残月》《幸运草》《无弦琴》《流泪的梧桐河》《走过花季雨季》《殇逝》六本。

# 生熟竹编 瓦寨斗笠

杨若兰

我说过,我是竹编之乡长大的女孩,血液里流淌着竹篾的味道。当心灵疲惫不堪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哪里才是我灵魂栖息的最后家园?有风吹过邛水河畔,答案就在水里回响——瓦寨。

说起瓦寨,人们就会想到瓦寨的斗笠。

瓦寨女孩子长到七八岁,做母亲的就开始教她编斗笠的第一道工序——脱胎子。脱胎子,就是用香棍一般大小的粗篾,照着一个模子编出一个尖顶、斜檐的斗笠形状来。一顶斗笠的编成,得经过十多道工序。主要工序为:砍竹子、破篾、刮篾、编织、搓棕丝、串顶……到最后上桐油才算结束。瓦寨斗笠不但美观耐用、轻巧方便,还能遮雨避日。一顶斗笠可戴好几年。特别是瓦寨赶场的日子,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不论天晴落雨,也不论男女老少,人人头上都戴着一顶斗笠。斗笠不仅给瓦寨人民带来安全感和经济收入,还能看出一个女孩心灵手巧的程度。至少在二十多年前,瓦寨后生就是以女孩上街赶场,头上顶的斗笠数量和质量来判定要不要娶这个女孩为妻。如果数量多,则可以证明以后一家人的油盐钱有了着落。我的父母就是地地道道的瓦寨人,他们因为斗笠结下的姻缘。

我奶奶一共生下五个儿子,最小的是我父亲。怀我父亲时,爷爷非常好赌,经常半夜三更不回家,奶奶特别渴望生下一个女儿,以后不但能

编斗笠换油盐钱,出嫁后还有一个可以伸脚(相互走动)的地方。但呱呱坠地下来的又是一个儿子,让她失望透顶。她把父亲扔在地上,用一个木盆盖住。心想,等天黑没气了,再抱到后山埋掉。谁知天黑揭开木盆,父亲还眼睁睁地望着奶奶。恰好爷爷从外面回来,满身的酒气,看着睡在地上的父亲,抱起来看一眼说:“长得蛮好看的嘛,得个砍柴的也好,以后跟我砍柴卖,天天有酒喝。”父亲从懂事起,就跟爷爷上山砍柴。稍微长大一些,爷爷就叫他一起挑柴到街上卖。刚得钱放在荷包,爷爷就会收走一半。回到村口时,爷爷会叫父亲先回家,并嘱咐他:“不准去你妈妈那里告状,要不然就让你吃‘竹条子’。”父亲自然不敢。每次回来只剩下很少的钱,奶奶又是一顿骂。从此以后,父亲再也不愿意跟爷爷一起砍柴卖,而是悄悄跑到对门河一个叫坪城的寨子,跟一个破篾师父学破篾的手艺。

年轻时的父亲还算长得帅,又有所谓的手艺,一般女孩子他都看不上。他看上的,人家又嫌弃我爷爷是个赌鬼。这一拖,就到了27岁。有一天一个媒婆到街上买篾,遇到我父亲。她说:“小杨呀,原地选瓜,越选越差,跟你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人,崽都能砍柴,姑娘都会编斗笠了,你还选哪样?”父亲想想也是,就问媒人:“你看哪里有合适的,帮忙介绍一个。”两天后,媒人就兴高采烈地跑来。她说:“区委书记有个女儿,人长得高大,

家庭条件也好,就是人有点傻,不会编斗笠。还有一个是上街队的,身材好,有文化,脸上稍微有点烫伤,但一场可以编10个斗笠。”那时候瓦寨赶的是“二七”场,中间间隔四天,相当于一场编两个半。我父亲一听,毫不犹豫地说了:“就问上街队那个!”

我外婆生有两男三女,母亲排行老三。最大的是大舅,出去当兵后留在山东工作。第二的是姨妈,姨妈跟林业站的姨爹结婚后,工作调动频繁,最后调到广西,当时又带着三个孩子,更是没时间回娘家。我母亲擅长画画,上过高小,相当于现在的六年级吧,姨妈就把我母亲叫到广西去,并在一个乡文化站找到一份工作。一天下午,母亲接到外婆一封加急电报:母病危,速归!母亲接到电报后,顾不上跟单位请假,连夜坐上一辆邮车,辗转三天后终于回到瓦寨。母亲急忙忙进屋,外婆并没有生病,而是坐在堂屋编斗笠。母亲说:“你不是病了吗?”外婆说:“你们几兄妹,大一个走一个,身边一个人都没有。我已经接斗街寨上杨家的开口糖了,小伙子会破篾,以后连买篾的钱都省下了,你还去哪里找这么好的人家?”我母亲一万个不情愿,但还是被外婆逼着嫁给了我父亲。

生下我哥哥那年,正是集体抢工分时。哥哥刚满月,母亲就背上哥哥到生产队干活。母亲奶水充足,哥哥长得肥嘟嘟的,一天到黑背在背上,母子俩浑身是汗。到晚上收活路回来,匆匆扒几口饭,等哥哥睡着后,母亲又拿出斗笠来编,这一编,往往都要到鸡叫两遍后才昏昏睡去,第二天一大早又得出去抢工分。在那个年代,无论大家怎么起早贪黑地干活,却始终无法填饱肚子。哥哥两岁时,饭量逐渐增加,从生产队分到的口粮已经无法填饱三个人的肚子。母亲一大早就气呼呼地把哥哥送到外婆那里。一是想外婆知道,她当年做出的决定是多么的荒诞;二是想让哥哥到外婆那里能吃到几口白米饭。因为外公是湖南新晃人,逃荒到瓦寨定居后就做起小买卖。外公

经常挑着货物从瓦寨翻过长吉坳,走路过剑河、台江、雷山、榕江的村寨卖掉,往返一趟都是十多天或一个月。有哥哥陪伴外婆,外婆自然高兴,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哥哥。从那以后,哥哥就不肯回家了,天天住在外婆家。

后来有了姐姐,再后来又有了我。从记事起,我也喜欢往外婆家跑。不过那时候我的外婆已经去世了。外公已经没有力气再翻山越岭做生意,就在门口摆了一个水果摊。水果摊上不但有甘蔗和糖果,还有葵花和花生。我想吃外公的糖果,却又不敢说。坐在外公的摊位边,没有顾客时,我看着那些糖果不做声,一旦有顾客来买,我就放声地哭。外公不知道我哭什么,就问我是不是肚子疼。我说:“肚子不疼,是肚子里面的蛔虫饿了,正在里面打滚。”外公笑笑说:“哭赖包,打酒糟,盖不严,耗子偷去大半坛。”等他从筛子里抓一把葵花放在我口袋,我就立刻止住了哭声。每次母亲收活路回来,上街去喊我们兄妹回家,外公就说:“芳兰爱哭多,说明脑子灵活,长大后可能是块读书的料。”母亲总是感叹地说:“唉,只要能读书,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她们上大学,走出瓦寨去,不要再留在瓦寨编斗笠。”

上学后,我果然是一块学习的料子。每年都是三好学生,学习用的钢笔和日记本从来不用母亲花钱买过。以后去外公那里,外公老远就乐呵呵地说:“哭赖包来了呀。”不过从上学以后,几兄妹一起去外公那里,不用我哭,外公也会悄悄地从他的筛子里抓一大把葵花单独放在我的口袋里。

有一年冬天,外公杀了年猪,叫我们全家去吃庖汤。那时候,满舅已经结婚,有了舅妈,还有现在的两个表弟和一个表妹。舅妈是个大方的女人,知道我们饿肉,屠夫刚给肥猪开膛破肚,舅妈就拿着菜刀在一边等着。等屠夫取出猪肝,舅妈就把一页猪肝分割成几大块放在炭火上烘烤,先让我们解馋。至今,舅妈烤猪肝的香味还在我嘴边缠绕。吃饭前,舅舅煮了一块刀头肉,端上三个

酒杯,到猪圈边去烧香纸。我好奇地问:“猪都死了,还敬猪?”舅舅大声呵斥道:“呸呸呸!观音菩萨在上,小孩说话别当真,您老人家保佑我们年年有肉吃!”我看舅舅对着空空的猪圈自言自语,吓得伸伸舌头,灰溜溜地回到舅妈身边来。

吃过饭后,父亲、舅舅和外公还在喝酒,我们小孩子会坐在烤火桶里轮流唱儿歌。每次姐姐都说,有理无理,小的唱起。于是就由最小的妹妹开唱:“荠荠菜,荠荠根,我是噶(外)婆的外孙,噶婆留我吃夜饭,舅妈骂得打转转……”当妹妹唱到这里时,我们大伙都把目光瞟向一边的舅妈。舅妈笑嘻嘻地说:“我哪时骂过你们哟。”我们伸伸舌头,于是又由我接着唱:“桫欂树,桫欂桎,桫欂树上有人家,爹养崽,会写字,妈养女,会绣花。大姐绣个盘龙聚,二姐绣朵牡丹花,还剩三姐不会绣,坐在家里纺棉花。纺一阵,哭一阵……”

夏天的夜晚,弯弯的月儿随意地挂在树梢,星星慵懶地眨巴着眼睛。父亲从堂屋拿出一捆竹子,一把篾刀,将竹子一刀刀破开。母亲一边教我们唱儿歌,一边趴着编那没完没了的斗笠。地上铺了一块竹凉席,我们躺在竹凉席上,仰望着天空听,母亲细声哼唱:“大月亮,小月亮,哥哥起来做木匠,嫂嫂起来打鞋底,婆婆起来舂糯米,糯米舂得喷喷香,敲鼓敲锣接满娘,接到大河坝,砍冬瓜,砍西瓜,砍着妹妹的手指丫,一层白布包不了,二层白布包冤家……”母亲将这些歌谣编进一个个圆圆的斗笠里,也将对儿女们的爱编进圆圆的梦里。

冬天的夜晚,母亲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将歌谣纺成一根根细细的棉纱,缝进儿女的棉衣棉裤里。那时候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吃过晚饭后,就在火塘边烧一笼火。有时候,调皮的哥哥在火堆里故意添加几根湿柴,把火弄熄,火烟大,风一吹,把大家的眼睛都熏得眼泪汪汪的。哥哥早有准备,跑到一边兴高采烈地唱着:“烟子烟,莫烟我,我是天上的梅花朵。狗砍柴来猫

烧火,耗子出来向大火……”柴火是父亲从山上砍回来的,母亲就会轻轻地苛责我们是在挖苦父亲。然而我们姊妹的欢笑声却一声比一声更悠扬欢畅,毫无顾忌地吟唱着一个个村子平和而温馨的冬夜。

再大一些的时候,大约十来岁吧,不能再去舅舅家玩了。因为每天放学回来,母亲就分派了任务:做完作业后,编两个斗笠胎子才能睡觉。当时在瓦寨流传这么一句谚语:“瓦寨姑娘无出息,四季在家编斗笠。”所以,母亲每次叫我编斗笠,我就会翘起嘴巴说:“宁愿放牛也不愿意编斗笠!”母亲说:“不会编斗笠,以后怎么嫁出去?”我说:“嫁不出去就不嫁!”母亲无奈地说:“哪有姑娘在家养老的?”我说我可以放牛砍柴养活自己!放牛的都是男孩,有我们寨子的,也有对面清水塘寨子的,年龄跟我差不多大。每次我把牛赶在前面,他们就在后面你推我攘地喊:“妹姑娘,辫子掐掐长,上坡就像牛吃草,下坡就像狗撵羊。”我听了,赶紧把辫子解开来,扎成一个马尾。可是一会,他们又在背后嘻嘻哈哈的。我不说话了,赶着牛朝前面飞奔。他们又在后面喊我“闷头牯”。闷头牯,意思就是不说话的牯牛。我说:“你们这些悖时的,回家跟我哥讲,不收拾你们才怪!”他们傻乎乎地笑了,一路上果然不再喊叫。回到家里,我告诉母亲这件事。母亲说:“那些男娃仔是想逗你讲话,大大方方跟他们说话就是。”第二天放牛上坡,那几个小男孩跟在我后面,不敢说话。我就故意放慢脚步,等他们走上来了,我说:“我摆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他们说:“好,我们最喜欢听故事了。”我从《牧马人》摆到《苦菜花》,又从《少林寺》摆到《小兵张嘎》。当然,我摆的版本跟我母亲摆的版本不一样,再说,很多字我也不认识。我母亲摆的版本是从连环画上看着文字摆的,而我的版本是经过添油加醋夹杂一些图片想象进去的。一段时间下来,我们成了好朋友。每次要赶牛下山,总会有男孩子帮我把牛从山上赶下来,而我

只要坐在山下等待就是。

十二岁那年,上了中学。每天早上背着书包,从小学坎下绕到中学校园,只要五分钟。我的书包是母亲用的确凉布仿照帆布书包帮我缝的,还用丝线缝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几个红色正楷字。从一年级开始就一直用它,早被书本磨出几个洞眼。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了男女同学的区别,也懂得了羞涩,最大的愿望就是买一个新书包。开学不久,我宁愿双手抱着书本去上学,也不肯背那个破洞的书包。中考结束时,母亲突然说:“芳兰,到三穗上高中了给你买个新书包。”我知道家里困难,但虚荣心作祟,得知不久后将得到新书包时,还是让我几夜未合眼。就在我即将中考时,家里却出了大事。父亲和哥哥上山开荒,引起山火,烧掉生产队几十亩山林。林业站的来了,镇政府的也来了,最后认定,要么坐牢,要么赔偿两千元。这下把母亲吓傻了。母亲编一个斗笠只能卖到五毛钱,一天就是不出门,不做饭,不喂猪,也只能编得三个。

那几天,家的世界再也没有歌声。父亲除了整日唉声叹气,就愧疚地望着母亲。一天放学回家,家里空荡荡的,我就满村子叫喊。在记忆中,母亲一年四季都在堂屋编斗笠,即使不在堂屋,就是在厨房做饭、煮猪潲。屋坎下的表叔看我们到处都找不到,就吓唬我们说:“你爹欠信用社那么多钱,你妈可能跟别人跑了。”我一听,大颗大颗的眼泪从眼眶滚出来,妹妹也跟着哭了。姐姐大声呵斥说:“谁也不准哭!”

天已经黑透了,就在姐姐流着眼泪劈柴生火时,母亲和父亲戴着斗笠从外面回来,一身的疲惫。几兄妹一拥而上,抱着母亲的腿大哭起来。母亲气汹汹地说:“哭什么哭,我还没死呢!”我们赶紧擦干眼泪,姐姐吩咐我烧火,妹妹扫地,姐姐则像模像样地洗菜、切菜,又烧热水给母亲洗脚。后来才得知,已经多年不上山干重活的母亲竟然跟父亲上山扛木材。扛木材的活路不是天天有,一个月偶尔有三两天,苦力活,但工钱高。我清晰地

记得,那天夜晚,母亲一夜未睡,一直呻吟到天亮。我躲在被子里静静地听着,毫无办法。

苦难的日子是漫长的,几次我跟母亲提出,不想参加中考,回家编斗笠帮补家里。母亲听到后,总是大声呵斥道:“日子总是先苦后甜,熬过去就好了!”

在领到高中录取通知书那个秋天,我已经满十五岁了。跟我同龄的女孩,一天都能编三个斗笠换钱,然而我却连一个最基本的斗笠胎子都编不好。到学校领通知单那天,我不是直接回家,而是悄悄来到学校坎下的河边,把录取通知书折成一条船,让它随着河流飘远了。回到家里,母亲问我:“录取通知书呢?”我说:“没有考上。”母亲说:“既然考不上,我们也拿不出钱给你复读了,回来编斗笠吧。”母亲心里没了愧疚,我也安心了。从不愿意学编斗笠的我,像发了疯一般,整日趴在斗笠上。别人家编到夜间十一点休息,我家的电灯总要亮到一点。我想,等家里把债还清了,以后就能上学了。但债务好像永远也还不清,年年累加的利息和日常开支足以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似乎说得太多了,更多的事情我不想再说了。现在每说一件事,都好像是拿着一把刀在割我心中的伤疤。那些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改变的事情,我越是想甩开它,它却纷纷向我扑面而来。躲不过去,也绕不过去。二十多年过去,我再次正视自己:母亲已经七十岁高龄,我已经四十四岁了。母亲正在一年年老去,而我今后还有更漫长的岁月,我又该以怎样的姿态生活?

杨芳兰,女,侗族,贵州榕江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小说集《白日梦》荣获全国第三届侗族文学“风雨桥奖”;长篇小说《生计之外》创作获得2017年度中国作协少数民族重点扶持作品。多篇小说发表于《民族文学》《安徽文学》《辽河》《南风》等杂志。

# 民族生活的深情歌吟

——读侗族作家吴浩的《鼓楼 太阳 月亮》

■ 杨玉梅

前些年,笔者阅读吴浩先生的小说《丑妹》《鬼妹》时,惊叹于作者独特的文学语言和娴熟的叙述技巧,沉醉于作品浓郁的抒情氛围和鲜明的侗乡生活气息。笔者也曾跟吴先生交流过,期待他退休后书写一部《白鹿原》似的鸿篇巨制。因为他集歌师、学者、作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其文化积淀、生活积累、思想情操和文学素养,完全具备实力创作出一部充满民族历史文化意味的厚重的长篇小说。遗憾的是,他退休之后继续为侗族文化发展大业孜孜不倦地上下求索,无暇顾及个人的文学创作。更为不幸的是,2017年正月他意外驾鹤西去,那部在他心中或许有过酝酿或构思的巨著再也无法问世了。对于侗族文学,这莫不是让人痛定思痛的事情。

最近读到吴浩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小说散文诗歌集《鼓楼 太阳 月亮》。这些集中创作于80年代的文学作品,再次让笔者敬佩和叹服。因为从这些作品的思想内涵、情感容量、语言特色和民族情怀来看,放在80年代的文学天空,它们无疑是清新亮丽的文学风景。那时尚且年轻的吴浩应该是新时期侗族文学冉冉升起的新星。而且,这些作品超越了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如今读起来依然鲜活生动自然,特别是那些描绘侗乡村寨生活与民俗风情的作品,透过文字传递出来的欢声笑语及其蕴含的深厚的民族情感,令人向往与陶醉。所以说,虽然人的肉身已经消逝,但是其精神灵魂却依然在作品

中活着,他凭借文学而获得了永生。这是作家的福分,也是文学的恩赐。

在吴浩的文学创作中,散文相对较多,小说较少,诗歌次之,目前笔者读到的小说也就《青石碑》《丑妹》《鬼妹》《娘梅恨》四篇。总体而言,创作的数量不算多,然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屈指可数的作品共同构成了对侗族社会生活风貌与民族历史发展的生动诠释。这本作品集是读者走进侗族、了解侗族文化、感受侗乡民俗风情、领悟侗族民族精神的生动读本。

譬如,四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银妹、丑妹、阿欢、娘梅,她们所属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各不相同,人物命运各异,却共同构成了对侗族历史上女性命运的生动诠释,都体现了侗族女性形象乃至整个民族性格中的善良、勤劳、忠贞、勇敢。

取材于民间传说故事的小说《娘梅恨》生动叙述了旧社会侗族青年男女娘梅和珠郎的爱情悲剧。他们倾心相爱却因受到“姑表还亲”陋习的影响而不能结为夫妻,被迫私奔到三天路程远的冠洞村。冠洞村的大地主银宜虚情假意留住他们,假装善意对待二人,却又密谋陷害珠郎,以霸占娘梅。悲愤交加的娘梅智斗银宜,为夫复仇。虽然善良的侗族人民给这个故事安上了恶霸地主受到惩治的光明结局,可是也无法改变娘梅和珠郎阴阳两隔、生死两茫茫的悲剧。同样取材于民间传说故事的叙事诗《妹桃歌》中



的恶霸变成了蛇精。虽然智勇双全的妹桃战胜了蛇精,可是妹桃也耗尽了生命。美好的爱情和生命都毁灭在恶魔的手中。娘梅和珠郎、妹桃和引郎的故事正是旧社会侗族青年男女拥有爱情的自由却无婚姻自主权的命运悲剧的代表,是侗族人民备受欺凌和压迫的社会生活的缩影。

叙事长诗《刘梅歌》也取材于侗族民间传说故事。女主人公刘梅是刘妈妈吞咽糯禾禾胎受孕而生。尽管刘梅的出生带有传奇色彩,但是她的命运却是普通侗族女性的代表。她被恶毒的算命先生说成是丧门星,是克父克兄的败家财。受到蛊惑的刘金刘宜兄弟俩设计陷害刘梅,将她推下万丈悬崖。刘梅得到松树和画眉的帮忙,勤劳善良的青年猎人莽子救起刘梅。两人结为夫妻,过上富足的生活。无能的败家子刘金刘宜卖掉家业沦为乞丐,母亲也沦为财主的佣人。故事反映出来的勤劳与懒惰、善与恶的斗争,人性的复杂,亲情的冷暖,其实也是千百年来侗族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青石碑》《丑妹》《鬼妹》三篇小说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分别讲述三位侗族姑娘的坎坷命运,内容的侧重点有别,却是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侗族地区社会生活与时代变迁的真实写照。其中,《青石碑》追忆“文革”期间“我”的恋人银妹对爱情的坚守和对革命工作的献身精神。“我”这个民办教师被打成“四旧”头子被民兵押送到工地上劳动,银妹不顾环境的恶劣,用火热的爱情陪伴“我”走过寒冷漫长的冬季。不幸的是,“一劳动起来就不要命”的银妹为修护大坝开通渠道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更为悲哀的是,这个为革命事业牺牲的积极分子,不能葬在水库旁的高山上,也不能抬进寨门,只能埋在乱葬岗里。小说充满浓重的伤痕气息,是对逝去的生命和爱情的深深怀念,也是对错乱年代发出的强烈控诉。

《丑妹》叙述的故事内容包括六七十年代阶级斗争造成的悲哀和“文革”结束后新的生活,

小说塑造了女主人公丑妹历经生活的坎坷与磨难而永葆勤劳善良的美好形象,刻画人物如水晶石般纯洁、善良的心灵。“我”和丑妹坐过月堂,踩过歌堂,心心相印,即将订婚甚至结婚却因工作组的到来而出现意外。一家强行给丑妹家送来订婚礼而被拒绝的兄弟利用阶级斗争公报私仇,把丑妹一家人当成阶级敌人进行批斗,致使丑妹守寡多年、双目失明的母亲自杀身亡,丑妹的外婆也碰死在女儿脚下。丑妹家破人亡却依然处处为恋人着想,与伙伴栗刺儿假装订婚来堵住工作组李队长的嘴,使“我”得以顺利去上大学,没想却引起了“我”的误会,“我”怀恨离去,中断了和丑妹的爱情,与大学同学恋爱结婚。被蒙在鼓里的丑妹依然以一个儿媳妇的身份照顾“我”的父母。她失去了包芳哥,与七哥结婚,不料婚后不久七哥受伤瘫痪。丑妹任劳任怨悉心照顾七哥,七年之后才同意跟七哥离婚,而离婚的条件是带着七哥嫁给栗刺儿。

《鬼妹》叙述的是在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影响下侗族美女被当成鬼妹的悲剧。小说的女主人公岩寨的侗妹阿欢美若天仙,附近几十个村寨的男子慕名而来,把阿欢家的楼房都挤满了。不料,美丽的姑娘命运多舛。一天夜里,阿欢由当教师的表哥带着到他的宿舍以逃避夜晚青年们的吵闹。第二天父母却说她被山兄弟拐走了。七天后阿欢平安回来,这期间她其实是在山里被黄蜂意外蛰伤,由哑巴瓦匠救下治疗。而谣言说阿欢是做了山兄弟的老婆,成为了鬼妹。神秘的山兄弟,代表愚昧落后的传统观念将阿欢的命运推向痛苦的深渊。多数村人见了她都像见到瘟疫一样躲开,更没有人敢娶她为妻,两次身穿盛装准备出嫁都未能嫁成。后来虽然嫁给了旷工,并且有了孩子,不料孩子意外夭折。阿欢再次被当成鬼人婆,被丈夫抛弃。

“侗家的生活,总是酸酸甜甜,甜甜酸酸。”不论是丑妹还是阿欢,她们的人生历程其实都充满生命的苦难与悲哀,但是作者并不把笔墨

重点放在刻画人物的悲苦形象之上，而是书写人物处处为人着想的性格特征，传递出生活的温暖和人性之光。丑妹的善举在上文已有所述。再如阿欢，她感谢表哥一片好心让她到宿舍住宿，可是她担心一个男人关着一个女人，会引起流言蜚语而逃离表哥的宿舍。她宁愿背负“鬼妹”之苦，也不透露自己在哑巴泥瓦匠屋里治病的秘密，以免泥瓦匠受到世人嘴舌的吞噬。“我”——阿雄哥，冲破世俗偏见向阿欢表达爱意，表示要娶她为妻。阿欢却拒绝了，她说：“如果在十年前，在我一个男人也没嫁的时候，你这样说，我一定嫁给你。可现在，我是个不干净的女人了，而你，还有——述梅，述梅她——会爱你的。”人物历经苦难后依然保持一颗善良、纯洁的美好心灵，人性之美让人动容。

为避免更为沉重的悲哀，作者在小说的结尾，为丑妹和鬼妹都安排了较为圆满的结局。尤其是在《鬼妹》中，历经磨难的阿欢最终和泥瓦匠举办了隆重体面的婚礼，他们还创办了黄土坡芒藤编织厂，成为新时代的企业家。尽管两篇小说中光明的尾巴显得还不够自然，还有些牵强，但是它们传递出生活的温暖，给读者以心灵的慰藉和希望，启示人们生活下去的勇气。这是文学的价值所在，也是文学之光。于此，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作者的文学才华，更领悟到了作者的善良与多情。

吴浩的散文代表了上世纪80年代侗族散文创作取得的最新成就。他的散文作品除了少量记人叙事之作外，大多是关于民族文化的书写。侗乡的鼓楼、风雨桥、行歌坐月、饮食、歌舞、节日、恋爱、婚姻、家庭、风俗等，从出生到死亡，举凡侗族人民生命历程中独特的生活方式、风尚习俗与思想情感，在其作品中都得到了生动展示。

在少数民族文学写作中，对于民俗风情的书写，常常会流于表面的猎奇，语言绚丽，华而不实，或者内容丰富却只是呆板的说明介绍，枯

燥乏味。吴浩生活在侗乡，谙熟自己的民族文化，又是歌师，生活处处都是歌，人生歌谣唱不完，所以其文化散文自然地充满诗意，是民族情感的抒发，是民族生活的歌吟。他善于将民族风尚习俗融入生活中进行书写，写民族文化其实就是写充满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活。而且他的文学语言鲜活、自然、生动、朴素，让读者既能听到、看到，也能感觉到、触摸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栩栩如生，趣味盎然，耐人寻味。

如《滚泥田》讲述侗族独特的滚泥田习俗。作者讲究散文技法，不是一开头就说明介绍，而是从环境入手开篇将读者带到侗乡，描绘三省坡上这块神奇古老的梯田，它是方圆百里之内的每个山民走向人生道路的起点，

“站在这块梯田的田埂上瞭望：群山显得矮小，蓝天踩在脚下，那无数条奔流的江河，好似一条条飘带，轻轻用手一抓，就可以当空舞起来。”

作者以空灵的文字落笔，让读者在诗意氛围中走进古老的习俗。5岁，孩子从母亲的怀抱学到了慈爱和善良，母亲把孩子推下田里，父亲在田埂那边把他接起；10岁，孩子从父亲的怀抱学到了勇敢和勤劳，父亲把孩子推下田里，祖父在田埂那边把他接起；15岁，孩子从祖父怀里学会了忍耐和坚强，祖父把孩子推下田里，孩子滚过泥田在田埂那边自己站起，面对苍天、山川、河流吼一声：“我成年啦！”一个习俗算是完成了，然而在作品中，作者并不拘泥于习俗的介绍，而是由此延伸到完成了成年礼后的侗家男子的生活描写，喊着拉山号子加入成年人们的歌舞，唱起放排歌加入成年人的生活激流。作者还由此联想到在泥田里滚大的水牛和漫山遍野的油杉，寄寓勤劳坚韧正直的民族精神，表达真挚的民族情怀。“那高高的高高的三省坡，那古老的古老的梯田，不正是这个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基点么！多高的基点呀——手可摘星辰，一览众山小！”

再如《捶布声声》在动人的捶布声中描绘侗族青年男女浪漫的爱情生活，可以说是吴浩的散文技法和创作个性的代表之作。作品开头与结尾都充满了浪漫的诗意：

“侗乡的八月夜，星星和月亮出来得很早很早。只要山寨里响起了捶布之声，天上就出现了星星和月亮。

似山泉叮当，似琴声荡漾。不，比山泉更迷人，比琴声更动情。小伙子听到了捶布之声，哪怕饭桌上摆着龙肝虎心，摆着香香的糯米酒，也不屑一顾地跑出家门，心痒痒、喉痒痒地奔去追寻。

叮当叮！叮当叮！……

拉开夜幕的序曲，是轻轻的勾魂的几捶在飘，然后，和声部逐渐地激扬起来，汇流成一首雄浑的夜的颂歌。高处的捶声，嘹亮而奔放；低处的捶声，深沉而厚重；远处的捶声，缓慢而抒情；近处的捶声，欢乐而昂扬。

整个八月的夜晚，这里的每座侗族山寨，都被这美妙的音符激发得沸腾起来：依山就势的一排排吊脚木楼，木楼上的一层层飞檐斗拱，在或明或暗的星光和月光的映射下，自然地构成了一组组造型优美的舞姿和一幅幅具有诗情画意的剪影。还有那映在溪河里和鱼塘里的一盏盏明灯，也在醉眼惺忪地跳着朦朦胧胧的舞蹈。就连横跨在寨脚溪河上的回龙桥，也在游动起来，迫不及待地要往山寨靠近。

……

雄鸡已经啼过三遍了，捶布之声仍在演奏着迷人的旋律。这时候所有的捶声，都变得很轻很轻——似悠悠的竹笛在吹，似缠绵的琵琶声在响，似威风轻轻的飘，似细雨悄悄的撒。这下半夜的捶声，甜得像蜜，浓得像酒。

星光和月光，仍是那样皎洁，那样闪着银辉。啊，正像小伙子唱的歌那样：捶布之声，把天上的星星和月亮都迷住了。

在另一方天，同是这样八月的夜晚，有比这

里更美妙的乐曲，更美妙的星光和月光么？姑娘和小伙子还来不及想得这么宽这么远。但明天，他们也许会作这样的思考……”

整篇作品就像一篇散文诗，语言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生动，意境优美，情真意切，如诗如画。浓郁的情感、生动的语言与诗意的氛围融为一体，这样的文学笔调与思想情怀，在80年代的侗族文坛堪称首屈一指，至今也毫不逊色。

吴浩的记人叙事散文，除了缅怀挚友的感伤之作《吟咽之歌》，大多是展示改革开放之初侗乡致富带头人风采的现实题材创作，如《仙鹤腾飞》讲述了独寨李明大叔承包苦竹林而最先发家致富的故事，《恋山人》描绘了金竹村恋山人吴财珍的恋山情结和他将二百多亩荒山改造为六海林场的动人事迹，《光月呀光月》叙述了干冲村老支书吴光月带领村人奔小康的模范事迹。还有的描写侗乡生活体验的感人经历，如平架村一夜难忘的百家宴与浓情对歌（《夜宿平架村》）、治安模范村地亲大寨夜不闭户的安宁祥和（《治安模范村》）、云溪村开楼门庆典欢乐的踩堂舞、侗族大歌、甜蜜的糯米酒（《开楼门纪事》），等等。这些散文，生动记录了80年代侗乡村寨的新生活新景象新人物，为侗乡的时代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印记。

吴浩讲究文学技法，他立足于侗乡生活，熟悉侗族文化，却不是将文学创作当成学术论文，在创作中大胆打开文学想象的翅膀，思绪飞扬，诗意盎然，叙述充满浓郁的抒情色彩。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追求抒情性和真实感，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比如《鬼妹》，为达到似真效果，作者别具匠心，在叙事上制造双重文本，通过故事套故事，小说叙述者“我”既是故事中的人物，是阿欢的表哥，又是剧作者，阿欢既是剧本中的人物，也是小说故事的人物，让现实中的阿欢和舞台上的阿欢互相补充映衬，既增加作品的内涵和情节的波澜，也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效果。

吴浩的文学作品，最令人回味的还有他的

语言。他的语言真挚、自然,是来自民间的鲜活语言,是人民的语言,充满民间的智慧和生活的真谛。如《丑妹》里“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被蛮横的李队长抢夺之后,“我”要去找李队长拼命,作者写道:

母亲出来阻拦:“算了,读书没有底,你爸门框的大字不识一个,不也活了一辈子。民难和官斗,麻雀难和老鹰斗。儿呀,读书也是一日三餐,不读书也是一日三餐。”父亲向来没主见,胆小怕事,听了母亲这话,也附和着说:“山藤爬到大树一半,也比小树高一节了。你读了这么多书,也够自家用了。”

母亲和父亲的话都符合人物身份,朴实无华,朴素自然,明白易懂,却又饱含生活的哲理。诸如此类来自侗乡生活的语言,让这些作品散发出侗乡生活的芳香。这样的句子在吴浩的作品中俯拾即是,如《丑妹》中话语:

后来,母亲告诉我,当丑妹家正准备接我们家的礼物时,有人还没架桥就抢先过河,不经丑妹家的同意,就强行送订婚礼来了。

侗族有这样一句俗语:“人生,就像挖地一样。有的人锄锄挖上松软的泥土,有的人锄锄挖上坚硬的岩石。”

山中板栗,外壳有刺而面目丑陋,可它的心——内核,是洁白、香甜的。

过度的劳累,使她结实的身体好像火烧过的竹子一样,慢慢干枯了。过度的悲伤,使如花似玉的面容,好像染上了蓝靛水,渐渐地变蓝、变青、变黑了。

我躺在靠椅上,像睡,其实非睡。往事像一股股山泉,从我的脑子里涌流出来,打着一个又一个漩涡。我,连同我躺的这张靠椅,在这一个又一个漩涡里漂来荡去……

《青石碑》结尾的一段话:

我把布鞋捧在手上,模模糊糊地看到,好像这鞋就是我们的爱情。一层一层地垒着的白布,有我们无限的情思,美好的追求;那密密麻麻的

但行数仍然清楚整齐的针线,就是我们讲过的话、唱过的歌的全部记录。

《娘梅恨》中的句子:

他来啦,已经走上了楼梯。那轻轻而有韵律的脚步,她熟悉极了,就像一首他唱过的歌。

侗家的规矩,哪怕就是定情的晚上,也要有男伴和女伴在旁。要不然,人家就会说他们像棉花一样轻,像禽兽那样贱。

舅爷的话像个石白,把众姑娘和牛生打懵了,把娘梅和珠郎的心都砸碎了。

《鬼妹》中的句子:

阿欢,你嫁给我,虽然我不敢保证今后你不再受苦,不再受人欺负,不再走弯路,不再遇险滩,但我敢保证:我一定像风景树守着村寨一样守住你一辈子,只要我不先枯死。

……

这样动人的句子不胜枚举。这些语言的表达方式、表现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内容是侗族所特有的,可是其中所包含的思想情感却是人类所能共通的,独特的表达方式传达出普遍的共通的思想情感。这样的语言是文学的,也是魅力无限的。

总之,吴浩的文学作品历经二三十年的沧桑岁月和文学的大浪淘沙,依然鲜活有力,并将在侗族文学的星空永远闪烁。在笔者看来其秘密主要的在于“真”和“美”。作者以一颗真心表达一片真情,用真挚的独特的语言表现侗乡的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和心灵之美,传达向善向上的力量,讴歌生活、讴歌人民、讴歌民族。

这是吴浩先生的文学作品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启示。我们深深地感激他,永远永远怀念他。他在我们心里、在其文学作品中永远活着!